

## GA297\_\_华德福学校的精神\_\_中文版

目录

译者笔记

引言

前三讲的前言

### 第一讲 华德福学校的意图

学校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教育的艺术提供了一种使用主题材料来发展灵魂力量的方法。从出生前和死后生命的角度来思考、感受和愿望。教师与孩子之间的内在关系要求教育的完全自由。Kretzschmar 就是这种渴望的一个例子。

1919年8月24日，斯图加特

### 第二讲 华德福学校的精神

教育的指导原则源于对人性的人智学研究。儿童发展阶段和课程形式的例子。必须引导孩子从生活中学习。

1919年8月31日，斯图加特

### 第三讲 给华德福学校未来家长的讲座

创办学校的指导原则。统一学校的性质。把人性作为教学基础的新理解——它创造了对人性的热爱。教育的目标是使人们变得自由和独立。父母的兴趣和理解有助于华德福学校的成功。

1919年8月31日，斯图加特

### 第四讲 超感官知识与社会教育生活

精神科学的能力用来观察超感性世界。人类发展力量向想象、灵感和直觉的转化。科学思维及其对社会思维的影响。教育为人们从生命（生活）中学习做好准备。将生命带入教育。需要更加具体，少一些抽象。

斯图加特，1919年9月23日

## 第五讲 精神科学的社会教育学意义

现代知性的生活无法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在教育领域与人类发展的力量合作，而不是对抗。将人类发展的力量转化为想象力、灵感和直觉。精神科学超越传统科学。

1919年11月25日，巴塞尔

## 第六讲 精神科学与教育学

科学方法的局限性。作为模仿者的孩子。孩子对真正权威的奉献。教育全人类。儿童判断能力的发展。精神科学的目标是增加现有文化，而不是取代文化。

1919年11月27日，巴塞尔

## 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的教学目标

鲁道夫·施泰纳在《社会未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1920年2月

## GA297\_\_华德福学校的精神\_\_译者笔记

我们的经验是，与鲁道夫·施泰纳形成生动、富有想象力的关系更有可能是通过他的演讲，而不是通过他更为正式的书面作品。无论我们读的是德文原文还是英文译文（好的或坏的），鲜活质量的交付时刻出现在印刷的页面，而不是阅读文字记录，我们发现自己听到的是，一个人对听众充满温暖，对他的任务的热情和清晰的意识

到紧迫性，甚至在绝望的现代时代之中。我们的目标是翻译出这个1919年演讲厅的活生生的经历，让尽可能多的人可以接触到。在整个作品中，我们一直面临的指导性问题是：“鲁道夫·施泰纳是如何向1994年的美国听众讲述这一思想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通过了多次口头阅读的筛选，不仅试图获得一个流畅的演讲，而且要找到对美国人的耳朵和美国人的眼睛来说都听起来真实的词汇。

当然，这些演讲可以默默地读给自己听，而不会影响它们所包含的真理。然而，我们建议通过大声朗读可能会有更丰富的体验。我们希望你们至少尝试一下这种方法，这样你们就会发现自己犹如置身于一个拥挤的演讲厅里，聆听一位具有非凡洞察力的人讲述我们社会疾病的核心，并为人类的未来指明方向。

威尔·马什和朱迪思·斯温宁森是我们人智出版社的文字编辑，他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使文本更加清晰和直接，他们的宝贵工作对我们的努力大有帮助。为此，我们非常感激。

罗伯特·f·普拉特和南希·帕森斯·惠特克

## GA297\_\_华德福学校的精神\_\_导言

到了1919年春天，所谓的德国已经一无所有，欧洲已经所剩无几。社会的解体远远超越了政府的垮台，超越了制度的崩溃，超越了社会习俗和道德的模糊，超越了严酷的经济现实。这种毁灭深入每一个走在这个被摧毁的世界的街道上的人的心灵和思想。绝望取代了希望。曾经骄傲的人们，现在羞耻，垂头丧气。知识化为混乱。看起来像是思想源泉的东西，现在只剩下破裂的、贫瘠的土地。到处都是旧地基的瓦砾。

德国人民相信，半个世纪前建立起来的帝国结构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1914年8月，他们认为战争的灾难将证明这座建筑是不可战胜的。今天，只剩下它的废墟。在这样的经历之后，回顾是必要的，因为这次经历已经证明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观点，特别是战争年代的主流思想，是悲剧性的错误。

来自四面八方的不是回顾，而是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在大大小小的方面，成千上万的人们努力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来取代已经崩溃的秩序。解决办法趋向于相反的方向，从军事独裁到在巴伐利亚建立“苏维埃”。意识形态，而不是思想，成为了社会活动的驱动力。

这些两极化的努力撕裂了战后的德国社会化为碎片。对立阵营彼此的仇恨成功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因为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毫无希望的争斗。在分歧力量的喧嚣背后，人类呼唤着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但是喧嚣如此之大，几乎听不到一个深思熟虑的回应。1917年7月，鲁道夫·施泰纳向德国和奥地利政府提交了一份提案，详细阐述了如何实现三重社会有机体的原则。这份提案在抵达德国宫殿后的几天内，德国爆发内部的政治动荡，他的提案也就成为不可能。奥地利政府同样没有做出回应。施泰纳转向德国人民。在公开演讲中，他一再指出，需要超越口号和空话，勇敢地评估过去，以明确的承诺面对未来。他的《呼吁德国人民和文明世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呼吁，要求在对过去坚定不移的评价和对人类需求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方向。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施泰纳很快就意识到他的理念本身不足以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

鲁道夫·施泰纳不得不问，为什么似乎没有人能够听到，怎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新社会，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他的结论是，没有人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人们接受的教育使他们无法思考，因此也无法处理任何不是基于熟悉的例行公事的事情。社会变革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

德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德国人民正在寻找如何重组社会的答案。问题是，如何才能产生积极的变化？所需要的社会变革既不能来自政治胁迫，也不能来自革命剧变。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只能是人类思考、感受和意愿能力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当思考得到发展时，就有可能清晰地感知当前的环境，并形成对积极变化的准确想象。正确发展的感受使人们能够感觉到如何将这些想象与外部世界结合起来。一个强健的意志赋予了将这些想象转化为世界行动的可能性。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人类社会才能发展。鲁道夫·施泰纳总结道，只有足够数量的人接受了能够发展完人的教育，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人类社会变革。

1918年11月初，华德福-阿斯托利亚香烟公司董事、鲁道夫·施泰纳的学生埃米尔·莫尔特在瑞士接受施泰纳博士的一次演讲时，首次产生了积极参与德国社会改革的愿望。此后不久，在11月中旬

与华德福-阿斯托利亚工厂的一些工人进行的一次讨论中，他决定创建一所学校，尽管这所学校至今还没有确定的形式。在1919年1月与施泰纳的一次讨论中，后者提到，为了实现真正的社会改革，必须建立学校。

三个月后，在施泰纳给工厂工人们作了一次演讲之后，工人们表达了对新学校的渴望，当然，这个愿望立即被莫尔特接受了。几个星期前，教育和文化部已经开始与教育部长讨论组建一所新的统一学校的问题，讨论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与工厂工人会面两天后，第一次“教师”会议与施泰纳，莫尔特和两位未来的华德福学校教师（史托克迈尔和韩恩）举行。三个星期后，教育部长同意了这所新学校。特别是，大家同意新学校将达到公立学校三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标准。然而，在这三个阶段之间，教什么和如何教学生留给学校的教学团队决定。这个协议允许施泰纳，莫尔特和其他人开始组建华德福学校。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充满了活动。需要找到老师。建筑物需要定位和翻新。为教师举办的研讨会。最后，1919年9月7日，在盛大的庆祝活动中，自由的华德福学校开学了。

自由的华德福学校建立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建立在需要将社会改造成一个考虑到人类真实存在的社群的基础上。教师们的内在工作和鲁道夫·施泰纳的精神洞察力赋予了他们生命的力量。这种教育的目标是，通过在鲁道夫·施泰纳的洞察力指导下进行生活中的内在工作，教师们将在孩子们身上发展出这样的思维能力、这样深刻的感情（感受）、这样强大的意志力，使他们从学生时代成为人类社会的正式成员，能够与世界接触并改变世界。

这六场演讲和一篇文章是对这种教育核心的激动人心的展示。前两个讲座介绍了自由华德福学校的目标和基础。在这些演讲中，鲁道夫·施泰纳用简单直接的语言清楚地概括了未来充满热情和希望、社会冲动、内心工作的基础，以及年轻男女毕业后能够强有力地“投入生命”的意图。尽管越来越广泛的听众参与，鲁道夫施泰纳的精神科学作为重建教育的基础仍然没有放松和妥协，我们发现这是相当重要的。从六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种教育的核心闪耀着光芒。这些讲座揭示了华德福教育所有其他教育必须立足的基础和必经之路。我们希望，它们将成为那些对华德福教育和人智学进行初步探索的人的出发点，同时，对于已经投身其中的人来说，这些演讲也可以成为基础资源。

罗伯特 · f · 普拉特和南希 · 帕森斯 · 惠特克

## GA297\_\_华德福学校的精神\_\_前三讲的前言

赫伯特 · 韩恩

对于所有站在鲁道夫·施泰纳一边的人来说，接下来的演讲是难忘的。中欧的普遍崩溃结束了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表面上稳固的政府和社会结构。无论从高处还是低处搜索，都不可能找到有助于控制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的相关思想。世界历史上这个严肃的时刻只提出了一个问题；然而，被要求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们却失败了。然后鲁道夫·施泰纳发表了他的《呼吁德国人民和文明世界》。他通过清晰、简洁、具有洞察力的表述表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刚刚崩溃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实际上已经因为自身缺乏思想而被摧毁。出于对精神现实的洞察，鲁道夫·施泰纳把三重社会有机体的推动力带到世界历史的背景下，作为不仅是中欧，而且是整个文明世界所需要的基本、组织和建设性原则。三重社会有机体反映了以下需求：1) 政治自由的文化生活，自我管理和自我维持；2) 基于兄弟联合原则的经济生活，不受国家和国际政治影响；3) 强烈自我限制的政府，能够根据时代意识振兴和改革自己。

每当鲁道夫·施泰纳谈到这些巨大的需求时，他都强调这些需求并不是简单地出于个人考虑而制定的。时代的客观必然性导致了三重社会有机体的诞生，其中包含的社会思想可以抵消混乱，否则可能会增加。

这种年轻的社会冲动在德国南部特别受到欢迎。斯图加特成为三重社会有机体运动的中心。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形成新的倡议。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人们在拥挤、烟雾弥漫的房间里聚集在一起，一起参加鲁道夫·施泰纳的演讲。人们被他的话所吸引，看到了时代良知的力量。他们很高兴找到一个不像象牙塔里的人那样说话的人。他们和他详细地谈论了那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从夜以继日到凌晨。

在那些日子里，在这样的讨论中，关于全方位教学改革的思想也出现了。这些想法很快就成为了三重社会工作的核心。人们认为，只有在自由的精神生活中进行社会教育，才能把赋予生命的水带到一个干旱贫瘠的社会的其他领域。在三重运动浪潮的顶峰，时任斯图加特 华德福-阿斯托利亚工厂厂长的艾米尔·莫尔特，通过建立一所学校来实现这种冲动。因此，在1919年8月，鲁道夫·施泰纳为即将成为新学校的教员——斯图加特的自由华德福学校——开设了这些讲座中提到的人类一般研究课程。这些讲座中的其他内容也必须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只有那些试图描绘这个时代根深蒂固的严肃性的人才能理解这些讲座，他们通过创造性的想象力，把自己置身于这一巨大的活动之中，置身于每一个词背后的新的社会意志之火之中。

对于鲁道夫·施泰纳本人来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听到真正决定性的东西，尽管词语碰巧相似，尽管句子听起来相似，尽管抽象思维相似。他并不认为教育学的更新是众多社会改革中的一项。他认为它是未来几代年轻人社会更新的源泉。

赫伯特·韩恩1890年5月5日出生于佩尔瑙（Pernau），1970年6月20日死于斯图加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非常积极地参与了鲁道夫·施泰纳的“社会有机体三元”运动。战争刚结束，韩恩就被埃米尔·莫尔选中，负责协调华德福·阿斯托利亚香烟厂的成人教育项目。1919年，他与施泰纳、莫尔特和史托克迈尔（另一位教师）一起与部长进行了对话，最终建立了第一所免费的华德福学校。韩恩参加了最初为全体教员举办的研讨会，并在华德福学校开学后开始在低年级教授法语。随后，他开始教授社会科学课程，后来又接到了讲授自由宗教课程的任务。根据他的经验，他在斯图加特的基督教社区牧师神学院为儿童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宗教教育的讲座。这些讲座后来以英文出版，标题为《来自灵魂的源泉》。1931年至1939年，韩恩在荷兰海牙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恩再次在斯图加特教书，在那里他写下了他的伟大著作《欧洲的天才》。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韩恩回到了“自由宗教教育”的问题上，并在德国华德福教育的复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赫伯特·韩恩也是《引领我走向人生之路》（《引领我走向人生之路》）和《鲁道夫·施泰纳，就像我看到和经历的鲁道夫·施泰纳，就像我看到和经历的鲁道夫·施泰纳》的作者。

GA297\_\_华德福学校的精神\_\_第1讲 华德福学校的意图

1919年12月24日 斯图加特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我们的朋友莫尔特先生创办的华德福学校。你们很清楚，从这所学校发布的公告来看，我们的意图是在我们希望三元社会有机体的文化生活所走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在建立华德福学校的过程中，莫尔特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感到有动机去做一些事情来促进内在精神的发展。他希望做一些事情，为三元社会有机体现在和未来的社会任务指明道路。

显然，华德福学派校只有完全受到追求社会有机体三重本质的精神的鼓舞，才能取得成功。

我们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第一步不可能马上变得完美。伴随着这种洞察力，也属于一种理解。我们非常希望看到这种理解能够被提供给这所学校的创立者，至少目前来说是来自一个有限的团体。华德福学校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开始考虑那些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以及那些在教学上为华德福学校做出贡献的人。他们现在正在参加最近开始的研讨会，为那里的工作做准备。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人，只有那些由于他们的才能和气质，似乎有能力从事华德福学校应该为之服务的文化运动的人。当然，他们似乎特别需要在教育领域工作。尽管如此，华德福学校必须得到理解，至少目前来说是来自一个小团体。当你开始意识到社会现实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注意到，人们对他们工作的相互理解将成为未来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我看来，那些自己表示感兴趣的人最适合参加今天和下周日在这里举行的有关华德福学校努力的讨论。

事实上，似乎最重要的是要有更多的东西来鼓励这种理解。毫无疑问，所有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华德福学校的家长都对这所学校应该取得的成就感兴趣。在我看来，在9月上半月华德福学校开学之前，我们似乎特别需要与所有希望孩子上学的家长再次见面。只有植根于对参与这些倡议的人的理解，以及他们的灵魂和他们的一生，才能在真正面向社会的社会生活中蓬勃发展。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华德福学校的目标，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所需要的教学方法。我们希望通过华德福学校来创造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这些东西需要建立在当前和不久的将来人类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基础上。你不应该误解华德福学校的建立，因为你认为旧的学校体系中的一切都是坏的。你也不应该相信我们建立华德福学校的出发点仅仅是对旧学校体系的批评。这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在过去三四个世纪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社会生活：国家/权利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经济生活，这些生活已经呈现出某种形态。我们可以说，这种社会生活，尤其是教育系统，“抵制”我们社会关系的更新，就像我最近经常说的那样。在过去的三四个世纪里，教育系统已经完全依赖于国家，我们可以说，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它是国家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然而，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人们已经习惯的教育机构曾一度适合



文明世界国家的格局。但是我们在这里所努力的是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构成未来社会生活基础的理解，要求教育系统不能像现在这样与国家保持同样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努力追求一种社会形式的经济生活，就更加迫切地需要把文化生活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中解脱出来。这尤其适用于教育系统的管理。人们已经感受到这种需求很长时间了。但是，在最近的过去，特别是现在，所有的教育愿望都有一些压迫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很难考虑到文化生活的一般观点。这一切都是通过政府官员在最近的过去，特别是目前，以独特的方式公开谈论这种教学愿望而实现的。

当然，华德福学校必须在教育和教学方面与当前的机构和公众舆论保持一致。我们不可能马上达到所有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整体而言，我们认为有必要符合现时公众教育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将发现，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必须达到转入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所需的水平。因此，我们将无法组织我们的教育材料，使其代表我们所发现的真正人文教育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将只能利用那些仍然存在的漏洞，这些漏洞仍然存在于遍布整个教育系统的紧密编织的网络中。在这些洞里，我们将努力指导那些被托付给华德福学校的孩子们，让他们过上完全自由的文化生活。我们计划充分利用所提供的每一个机会。我们当然不可能创建一个模范学校。然而，我们可以证明，如果完全是出于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通过外界强加的东西，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加强儿童的内心并对其进行真正的内心教育。

我们将不得不与许多阻力作斗争，特别是考虑到人们今天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理解。我们将有许多阻力需要克服，正是因为对于今天的理解，正如我在这里经常提到的，人们只是彼此擦肩而过。然而，我们反复经历到，正是在教育领域，其他地方的人也从这里同样的角度来谈论教育系统的转变。目前参与最新教育原则的人听了会说：“是的，这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事实上，他们想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今天，我们离我们所说的主题如此之远，以至于我们倾听并相信我们用相同的词指同样的东西，而实际上，我们的意思恰恰相反。

空话的力量在我们的文明世界已经有了长期的统治，并且变得非常强大。我们难道没有充分经历过这一点吗？在这个空洞的话语统治下，编织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最可怕的事件——过去几年战争的可怕灾难！想想看，这个空洞的话语与这场灾难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想想它所扮演的角色，你就会对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空话的统治得出

一个真正令人沮丧的判断。

所以今天，在教育领域，我们也听到，“重要的不是主题，而是学生”，来自那些努力追求与我们意图完全不同的东西的人。你知道，由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词汇中使用这些词，我们也常常不得不说，“教育中重要的不是主题，而是学生。”我们希望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我们华德福学校的课程，即在每一个教学阶段，它将有助于改善学生在意志、感受和智力形成方面的人类发展，而不是提供肤浅的知识。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传授知识的唯一目的提供每个学科。一门学科的教学应该成为教师所掌握的一门艺术。我们对待一个学科的方式应该能使孩子们成长为生活，并填补他们合适的位置。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从人性的深处产生了对灵魂的特定力量的倾向。如果我们不在相应的年龄教育这些倾向，他们实际上不能在以后被教育。他们变得发育不良，使人们无法满足与意志、情感和智力相关的生活需求。人们不能正确地接受生活赋予他们的位置。在牙齿的变化和性成熟之间，也就是在真正的教育阶段，特别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儿童需要发展灵魂和身体的力量，以便以后能够完成他们在生活中的位置。

一个吸收了过去几十年教育思想的人可以听到我现在所说的一切，然后说，“正是我的意见！”但是他或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所做的教学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想要的。目前，我们通常彼此说过去，因此，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入地尝试提请人们注意华德福学校的真正意图。

最重要的是，我们几乎可以说，人们痴迷于把一切都绝对化的需要。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今天谈论人们应该如何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接受教育（我们只想谈论教育，但我们可以以各种方式将同样的考虑延伸到生活的其他领域），我们总是认为教育应该涉及对人类绝对有效的东西。我们认为，可以说，这一定是绝对正确的，如果只有它，就会被用于古埃及或古希腊的人民。它还必须在四千年后对那时的人们有用。它在中国、日本等国也必须有用。现代人的这种痴迷，即他们可以建立一些绝对有效的东西，是所有现实的最大敌人。因此，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年龄的人。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今时代的人们，在他们的灵魂和肉体上，构成不同于，例如，希腊人和罗马人。现代人的组成方式也不同于500年后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人的组成方式。因此，我们不能从绝对意义上理解教育的任务。相反，我们认为它是在当前和不久的将来人类文化的需要中产生的。

我们询问今天文明的人类是如何构成的，并以此作为我们关于教育方法的观点的基础。我们很清楚，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被抚养长大，而且，五百年后，人们必须再次以不同的方式被抚养长大。我们想为我们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创造一个教育的基础。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人类发展的这些真实条件，并不总是牢记模糊的目标时，我们才能真正致力于人类。因此，有必要指出威胁人类发展的因素，特别是与当前教育教学有关的因素，以及我们在当前希望避免的因素。

我刚才指出，有些人说：“主题不重要，学生重要。教师指导学生的行为方式很重要。该主题用于教学和教育的方式很重要。”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在说这句话的人身上看到了一个明显不同的方向。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彻底瘫痪和否定了他们的要求，“更多地为了学生而不是主题。”

说这些话的人认为，作为专业化的结果，科学已经逐渐超越了正常的智力理解。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教学方式，纯粹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没有注意到学生。所以现在人们说，“你不能这样做。你必须根据年轻人的本性来教育学生。”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学生呢？人们希望从他们想要打击的政权下形成的科学中学到这一点！他们想知道孩子的本性，但他们使用了各种实验心理学，这些方法是科学通过强迫自己进入人们想要补救的情况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想沿着实验心理学的道路，在大学里进行研究，以确定哪些特殊的方法适合教育学。他们希望将实验教育学带入大学生活，带入科学假定的所有片面性。是的，人们想要改革！人们想要改革，因为他们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改革是必要的。但这种感觉源于正是带来了他们现在想要保留的旧方法的精神。人们想要建立一门教育科学，但是他们想要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这种精神是由于人们没有被正确地培养而产生的。

人们仍然没有看到在我们文化发展中起作用的非常强大的力量。人们根本看不出，即使他们有最好的意图，他们也会卷入这样的冲突和矛盾。虽然有些人可能对此有另一种看法，但我们仍然可以说，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在很多方面都是教学领域最重要的人之一。赫尔巴特的教学写作和工作使他在最近一段时间处于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位置。他的著作《教育学理论》出版于1806年，此后他继续通过自己的教育工作进行学习。1835年对他的教学讲座进行的调查显示了他对教学问题的理解是如何进步的。我们可以说，十九世纪后半叶教育学发展的很大一部分源于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推动

力，因为，举例来说，整个奥地利教育系统都受到了它的启发。在德国，赫尔巴特教育法的许多精神至今仍然存在于关于教育的观点中。因此，今天，如果我们想把自己定位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时代，我们必须面对赫尔巴特教育学的内容，并发现什么是教育的力量，教育的现实实际上是什么。

为了正确地理解赫尔巴特，我们可以说，他的所有思想和观念都完全站在那个文化时期，对于真正的人类发展观察者来说，这个时期显然在15世纪中叶结束了。自十五世纪中期以来，我们正处于人类文明的新时代。但是，我们没有跟随在十五世纪盛行的冲动，因此，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十五世纪之前积极活跃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继续存在。它在我们的教育生活中继续辉煌地，显著地延续着赫尔巴特的所有工作和他所激励的所有东西。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到公元15世纪中叶结束的漫长时期中，人类的发展可以说是智力和感受是本能的（直觉的）。自15世纪中期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追求个性意识，并让自己掌控自己的个性。对于现在和将来，人类发展的历史冲动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本能（直觉）理解的衰落。没有什么变化比希腊罗马时代本能的灵魂活动的衰落和十五世纪新时代的开始更重要了！证明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特别的考虑在我的著作和出版物中都有所体现。在这里，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十五世纪中叶，人类开始了一些新的东西，即对有意识的个人活动的渴望，在那里以前存在着本能的理解和灵魂活动。这种本能的理解和灵魂活动有一定的单方面培养智力生活的倾向。可以说，理解被本能地导向的时间，导致了某种教育的顶峰，一种人类智力的过度发展，这似乎很奇怪。但是，如果你考虑到影响一个人智力的东西并不总是有意识的个人意识，特别是本能的智力可以达到最高程度的表达，你就不会对这样的想法感到惊讶。你只需要记住，人们发现纸的时间比黄蜂的本能智慧要晚得多，因为黄蜂的巢是用纸做的，就像人类用他们的智慧造纸一样。智力不仅仅影响人类。它也可以渗透到其他存在，而不一定同时带来的个性，这个个性化应该只是现在在我们的时代，发展到最高水平。

现在很明显，在一个智力努力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时期，人们也渴望渗透到教育系统，以及教育系统渗透的一切事物中，都有智力。那些现在研究赫尔巴特教育法的人发现，它强调意志和感觉应该接受教育。那些现在研究赫尔巴特教育学的人发现，它强调意志和感情应该受到教育。然而，如果你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而是继续走向

现实，你会注意到一些东西。你会注意到，一种基于纪律和秩序的教育，就像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一样，迫切需要一些东西。它应该教育意志，教育感情（感受）。然而，赫尔巴特在内容上提供的是，事实上，只适合教育智力。他所提供的教学原则，人们本能地感到，尤其是赫尔巴特本人，不足以理解整个人类；它只理解人作为一个智力的存在。因此，出于一种健康的本能，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也必须有一种情感和意志的教育。

问题是，我们能否以此为基础，以适当的方式，以适合人性的方式，真正地教导和培养这种感受（情感）和意愿？我想指出的是，赫尔巴特假设所有的教学方法都必须建立在心理学和哲学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基于世界的一般概念和对人类灵魂生活的理解。赫尔巴特的思想完全面向抽象，他将这种抽象思维带入了他的心理学。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检验一下赫尔巴特的心理学。我们知道，在人性中，有三种基本的力量在起作用：思考、感受（情感）和意愿。我们知道，人类灵魂的健康取决于这三种基本力量的适当发展，取决于这三种基本力量各自的发展。在赫尔巴特的哲学中，是什么发展出了这些基本的力量？赫尔巴特确实认为，整个灵魂生活首先是在概念生命中打开的——感受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概念形式，正如他愿意、努力、渴望一样。所以你可以从赫尔巴特的追随者那里听到，“如果我们因为口渴而尝试喝水，我们实际上并不渴求水的真正物质。相反，我们试图摆脱口渴会导致我们内心的想法，用解渴的想法来取代它在我们灵魂中的存在。因此，我们根本不要水。相反，我们希望口渴的概念停止，取而代之的是解渴的概念。

如果我们渴望一场生动的对话，我们实际上并不渴望这场对话的内容。相反，我们渴望改变我们现在的想法，并且真正地试图通过一个生动的对话来获得将要出现的想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欲望，我们不会有它作为我们灵魂的基本力量的结果。相反，我们之所以有欲望，是因为一个特别愉快的想法很容易在我们的意识中产生，并且很容易克服相反的抑制。这种体验就是欲望。这些观念导致了一切。事实上，其他的一切都只是这些思想的活动所揭示的。”

我们可以说，整个赫尔巴特式的思维方式，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一切——比你想象的更多的是建立在赫尔巴特式的思维方式之上——都渗透着一种无意识的信念，即灵魂的真正生命发生在克制和支持思想之间的斗争中。在这种思维方式中，表面上的感受和意愿只是作为思想生活中的情感而存在。我们不应该感到困惑，许多关心教育学的现代人反对以这种方式教育和培养孩子，但他们的努力只是指向思想的生活。当然，他们说他们反对，但是他们没有采取相应

的行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建立在这样的思想上，“概念性的想法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能经历的最奇怪的事情就是人们陷入这种矛盾的生活。人们今天的讲道和演讲，说明我们确实应该看全人，说明我们应该小心不要忽视灵魂的生命，生命的感受感觉和意愿！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实践中去，恰恰是那些经常谈论感受（情感）和意愿发展的人，使教学和教育变得智力化了。这些人甚至连自己都不理解，因为他们说的话离题太远，已经成了空话。

当我们试图满足我们文化时代的需求时，尤其是在教学和教育方面，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些事情。

所以，我现在来到重点！人们说主题不如学生重要。但是，正如我已经提到的，他们想要用一种教育科学来研究学生，这种教育科学使用的方法是一种不平衡的科学。然而，他们甚至还没有接近过去几个世纪的表面科学。他们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来理解人类。这是我们以人智学为导向的精神科学所寻求的另一个方向。我们要用研究整个人的东西来取代肤浅的人类学，即对人性的肤浅理解，研究人的身体、情感和精神的本质。当然，今天的人们强调，甚至是字面上的，精神和情感，但是他们不理解它。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像赫尔巴特哲学，特别是关于灵魂的哲学，是完全基于智力的，因此，不能融入我们的文化时期。另一方面，赫尔巴特想把他工作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但是，他所依据的哲学也同样在15世纪中叶结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哲学需要有自己的空间。通过这种新的哲学，灵魂和精神可以得到如此强化，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它们与我们通过人类学学到的关于人类身体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关于人类身体方面的知识是真正伟大的，尽管它几乎没有提到灵魂。

如果你用健康的常识来看待现代心理学，你必须问问你能从中真正获得什么。在那里，你会发现关于思维世界、感觉感受世界、意愿世界的争论。但是你会发现这些词，“思考，感觉感受，愿望”，只是文字游戏。如果你通过现代心理学来研究思考、感受和意愿的本质，你不会变得更聪明。因此，你不能在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好的教学法。首先，你必须深入了解思考、感受和意愿的真正本质。要做到这一点，在现代心理学中如此普遍的过时的学术精神是不必要的；必要的是观察人类生活的真正天赋。我们今天在心理学和教学实验室中观察到的，似乎是由最好的意图所带来的努力。尽管如此，这些努力还是朝着它们已经采取的方向前进，因为从根本上说，缺乏对人进行真正观察的能力。今天，人们更愿意把发育中的孩子放在心理实验室里，表面上研究他们的内在发展，

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关系。观察中活生生方式是生命所必需的，但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今天，人们谈论精神和灵魂的方式和谈论外在特征的方式差不多。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孩子，一个35岁的人和一个老人，我们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虽然“一个人”的抽象概念往往是有用的，但真正的观察结果最终区分了一个现实，即儿童将成为三十五岁的人，而三十五岁的人将变老。真正的观察必须十分清楚这种发展的差异。现在，区分一个孩子和一个35岁的人以及一个老人是相对容易的。然而，要真正观察这些关于人的内在方面的差异有点困难。因此，在当下，我们经常陷入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中，例如，从灵魂生活的三个方面出现的问题。思考、感受和意愿是完全分离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的灵魂生活将被完全分成三部分。意愿、感觉感受和思考之间不会发生过渡（转变），因此，人类的智力也不会发生转变，我们可以像现代人那样简单地描述人类灵魂生活的这些方面。正因为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赫尔巴特试图统一对待思考、感觉和意愿。但是他偏向于抽象，他的整个心理学变成了理性主义。我们必须培养一种能力，一方面看到思想、感觉和意愿的统一，另一方面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异。

如果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现在考虑所有与人类意愿和欲望相关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种意愿与灵魂生命中更遥远的东西相比较，即智力。我们可以问自己，“愿望的生活，欲望的生活，与概念的智力生活有什么关系？”慢慢地，我们意识到，在意愿和思考之间存在着发展差异，这种发展差异就像儿童和老人之间存在的差异一样。老年人是从孩子身上发展而来的；思维是从愿意之中发展而来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太大，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说，一个是这样，另一个是这样。相反，它们在发育阶段的不同方面彼此不同。当我们知道一个明显纯粹的欲望，一个出现在人类灵魂中的纯粹的意愿，是否是灵魂生命的年轻表达时，我们首先能够正确地理解人类灵魂统一的生活。在那里，灵魂正生活在一个年轻的阶段。如果智力活动出现，如果思想出现，那么灵魂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中，这种状态预先假定了意志的展开，意志的发展。感受感情的生命存在于两者之间，就像三十五岁的人存在于孩子和老人之间一样。通过感受感觉，意志发展成为智力生活。只有当我们抓住这种意愿、感觉和思想，在他们的活力中，在他们的分歧中，不是三种独立的灵魂能力，赫尔巴特所抵制，但从来没有得到正确的纠正，我们才会真正抓住人类的灵魂生活。

然而，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对待灵魂的生活，我们的观察确实很

容易欺骗我们。我们的观察很容易欺骗我们，因为在从出生到死亡之间的生命中，如果我们以对生命的生活意识作为基础，我们就永远不能允许我们的理解保持不变。那些想要相信生与死之间的生命继续，使智力只是凭意志发展的人，站在相当不稳定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智力是如何逐渐从成长中的孩子的基本人性中显现出来的。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孩子出生后经历的是他们出生前、受孕前经历的观念和结果时，我们才能发展智力，包括通过教育发展出来的智力。只有当我们知道人们从出生到死亡进入精神生活时，我们才能理解如何通过死亡的门户，并进一步发展意志。

如果我们不考虑他们的整个生命，我们就不能真正地教育他们。如果我们仅仅对自己说：“我们想发展未来所需要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地教育人们。”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人性的构成。每一个孩子，从一天到一天，从一周到一周，从一年到一年，通过他们的身体揭示了在出生之前，在受孕之前的生活中发展了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些开始以意志形式出现的东西只是一粒种子，它在物质身体中发育，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中一样，但是直到我们把物质身体放在一边，它才会完全结出果实，我们就永远不会对意志有正确的看法。当然，我们必须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这些道德观念，植根于意志之中，就像它们介于生与死之间一样，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么有意义，因为它们的真实生活首先开始于我们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

现代人仍然感到震惊，为了获得对人类的完全理解，有必要考虑人类在出生前和死后所经历的一切，以及目前生活在人类身上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实现人类融入整个世界，包括融入时间世界，这一点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包括这一点，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类学的方式考虑人——只考虑他们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的存在——那么我们就考虑完整的人，而只考虑一部分。我们不能教育一个人的这一部分，原因很简单，我们站在成长的孩子面前，试图教育一些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性格特征想要按照出生前的经历所设定的标准发展，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不能解决孩子的谜，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出生前的生活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孩子死亡时首先展开的发展法则。

现代教育的一个主要要求必须是建立一种考虑到整个人的科学，而不是一种声称看到的是学生而不是主题的科学，而只是看到的是对人的一种无形的抽象。我们将用来作为教育系统基础的真正不是片面的神秘主义，而仅仅是对全人类本性的充分观察，以及在教育中真正理解全人类的意志。如果我们像赫尔巴特那样，倾向于智力的



片面发展，那么意愿和感受的形成必须保持未经训练和未发展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相信，通过获得、创造和发展某些想法，我们可以在他谈论感觉感受和意愿时，唤起对他所说的想法的克制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通过获得、创造和发展某些思想，我们可以在他谈到感情和意愿时，呼吁对他所谈到的思想的克制和支持。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只能发展过时的意志，也就是说，通过智力教育，我们只能发展知性主义。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本身源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真正融洽的关系来发展感情感受。我们只有意识到学生和老师之间不知不觉地联系在一起的神秘线索，才能培养意志。如果我们无视向教师和教员渗透能够在精神上发挥作用的思想和意志的必要性——而不是通过训诫，即身体上的训诫——对学生的影响，为培养情感和意愿创造抽象的教育原则可能毫无意义。因此，我们也不能片面地把教育关系建立在知性主义的基础上。它必须完全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扩展与教育相关的一切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可以形成的，从而提出这样一个空洞声明：“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传递信息，我们应该教育学生”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如果这是我们的目标，教师的生活不能依赖于政治或经济上的突发奇想，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它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按照自己的冲动和条件行事。

现代社会的领导者只是模糊地感觉到人智学和三元社会有机体的领域所主张的。由于这些现代社会的领导人无所畏惧地回避允许自己真正把握生命的思想，以人智学为导向的精神科学所追求的方式去把握生命，他们也无法认识到人的全部本性，即使怀着全部的善意。他们不能让自己说，“我们必须把教育体系特别是建立在对精神冲动的真正的认识和真正的体验之上。”看到这些领导人在现代文化中苦苦挣扎，努力实现教育体系的解放，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趣的是，他们无法解放自己，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生活在矛盾之中，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建立在过时概念基础上的科学进行改革。

我面前有一本书，名为《发展心理学与教育学》，作者是约翰·克雷茨施马尔，他实际上想在教学方面做一些新的事情，他认为教学方法并不真正适合这个时代的社会情绪。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的特点。他说：

如果我们从独立的研究性科学的观点出发[这里他指的是一种完全基于过时科学的教学法]，那么不仅教师培训和学校工作会受到影响，而且教师、教育家在国家 and 学校管理中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

首先，原则上很明显，教师就像医生一样，必须对国家和社区保持信任的立场。他们必须承认，教育——就像保健一样——主要以受过科学训练的专家的意见为标准，而不是政治和宗教党派的愿望；此外，学校的领导与其说是一种行政活动，不如说是一种科学职能。

那么，这个人有什么感觉呢？他认为，行政活动，无论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国家职能，都不能扩展到教育领域，以至于在教师和教师的冲动下，只有一种对人性了解甚少的行政知识。他希望看到行政部门被我们可以科学地了解人性的东西所取代。因此，基于一种模糊的感觉，他说。

此外，学校的领导与其说是一种行政活动，不如说是一种科学职能，因此不可能通过官方法令来详细规定。社区和国家必须充分信任教师们能够胜任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充分意识到他们的职责范围，因此，完全独立于外部影响。这种信任体现在——就学校组织的内部事务而言——与校长一起，教师也会有自己的职责，也就是说，教师不会被视作下属，被视为雇员。因此，对教学活动的正确评价将在学校监管的问题上表现出来。无论是神学家还是学者都不能被认为是领导和监督学校的合适人选；[人们只想知道，他怎么不理解他也不能被国家任命为学校主管，他也必须从学校系统中免职呢？]两者都必须完全掌握在专家和教师的手中。[是啊，为什么教育界的人不能直接指挥学校？]？为什么首先要绕道完成一些原则上无法相关地参与讨论的事情呢？残疾人机构、智障学校等都不应由部长或医生指导，这几乎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证据。现在最重要的是教师对教育立法的影响。

当教师自己在三元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的文化领域制定有关教育的法律时，教师对教育立法的影响肯定会是最大的。

在这一切中，你可以看到一种沉闷的运动，只有三重社会组织的冲动才有勇气真正想要植入外部世界。最优秀的现代人认识到三元社会有机体的冲动需要什么。但是，今天公共生活的陈腐空气限制了这些现代人的精神呼吸。他们永远没有完成自己的思想，因为偏见在统一的状态下把一切交织在一起。因此，人们可以读到，立法必须指出，学校对家庭的影响必须得到国家的支持和加强，在某些情况下，困难或反教育的父母将被迫适当地抚养他们的孩子。因此，

学校董事会将寻求国家不仅要批准董事会对学校系统的监督，而且还要批准对教师的支持和保护。

人们想知道，“是的，为什么老师不能做这些？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感觉不到允许自由文化生活的自由呼吸。

旧的统一国家思想的衰弱已经把人们带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甚至没有想过，让国家首先维持秩序，然后保护和支持社会有机体的文化成员应该管理的东西是多么荒谬。难道教师“应该受到国家的保护和支持”的想法不是很典型吗？这等同于说：“我们不敢带来这样理想的条件，我们要被迫。”但是动机并没有出现。因为在我们应该期待的那方面，不存在理解真正应该发生什么——显然，这是相当合理的。

国家对儿童抚养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他希望国家对教师和教育者应该做什么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是的，它确实是在历史发展的方向上，但是要使它健康发展，历史发展必须走一条不同于现在的道路。例如，考虑一种植物，在歌德的变形意义上，只会产生绿色的叶子，永远不会从绿色的叶子到彩色的花叶。这样的植物永远不会达到它的发展目标。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发展不能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而是一个发展阶段必须取代另一个阶段。

有一段时间，国家对教育系统没有直接兴趣，有一段时间，国家首次表达了对义务教育和正规教育的兴趣。现代国家作为一个人民直接参与立法的宪政国家，不仅要特别重视政治，而且要特别重视其成员的普及教育。

由于学校的教育可能性有限，国家必须将其影响扩大到所有的教育领域，对儿童的家庭和环境。[现在，国家应该是一个共同教育者，与文化生活本身能够做的事情相平行。你看到你如何能有正确的模糊的感觉，你如何能得出一个与你从健康的角度应该努力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对国家最有价值的教育学领域当然是教学社会学；[现在他想让社会生活成为教育学的标准，而事实上，人们的社会欲望必须来自正确的教育，这样他们才能得到社会生活的康复。对国家最有价值的教育学领域当然是教育社会学；[现在他想把社会

生活作为教育学的尺度，而事实上，人们的社会欲望必须来自正确的教育，以便他们能够恢复社会生活。] 它一方面显示了教育对公共福利的影响，另一方面，揭示了儿童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仅是一个系统教育的问题，而且还取决于共同教育者。还必须不断提醒教育委员会教育社会学的重要性，因为随着国家对教育的影响力增加，教育委员会的建议对国家来说将更加不可或缺。

在这里，克雷茨施马尔明白，州政府将发现越来越有必要关注教育。然而，我们不会直接听到一个可以从学校系统本身发展出来的机构的意见；相反，国家应该这样做。然后他指出，国家也可以下达命令。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实际上需要自由和独立发展的东西是要被削减的。

这本书里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东西。显然，像克雷兹施马这样善意的人也会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对教师的培训。他指出，在教育学校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想要的。他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说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改变。他指出，各大学将教育学视为次要学科，但他认为，教育学包含的许多内容不应以次要的方式加以对待。相反，我们必须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纳入大学。他认为，现在，这四所学校已经增加了。自然科学学院由哲学学院成立，政治科学学院由法学院形成的。他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将这些学院中的一个扩展到包括教育学。今天有一些大学，除了神学院、哲学院、医学院和法学院这四所主要学院之外，还有政治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克雷茨马尔认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教育学院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教育学可以加入哪个学校？这是如此具有特色，以至于他得出结论，将教育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创建一个新的政治学派是最合适的。政治教育科学！

你看，人们承受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切都应该来自国家，以至于像这样一个开明的人认为，最好将教育学作为政治学的一部分。我以前在这里说过：人们不断努力，不是为了成为他们本来的样子，而是为了通过国家的祝福成为他们所能成为的样子。他们不是自由公民，而是以某种方式包括他们的权利。人们努力成为国家的成员。这满足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们必须接受教育，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国家的好成员。”除了作为政治科学的一部分，我们还应该把教育学放在哪里呢？有趣的是，一个对应该发生的事情有完全正确感受的人，从他的前提中得出与你想象的如此相反的结论。

今天，我已经描述了如果我们要创建一所像华德福学校这样的学校，我们将不得不与之斗争的阻力。这违背了人们的想法，即使是最优秀的人。它必须反对他们，否则它不会朝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朝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努力，特别是在文化和教育领域。

我们不希望建立一个单方面的哲学观点的学校。任何相信我们希望形成一个“人智学派”或传播这种思想的人，都相信或传播一种恶意。这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会证明这一点。如果人们试图满足我们，因为我们试图满足一切，那么在华德福学校的宗教教育，新教儿童将教导，由当地的新教牧师，天主教的教导，由天主教神父，犹太人，由拉比。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宣传任何特定的观点。我们不想把人智学的内容带进我们的学校，我们想要别的东西。人智学是生活，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人智学可以进入形成，进入教学实践。只要人智学可以成为教学方法，只要通过人智学，教师可以学习技能，教算术比教过的更好，教写作、语言、地理比教过的更好，只要这个学校应该通过。人智学——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努力引进人智学。我们渴望方法论，渴望教学改革。这就是真正了解精神的结果。我们将以适合人性的方式教授阅读，我们教授写作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对人们可能暗示的事情置之不理，即我们希望通过学校让孩子们接受人智学的宣传。我们不希望这样。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需要克服的阻力几乎是无法估量的。只有当人智学的冲动使我们充满活力时，我们才会尽可能地努力去教。因此，如果我们必须满足来自这里和那里的某些要求，例如，被宗教信仰指定的人必须为不同的宗教信仰提供宗教指导，我们不会感到不安。

GA297\_\_华德福学校的精神\_\_第2讲华德福学校的精神

1919年8月31日 斯图加特

上周，我试图解释华德福学校基础的各个方面。我已经指出，这所学校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必须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考虑它。然而，我们可能只把符合我们的目标和认知的东西放进当前的教育流中。我已经提出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等待真正的教育艺术的困难。今天我要指出——当然，我只能以一般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有些事

情将使你们看到教育艺术现在可能发展的精神。很有可能，由于人们的背景不同，一种模糊的感觉，甚至一种几乎有意识的想法，已经存在，我们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人类社会未来真正正确的改革取决于创造一种真正的教育艺术，这种艺术与当前和不久的将来的文化任务相当。

首要的问题是要有一个合适的教师，特别是年轻的教师。教师给孩子们带来的东西，即他们实践艺术的冲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仔细考虑这一点，我们会发现，在当今时代，对这种品质的正确理解存在很大的阻力。当然，教师，教育者，首先参加的是由现在或多或少的科学意识发展起来的学习机构。然而，这种现代科学意识是这样的，它没有提供任何手段真正了解发展中的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建立华德福学校的第一个必要的任务。我在上次讲座中说过，我们已经召集了华德福学院的全体教员，这些未来的教员正在进行教学准备工作。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老师们找到正确的态度来理解人性的发展以及它在童年时期是如何出现的。其次，我们希望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步，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洞察力来实践教育的艺术。目前，有必要开拓一个全新的对人类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以我们的科学心态，为我们的实验和观察方法感到骄傲。这些方法已经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我们许多与教育系统关系密切的同时代人认为，这些同样的实验和观察方法无法找到教育的途径。许多具有一定认知水平的人曾经问过，“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正确地利用孩子生命的连续阶段出现的发展能力？”我只需要指出几点就可以表明，一些教育者已经有了真正了解孩子发展的愿望，但是由于目前的科学心态，他们无助地面对这样的问题。例如，早在1887年，教育家萨尔沃克（Sallwürk）就提请人们注意发现了一个在有机体发育过程中适用的自然规律。根据这个最近去世的恩斯特·海克尔所命名的概括理论，每个人的胚胎发育都遵循动物王国的发展史。在最初的几周里，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人类与低等动物相似，然后上升，直到发育成人。个体的发展是整个世界上长期发展的缩短的重复。教育工作者现在问自己：“类似的事情也能适用于孩子个人的心理发展吗？”此外，教育能否在重演理论模式的规则中找到什么帮助？

你看，努力已经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开始教学，而是为了获得对成长中的人类发展的洞察力。例如，显而易见的是，所有人类都经历了史前文化的时代，然后通过古代东方文化的著作传承给我们的文化，然后是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接着是中世纪的发展，等等，

一直到现在。

我们是否可以说，每个儿童时期的人类都在重复儿童时期人类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能通过观察历史的进程来深入了解孩子个体的发展吗？萨尔沃克在他1887年出版的《文化与文化》一书中强调指出，教育工作者无法从这些想法中获得任何帮助。甚至在此之前，教育学家、赫尔巴特学派的追随者奥多尔·沃格特(Theodor Vogt)就认为，目前我们无力回答这类教育学问题。1884年，他说，如果有一门比较语言学意义上的比较史学，它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对儿童养育的洞察力，类似于重演理论对动物历史发展的洞察力。然而，他承认这样的历史科学并不存在。教育家雷恩在1887年重复了他的话，因此今天的教育仍然停留在表面的教育学和表面的教育艺术上。

关于这些努力和有关这些努力的讨论，你可以正确地说，”是的，关于成长中的儿童的发展所必需的东西，我们作为教育者，难道不应该从健康的人类直觉的立场出发，而不是让抽象的科学来支配我们吗？”你提出这样的反对是对的。如果我们更彻底地考虑这个问题，也会产生这种反对意见，因为基于目前对自然的理解方法的这门科学的抽象概念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人类精神和人类灵魂发展的事情。如果我们试图使用这个，我们的工作徒劳的。没有人能仅仅因为不发达的人类智力和直觉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教育艺术家。我们需要一些能给我们洞察力的东西。就在这里，我们看到需要对人类有一个新的认识，作为未来真正的教育艺术的基础。正常的科学甚至不能为这种对人类的理解提供基础。它必须通过认识人类精神和认识人类历史上人类精神的发展来获得。我们必须有比现代机械导向的自然科学更广阔的视角。

如果我们观察正在成长的孩子，我们首先会发现——我经常提到这一点——从出生到牙齿变化之间有一个相对较长的发育期，大约在7岁左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段时间在孩子灵魂中起作用的东西和在牙齿变化和性成熟之间发展的东西，一个主要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牙齿变化之前，孩子的取向是模仿他在周围环境中看到、听到和感知的东西。在这期间，这个孩子是一个模仿者。从7岁到15岁，从牙齿的改变到性的成熟，孩子的身体取向都会受到周围环境中权威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想从成年人那里听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好的。他或她希望相信大人的判断；本能地，孩子想要权威。只有当他或她能够培养这种信念时，孩子才能发展。

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转变出现在生命的这些主要阶段。例如，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转变发生在三岁左右，在出生和牙齿变化之间的时期，当孩子第一次发展，一个自己的清晰的感觉。在以后的生活中，这件事标志着他们能记住的最早的时刻；早期的经历退回到童年的睡眠。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了许多其他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儿童在生命的头七年基本上是一个模仿者，但在这一时期的中间有一个转折点，在早期抚养儿童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两个重要的阶段是在牙齿变化和性成熟之间的时期，也就是儿童一生中接受小学教育的时期。当孩子接近9岁时，那些有能力的人将会观察到孩子发育的巨大变化。在生命的头七年，这个孩子是一个模仿者。孩子们在换了牙齿之后倾向于对权威的感觉，但是一些早期的模仿欲望仍然存在。因此，直到九岁，模仿他们周围环境的需要仍然存在，但现在它与允许权威生效的需要混合在一起。如果我们观察儿童生活中的哪些能力来自人性的深处，那么通过进一步的思考和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正如我所说，我今天只能触及这些事情），在这个七至九岁的年龄段中出现的能力必须用来教会儿童阅读和写作的开端所自然产生的能力。我们应该在阅读和写作的指导中使用这些开始，以便只有与模仿和对权威的需要相协调的东西。如果我们教育方面的艺术家，一方面可以运用主题材料，另一方面，随着对权威的需求的出现和模仿的消失，从而使所有这一切协调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孩子身上创造出一种持久的力量，贯穿他的一生直到死亡。我们发展出一些以后无法弥补的东西，因为生命的每个阶段都在发展自己的能力。当然，你可以说，许多教师本能地根据这些规律来定位自己。这是真的，但是在未来这还不够，因为在未来，这些事情必须被提升到意识层面。

大约在九岁的时候，一切能让孩子超越人本身对自然的理解的东西都开始发展。在此之前，这个孩子不是很适合理解自然本身。我们可以说，在九岁之前，这个孩子非常适合以道德的（说教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老师必须满足孩子的这种道德需求，而不能变得迂腐。当然，许多教师在这方面已经本能地采取了行动。

如果你检查现在的教学指导，它应该倾向于将主题与人的本性联系起来，那么你可能会感到绝望。那里有一种正确的本能，但这些指示是如此的狭隘和平庸，它们严重地伤害了发育中的孩子。在这个阶段，我们会做得很好，如果我们考虑，例如，动物或植物的某种



方式，使某种道德出现。例如，你可以把寓言带给孩子们，帮助他们理解动物世界。你应该注意不要在主要课程中带着这样的“寓言”，就像通常做的那样。最重要的是，你应该小心不要给孩子们讲故事，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解释。你通过讲述故事来进行解释来摧毁你想要实现的一切。孩子们想通过感受来接受故事。如果没有从表面上表现出来，如果他们以后必须听那些通常很无聊的解释，他们的内心就会受到可怕的影响。

如果我们不想深入了解这种讲故事艺术的真实细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说，“省去解释，简单地告诉孩子们这个故事。好吧。那么孩子们就不会理解这个故事，如果他们不理解这个故事，他们肯定也不会喜欢它。如果我们想和人们说汉语，我们必须先教他们汉语，否则他们就不能和我们用汉语告诉他们的东西有正确的关系。因此，我们说“忽略解释”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你必须首先尝试提供一个解释。当你想给孩子们讲一个像“狼和羔羊”这样的故事时，只需要和孩子们谈谈狼和羔羊的特征。（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应用到植物生命中。）尽可能多地在人际关系中谈论这些特征。收集所有你感觉到的东西，这将帮助孩子形成图片和感觉，然后当你读故事时，这些图片和感觉会产生共鸣。如果在一个激动人心的初步讲述故事之后，你提供了你之后会给出的解释，那么你不会像之后给出解释那样扼杀这种感觉。相反，你使它们活跃起来。如果孩子们第一次听到老师讲的关于狼和羔羊的故事，那么他们的感受就会更加活泼，他们就会在故事中得到更多的快乐。所有需要理解的事情都应该提前发生。孩子们不应该先听这个故事。当他们听到这个故事时，你必须把他们带到他们灵魂的高度，让他们理解它。这个过程必须以阅读故事、讲述故事为结束，除了让孩子们已经唤起的感受顺其自然之外，什么也不做。你必须允许孩子们把他们的感受带回家。

在九岁之前，有必要以这种方式形成指导，将一切都与人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能敏锐地观察到九岁左右发生的转变，我们就会知道，那时孩子首先能够走出家门进入大自然的世界。然而，孩子仍然把自然和人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描述大自然时没有任何与人的关系，那么对于九岁的孩子来说，大自然是不可理解的。只有当我们相信孩子们理解自然科学中作为指导所提供的传统描述时，那么我们只能欺骗自己。当然，我们必须在孩子九岁的时候开始研究自然，但是我们必须总是把它和人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对自然的研究中，我们不应该从自然是人类之外的东西的观念开始，而应该从人类自身

开始，我们应该始终把人放在中心位置。

让我们假设我们想要一个九岁以上的孩子理解低等动物、高等动物和人之间的区别——然后我们从人开始。我们比较低等动物和人类，我们比较高等动物和人类。如果我们已经用形式来描述人类，用日常任务来描述人类，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对人类的了解应用到低等和高等动物身上。这孩子能理解。

我们不应该过于担心我们说的话超出了孩子的理解水平。（今天，我们有时说话超出了成年人的理解水平。）例如，如果我们说——当然是带着热情和对主题的真正理解——“看看低等动物！”，假设我们给了孩子一个机会去看一只乌贼。然后，总是使用恰当的术语，我们继续展示乌贼与理想人类的哪一部分最密切相关。孩子很快就能明白，乌贼与人类的头部关系最为密切。事实上就是这样，低等动物只有简单的形态，但是人类的头部重复着低等动物最简单的形态。人类的头只是被赋予了一种比低等动物更复杂的方式。我们在高等动物身上发现的东西，比如哺乳动物，只能与我们在人体躯干上发现的东西相比较。我们不应该把高等动物与人类的头部相比较，而应该与躯干相比较。如果我们继续研究人类的四肢，那么我们必须说，“看看人类的四肢，在它们的形态上，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人类。手臂和手的形成方式——作为我们灵魂灵魂可以自由移动的身体的附属物——这对四肢在整个动物王国中是找不到的！”如果我们说猴子的四只手，这实在是一种不恰当的说话方式，因为它们的本性是为了移动身体提供服务。在人类身上，我们看到了手和脚，手臂和腿的显著差异。是什么让人类成为真正的人类？当然不是头部，它只是我们在低等动物身上发现的更完美的形式。我们在低等动物身上发现的东西在人类头部中进一步发展。是什么造就了人类，是什么让人类远远超越了动物世界，是四肢。

当然，你不能把我刚才给你的同样的形式带给孩子们。你翻译它，使孩子逐渐学会从经验中去感受这些东西。然后，通过你的教导，你可以清除无穷无尽的东西，由于相当神秘的原因，目前正在破坏我们的道德文化。我们现在的道德文化经常被破坏，因为人们在头部问题是如此骄傲和傲慢。然而，人们可以为自己的四肢感到自豪——尽管如果四肢发育得更好，他们就不会感到自豪了，这一点可以证明——这有助于工作，有助于使他们进入社会秩序的世界。

关于动物世界的自然科学指导，可以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将对人们与自己的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正确感受带入人性之中。这表明，教育学问题比我们今天普遍认为的有更深刻的意义，它涉及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文化问题。它还提供了关于如何向9岁以后的孩子教授科学的信息。你可以把一切都与人类联系起来，但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大自然无处不在，与人类同在，而人类则是大自然的伟大凝结。如果老师们把这种观点坚持到12岁，他们可以给孩子很多东西。

大约12岁左右，孩子的发展开始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12岁、13岁、14岁的时候，每个孩子的情況都是不同的——性成熟所表达的东西开始发挥作用，即判断能力和判断能力。判断开始发挥作用，必须同时减少对权威的需要。在这个时代，教师必须和谐地处理对权威和判断能力的需要。我们必须这样对待主题材料。

这是我们可以开始引进那些自然科学，特别是那些完全独立于人类的物理事实的时候，例如光的折射等等。正是在这个年龄，人们开始了解如何利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直到第十二年，孩子，出于内在的需要，想要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理解自然，不再道德，而是以我刚才向你描述的方式。十二岁以后，孩子倾向于观察什么是独立于人的，而是把它与人联系起来。当你，比如说，解释光线通过透镜的折射，然后继续它对人的应用，光线在眼睛中的折射，眼睛的整个内部结构时，你会发展出一些孩子不会再次忘记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教给这个年龄的孩子。你看，真正的课程来源于对人类生命阶段的理解。孩子们自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观察他们，他们在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想要学习什么。然而，我们不能从现代自然科学中得出这些结论。利用自然科学事实，你根本无法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在生命的第九年左右，或在生命的第十二年左右，那个“卢比孔河”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从整个人性中发挥出来。整个人性包括身体、灵魂和精神，现代科学虽然认为自己有能力谈论灵魂和精神，但实际上只限于身体。今天这些事情经常被讨论的方式——无论是强调学术或道德，还是根据人们的能力更多地了解科学，因为以后需要一份工作，或者让他们可以在社会上——这些问题显得幼稚——当我们知道教育必须产生的更深的基础。仅仅靠自然科学，对于个体是如何与人的发展的关联是无法理解的。然而，对人类发展史的精神理解确实能够理解它。

让我们考虑一下下面的规律，它和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样，都是规律，但是现代科学的方法并不能理解。如果我们回到——你们会发现这些东西在我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发展——回到人类的远古时代，我们发现人们仍然能够发展到很老的年龄，能够像我们现在只有在幼

年时期才能发展的那样发展。如果我们回到这些古代，我们会发现人们对自己说：“当我三十五岁的时候，”或者更早的时候，“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肯定会经历与我的身体发展相关的变化，使我成为另一个人。正如在牙齿的变化中，我们经历了与身体发育有关的事情，这使我们成为另一个人，正如在性成熟时，我们经历了与身体发育有关的事情，这使我们成为另一个人，所以在古代，人们经历这样的事情直到很老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发展已经失去了这一点。今天，在童年时代，我们不能像古代那样看着一个老人说：“我将来会很高兴自己变老，因为这个人经历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由于我目前的身体发育阶段，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人类发展的进步是这样的，我们把身体的发展带到越来越少的老年阶段。

那些能够观察到这些事情的人知道，例如，直到希腊时代，三十多岁的人们仍然清楚地感知到，正如我们今天年轻时所感知到的，与肉体无关的事物。今天，这种观念对于27岁以前的人来说是有可能的。在未来，这个年龄甚至会更年轻。这就是人类发展的方向，个人的自然的、基本的发展只能持续到更年轻的年龄。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的文化发展与这一基本定律直接相关，因为阅读和写作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年龄，而在古代，它们并不在那里。这与人类越来越年轻的自然发展阶段的依赖有关。

那些能够进一步寻找有关人类发展的线索的人，我们只能从包容性的知识中获得这些线索，他们就会知道如何才能满足西奥多·沃格特(Theodor Vogt)、赖因(Rein)、萨尔韦尔克(Sallwürk)的愿望。目前科学的机械取向甚至不可能知道像人类生命这样的东西，在人类生命中，自然的发育被浓缩成更年轻的生命阶段。它甚至不可能创造出一种真正的比较历史科学，这种科学可以为如何认识人类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线索。然而，那些进一步观察的人们知道，人们在出生时当然具有与其时代相适应的特征，他们是人类全面发展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发展人们已经拥有的才能，那么，仅仅因为这些人是人类发展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发展的，在正式意义上，是发展的。如果我们认识到现实，那么今天引起这种愤怒的许多原因——无论是这样做还是那样做——都只是一种抽象的胡言乱语。这种对抗的态度以一种真实的、真实的、妥协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你看，这就是我们想要在华德福学院的教职员身上发展的东西，

在至少一个地方为未来创造一些东西。我们希望教师能够正确地认识人和人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希望他们能够受到这种知识、这种感觉的启发，希望他们能够有与孩子一起工作的意愿。然后真正的教育艺术家就会出现。教养从来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教师必须全神贯注于此。他们只能把他们所知道的作为教育艺术的起点。

我们不应该喋喋不休地谈论教师需要具备相当具体的能力。这些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只是目前它们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们只需要坚持不懈，通过强大的精神科学，以正确的方式在教师中培养他们。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谓的教学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

你看，这又和别的事情有关了。今天，在理论上，我们经常被警告不要在教学中过于抽象；但是我们仍然本能地做这些抽象。那些看穿这些东西的人会担心，目前普遍存在的改革计划和想法会使教学比现在更加抽象。尽管这些改革计划中包含了许多美好的想法，它还是会变得更糟。如果我们正确地研究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首先，从长期到牙齿的变化和性成熟，然后是较短的阶段到自我感觉的发展和人与自然分离的感觉——如果我们正确地研究这些时代，使我们不刻板地定义它们，而是获得一个艺术的、直观的画面，那么我们首先可以理解当智力教育被引导到错误的方向时，发展中的孩子受到了多大的损害。我们应该始终强调教育作为整体的人的必要性。但是，我们只有知道人的不同部分，包括灵魂和精神，并且知道如何把他们放在一起，才能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培养。如果我们在教育中允许思考、感受和愿意混乱地互动，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教育。只有我们凭直觉知道思考、感受和意愿的特征是什么，我们才能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教育。然后，我们才能允许人类的这些力量在灵魂和精神上正确地相互作用。

当今人们讨论这些事情时，他们往往会走向极端。当人们意识到智力过于突出，我们的智力过于发达时，他们就热衷于消除这种不平衡，并说：“一切都取决于意志和感受的发展。”“不，一切都取决于这三种元素的发展！”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培养人们的智力、感受（情感）和意志，这样他们才能理解如何让生活的这三个要素正确地相互作用。如果我们要正确地发展智力要素，那么在小学阶段，我们必须给孩子们一些可以与他们一起成长，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东西。正确地理解我，尤其是在这一点上，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好好想想。你在孩子们身上发展到14岁，那些你精心定义的想法，让孩子们知道它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但是，仅仅通

过你给他们的好的定义，你经常给他们的想法是相当僵硬的，不能与人一起成长。人们必须从十四岁成长到二十岁，从二十岁成长到二十五岁等等，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必须随着他们的成长而成长。这些想法必须能够并行发展。如果你的定义过于明确，人们就会成长，但他们的想法并不会随之成长。你把智力发展引向了错误的方向。然后在文化生活中，人们将无法做任何事情，除了记住你如此小心地给他们的想法。那是不对的。孩子的想法应该与他们自己的发展同步成长。他们的思想应该成长，以便他们在12岁时学到的东西，在35岁时，与他们第一次学到的东西一样不同，因为人们在35岁时的身体和他们在12岁时的身体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智力的发展中，我们不应该带来形式完善的、死亡的东西，而应该传授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可以改变的东西。因此，我们将尽可能少地定义。如果我们想把想法带给孩子，我们会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来描述它们。我们不会说：“狮子是什么？狮子就是这样那样的。”相反，我们将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描绘一头狮子——我们将向孩子灌输活生生的、动人的想法，这些想法将与孩子共存。在这方面，现代教育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人们必须通过他们在地球上的存在来生活，而我们灌输给他们的思想往往会死去，成为灵魂的尸体；他们不能生存。我们不能用现代教育学发展出来的粗糙概念来找到这些事情的根源。一个非常不同的精神冲动必须灌输这种教学法。这是我们在华德福学校所追求的。我们试图给教育学一个新的基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完全相信，对人的理解不能从旧的原则中产生，因此，这些不能成为基于心理学的教学法的原则。我们不能用当今如此常见的方法来形成发展中的人类心理学。

你看，当我们真正正确地观察到这些事情时，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我们今天认为非常重要的次要概念。一旦我们理解了主要的概念，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理解它们。例如，今天有太多关于玩耍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无稽之谈。在考虑游戏的重要性时，我们常常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即如果游戏受到严格的管制，孩子们被迫将游戏引向特定的目标，那么游戏就不再是游戏了。游戏的本质在于它是自由的。然而，如果你使玩真正的玩，因为是必要的教学，那么你就不会愚蠢的表达，“教学应该只是一个游戏。”然后，当你允许玩耍和工作交替进入孩子的生活时，你会更多地寻找进入孩子生活节奏中的基本要素。

在训练思想和感觉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孩子的个性特征。作为教师，我们必须有能力形成教学，使孩子不仅仅在教学中接受某种智

力的东西，而且以审美的方式享受教学。如果想法只对智力有吸引力，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作为教师，如果我们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孩子们的感受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引起孩子们对这门学科的期望，然后我们就能够满足他们的期望。如果我们发展每一个积极的属性，孩子可以发挥作用，在审美地理解他们的环境，如果我们唤起希望，无论我们大大小小，我们都能实现，我们就做到这一点。你可以满足孩子的审美需求，如果你把自己正确的关系到孩子的感受，如果你不老套地“推销”自然研究，就像现在做的那样：“看，有一只老鼠。老鼠在跑。家里有老鼠吗？你见过老鼠洞吗？”当然，今天的自然研究指导不是这样极端的无味，而是类似的。人们不知道有多少好的品味，也就是说，儿童的审美体验，被现在人们称之为自然研究的东西破坏了。我们只有通过引导孩子的兴趣去发展大的、包容性的观点，才能培养他们的品味。为了正确地开发头脑和感觉，味觉必须在教学和学校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对教育的本质发展出一定的本能。

智力起初是我们每个人最高的精神层面，但是如果我们片面地发展它，没有感受（情感）和意志的同时发展，那么我们也会发展出一种唯物主义思维的倾向。虽然智力是我们在物质生活中最高的精神方面，但智力是指向唯物主义的。具体地说，我们不应该相信，当我们开发智力的时候，我们也开发人们的精神。虽然这听起来很矛盾，但是当我们开发智力的时候，我们确实开发了人们理解物质事物的能力。首先，以审美的方式，通过培养敏感性和感受（情感），我们可以引导人类的智力向灵魂方面发展。只有当我们实践意志的发展时，我们才能给孩子们一个引导智力向精神方向发展的基础，即使我们只是把它作为身体的灵活性来发展。今天很少有人倾向于将智力引导到精神上，这只是意志在童年时期受到错误训练的结果。

作为教师，我们如何学会以正确的方式培养意志？我最近指出，我们是通过允许孩子们在艺术上活跃来学习的。我们不仅应该尽早让孩子们听到音乐，看到绘画，还应该让他们参与进来。除了单纯的阅读和写作教学之外一一是的，我们必须从艺术活动中发展阅读和写作教学，从绘画中发展写作教学，等等一一除此之外，基本的艺术活动必须尽早在教育中发生。否则，我们就有意志薄弱的人。除此之外，还要指导青少年今后的工作。

你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我们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是多么的必要。这种理解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方式的基础，尽可能在今天存在的所有约束条件下。因为现代科学没有理解这些东西，我们必须通过华德福学校创造一些东西来引导这个方向。

我们迫切需要不让自己被今天所说的许多话所欺骗。一周前，我试图解释这句空话对现代精神生活的意义。空洞的短语在教育改革计划中尤为突出。当人们反复告诫别人要培养人而不是机器人时，他们感觉良好——并且他们相信他们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但是说这句话的人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否则这句话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尤其是当人们经常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教育孩子的目的是什么？”回答是：“做一个快乐而有用的人。”那些说这句话的人指的是那些在演讲者认为有用和快乐的方式上有用的人，就像演讲者认为快乐一样。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础，使我们能够理解人类到底是什么。然而，这不能用我们世界观的旧偏见来做到。它只能来自对世界的新认识。如果我们没有勇气走向一个新的科学方向，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就不会发展。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是那些想要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东西的人，而不是那些为了理解世界而达到一个新方向所必需的东西。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通过精神科学的方法寻找这个新的方向。如果许多人已经远离它，那是因为他们发现它太不舒服，或因为他们没有勇气。但是我们真正的教育艺术所需要的，只能来自一个恰当建立的精神世界观。

想想老师对成长中的孩子所代表的东西的重要性。基本上，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如果我们不想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变得僵化，就必须不断地从生活中学习。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学会从生活中学习。孩子们必须学会从学校的生活中学习，这样，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死去的思想就不会阻止他们从生活中学习；因此，作为成年人，他们就不会被石化了。今天让人们不爽的是学校给他们的太少。那些看穿我们悲惨社会状况的人知道，这些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刚才描述的情况有关。人们对生活没有那种内在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只有在学校适当的时间教授适当的材料时才会出现。如果学校不给我们打开它的力量，生活仍然是封闭的。只有在早期的学校里，老师是生命本身的代表，这才是可能的。青年的特点是人与生活之间仍然存在着鸿沟。我们必须跨越这道鸿沟。年轻的感官、年轻的智力、年轻的思想、年轻的意志还没有形成到生活可以用正确的方式触及它们的程度。孩子们通过老师认识生活。老师站在孩子面前，就像后来的生活一样。生命必须集中在老师身上。因此，对生活的浓厚兴趣必须灌输给教师。教师必须自己承担这个时代的生活。他们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这种意识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动的指导和行为必须传达给学生。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不再悲惨地局限



于学校的领域；他们必须感到自己得到了整个现代社会的支持，以及这种支持如何与未来相互作用，而未来恰恰是教师最感兴趣的领域。在目前的条件下，尽管存在着目前的障碍，我们应该努力在学校里做到这一点，而那些从现在的生活中带来必要先决条件的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出于任何片面的利益，不应该出于对这个或那个的偏爱，而应该出于对我们今天和未来人类发展所必需的响亮和清晰的呼声。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我们认为对我们这个时代必不可少的东西，应该通过华德福学校的成立，进入并加强教学。

### GA297\_\_华德福学校的精神\_\_第3讲 为华德福学校未来家长举办的讲座

1919年8月31日 斯图加特

当莫尔特先生第一次着手为他的雇员的子女建立一所学校时，很明显，他的意图是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为人类服务。他选择了一种方式，当我们努力治愈我们的社会条件时，我们必须首先使用这种方式。在你们所有人的灵魂中都写着，我们必须在我们所经历的条件之外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些条件在过去三、四个世纪中在所谓的文明世界中发展起来。你们的灵魂也一定深深地记住，我们要达到其他条件，首先需要的是通过教养和教育，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使人类为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作好准备。我们需要的是一条不受过去三四个世纪传统影响的道路，这些传统现在已经达到了顶峰。对于未来，我们期待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我们有权利期待。我们充满爱意地看着我们的孩子，看着下一代，而我们，尤其是那些为人父母的人，常常心存疑虑。我们所爱的人如何适应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社会？他们能否应对人类面临的新的社会挑战？他们是否有能力为社会的形成做出贡献，以便那些在我们之后出现的人能够拥有我们以外的社会，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意义上，能够拥有比我们以前更加人道的生活？每个人都认为，成长教养和教育的问题，在一个深刻的意义上，是一个最高层次的问题。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在社会发生突变和变革的时代尤其如此。我们回顾人类最近在欧洲经历的可怕时期，我们看到血流成河，我们看到不幸的人们组成的大军，他们的身体破碎，他们的灵魂粉碎，这必然是近代非自然条件造成的。当我们看

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涌现出一种渴望：“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如何培养人，才能使这在将来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从这种贫困和痛苦中，必须唤醒对教育在重建人类社会关系中的作用的理理解。

原则上，我们听到许多方面都表达了这一点。然而，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当人们在这里或那里说这句话时，他们的意思是否总是正确的。今天，人们对许多事情都说愉快的话。这些令人愉快的话语并不总是来自于内心的力量，也不总是来自于能够将这些话语内容付诸实践的内在真理。今天，那些被要求上学和教育我们的孩子的人站出来，提出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并说：“我们知道孩子应该如何被抚养和教育。我们应该简单地按照我们一直想要的去做，但却不被允许去做——然后正确的事情就会发生。”在那些如此说话的人背后，我们听到那些觉得自己被召唤去教导老师的人。他们向我们保证，“我们对教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正确的看法。跟着我们。我们会把合适的老师送到这个世界上，这样教育事业就会一帆风顺。”然而，当我们深入研究我们的社会状况时，我们想对这些老师和这些老师中的老师喊：“你们也许是好意，但你们并不真正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现代教育，没有什么可以提高现代教育到一个更好的状态，除非教师承认，“我们来自过去三四个世纪形成的传统。我们受到的教育使人类陷入如此不幸的境地。”反过来，那些培训教师的人必须承认，“我们除了如何给教师带来工业主义、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果之外，什么都不懂。当然，我们已经让现在的教师适应了现在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必须改变。”

这意味着，正如我们要求改变，为未来改变当前社会结构的全部范围一样，我们也必须要求另一种教育艺术，以及为这种艺术提供不同的基础！

在许多方面，今天的教育问题是教师的问题。今天，当我们与那些想成为教师和教育家的人交谈时，我们经常感觉到人性中深深的反社会情绪。我们和他们谈论教育在未来应该变成什么样子。他们说，“是的，我一直都这么说。我们应该把孩子

培养成有能力的现代人。我们应该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关注职业培训，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全人的培养。”他们谈论这些事情，然后带着他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一样的印象离开。

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

今天，我们的反社会生活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人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相反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理解彼此。一个真正具有社会性思维的人，与满足于旧传统的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同样，当我们试图解决特定情况下的教育社会问题时，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教学和教育的看法。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不同于那些认为我们可以将这种变化建立在他们传统教育方法基础之上的人。事实上，今天我们必须比许多人认为的更彻底地思考和认知。此外，我们必须清楚，我们不能从旧的教育和科学方法中创造新的东西；教育和科学本身必须改变。

这是我们开始这项开办华德福学校的教师课程的充分理由。我们试图选择那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植根于旧教育体系的教职员工——一个教职员工多，一个教职员工少。但是，我们也致力于寻找那些全心全意重建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人。我们寻找那些有心和灵魂的人，他们知道把今天的孩子培养成明天的人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新老师还必须在他们的灵魂中带有另一个信念，即从孩子们进入学校的那一刻起，我们可以只教他们人性的本质所要求的東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学校。我们想知道的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发展中的人是怎样的。我们想从发展中儿童的本性中了解儿童作为人如何发展自己，也就是说，他们的本性，他们的本质应该如何发展成为真正的人。

老教师和老教育家告诉我们：“这也正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一直试图教导人们，比如，考虑孩子们独特的个性。”

是的，我们必须回答，你们努力训练孩子们成为你们所认为的人类，那种你们认为在旧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人。我们对“人”这个概念无能为力；人类的未来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想知道。我们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更新。

未来教育系统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理解人性。对人性的理解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从唯物主义的泥沼中膨胀起来，并且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被打扮成人性的基础，这种理解不能成为未来教育艺术的基础。我们需要的是对人性的新认识。我们只能从一门新的科学中得出这个结论。今天教授的科学，以及那些教授科学的人所代表的科学，只是旧时代的反映。一个新的时代应该到来，一门新的科学，一种新的教师培训方式，一种建立在对人类新的理解基础上的新的教育学也应该到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为华德福学校的教师准备课程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对人性的真正理解。我们希望华德福学校未来的教师能够认识发展中的人类。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给予这个处于胚胎阶段的人类未来所需要的能力，这些能力将来需要在社会形成的人类社会中工作的人们。我们感觉到，旧的教学方式所说的关于人性的许多东西只是语言。今天，我们研究人类思维的真正本质，这样我们就可以训练孩子正确的思维方式。我们研究真正人类感受（情感）的真实基础，以便在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中，人们在真正人类情感的基础上实现正义。我们研究人类意志的本质，以便这种人类意志能够拥抱并渗透到未来新形成的经济生活中。我们研究人不是物质的、片面的，我们研究人的身体、灵魂和精神，这样我们的老师才能训练人的身体、灵魂和精神。我们谈论身体、灵魂和精神不仅仅是语言。我们试图发现人类的各个阶段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我们仔细观察孩子们进入学校时的样子，以及老师们从父母那里接手的情况。

所谓的教育科学是如何肤浅地观察到这个人成长的时期的！儿童生命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大约在7岁左右，也就是孩子进入小学的那一年。正是在那一年，老师应该从父母那里接管孩子的一部分继续教育。这个重要生命时期的外在表现是牙齿的变化，然而，新牙齿只是内在发生重要变化的外在标志。

当然，你们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才能正确理解社会改革，等等。然而，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仍然是从主要专家的研究中得到的观点，即一切都已经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照顾好了人。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现代人觉得很奇怪，当我们说在孩子进入学校的年龄，一个内在的革命发生在人类的灵魂，在整个存在，这只是表面上表现在切齿。在那之前，孩子们都在模仿有生物，带来冲动去做他们周围做的所有事情。在最初的几年里，允许自己接受周围环境的训练只是人本性的一部分。就在人类开始换牙齿的时候，人性中开始出现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向权威学习，向那些已经能够做某事的人学习的冲动产生了。这种冲动一直持续到性成熟的时候，直到大约十四或十五岁。因此，这种自然的欲望占据了小学的时间。只有我们在七岁的孩子身上对这场革命有一个彻底的教学理解，我们才能在小学里正确地教学。在这里，我只给你们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与旧方法相比，新教学法必须彻底观察和理解什么。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在九岁左右，新的内在身体和精神力量开始显现。如果我们过早地教授九岁以后的课程，这种教导，而不是帮助，会对孩子的一生造成伤害。

如果我们想要实践一种全面的、真正的、服务于人类的教育方法，我们就需要对人类生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在孩子们到达九岁之前和之后进行教育。我们可能不会像学校董事会里头发花白的行政人员那样，仅仅考虑任何外部因素来设置课程：这是一年级的，这是二年级的，这是三年级的，等等。没有什么能够真正为孩子的生命做好准备。人性本身必须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通过儿童生命中每一年的教育来完成什么。

试想一下，作为成年人，你仍然在从生活中学习。生活是我们伟大的老师。然而，从生活中学习的能力最早出现在十五岁、十六岁或十七岁的时候。然后，我们首先以一种能够直接向世界学习的方式与世界面对面站立。在那之前，在教室里面对我们的老师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想要理解的是老师，我们想要爱的是老师，我们想要学习的是老师。老师应该带给我们世界上

存在的東西。從七歲到十五歲，我們和這個世界之間有一道深淵。老師應該為我們架起溝壑的橋梁。

那些不為生活所賦予的一切所困擾的老師，那些為生活所賦予的一切所苦惱的老師，那些不關心我們这个时代是什麼在鼓動人类的老师，那些不關心語法、自然歷史和其他學科的老师，這些老師能否正確地向孩子們描述和揭示生活在七八年小學生活中所帶來的一切嗎？對人性的新研究，對人性的新理解是必要的。全體教員必須從對人性的新理解中培養出新的熱情。

這向你們展示了我們在教学研討會上為孩子們做準備時所牢記的一些事情：徹底理解人性，以便我們能夠從人性本身進行教學，並將孩子送入生命中。

在我們努力建設一個更人性化的社會形態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發展的第二件事是教師對已經在學校的孩子的社會態度。這是对人性的一種新的熱愛——一種對教師和學生之間力量相互作用的認識。如果教師不以一種活潑的方式進入教學藝術，這些力量就不可能存在。

每個人都同意畫家必須學習繪畫，音樂家必須掌握一種樂器，還有更多，建築師必須學習建築。我們設定了一些要求，這樣這些人就可以成為藝術家。我們也必須為那些能夠成為真正的人类藝術家的老師設定這些要求。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他們。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明白，沒有現代教育學和現代教育方法給予教師什麼，首先必須通過徹底研究人性。我們必須找到它，這樣才能在師生關係中產生一種新的人性之愛。我們的目標必須是讓教師成為他們所在領域真正的藝術家。

很多事情都起了作用。一位老師走進教室，孩子們就會感到一種厭惡感，這種厭惡感會持續一整年；他們宁愿呆在外面，因為那位老師對他們所做的事情是如此令人不快。另一位老師只需要進入教室，只要在场，就能為每個學生搭建一座橋梁。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差異？給孩子們留下如此不良印象的老師進入學校只是為了，正如俗話所說的，為了生存而謀生。那位老師已經獲得了訓練孩子的表面能力，但他和孩子們一樣不

愿意上学，上学结束时也一样快乐。那位老师机械地做这项工作。

对于今天大多数老师机械地看待他们的工作，我并不感到惊讶。他们对人性的理解来自于过去三、四个世纪的工业化、中央集权和资本主义生活中产生的死气沉沉的科学。这种科学已经导致了教育艺术的死亡，充其量只是一种渴望的教育形式。我们正在努力理解人性，我们需要在华德福学校创造教学艺术。这种人性的视角，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如此渗透到人类自身，它产生了热情、灵感和爱。我们的目标是让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也应该饱和我们的行动和感受。真正的科学不仅仅是今天经常被教授的死亡知识，而是一种让人充满爱的知识。

因此，这种对人性的理解是带给老师的，在研讨会上，他们正在准备自己教育你们的孩子。这种对人性的理解，这种对正在成长的孩子的理解，应该使教师们饱和，以至于一种对人性的爱进入了教学之中。作为对老师给予孩子们的爱的补偿，一种力量将从孩子们身上涌现出来，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吸收要学的材料。正确的爱，不是过度的保护性的爱，而是通过我们在课堂上或其他教学活动中流动的真正的爱，决定了孩子是否会轻松地学习或困难，决定了孩子的教育是好是坏。

我们想给孩子带来的第三件事，我们为意志力做准备，让他们理解呈现给孩子的正确方式，就是意志力。我们希望通过允许孩子在相对较早的童年阶段做一些艺术性的事情来培养这种意志力。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意志与童年时期正确的绘画、绘画、音乐和其他艺术之间的秘密联系。当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时，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我们的孩子将从生活中学习阅读和写作。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会迂腐地强迫他们写给每个孩子一看都一样的信。他们不需要把它作为一种抽象的东西来学习，就像欧洲人来时给北美印第安人的字母一样。这是真的，不是吗？欧洲人彻底摧毁了美国美洲原住民。最后一个被欧洲人摧毁的北美印第安部落的酋长告诉我们，白人，也就是白人，来把黑人和他所代表的一切埋葬在地下。“与白人相比，黑人有一定的优势，”酋长接着说，

“他没有把小恶魔写在纸上。”我们想说的是，教师在黑板上以迂腐和狭隘的态度为学生们抄写的一切东西，在今天的孩子们看来都是小恶魔。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画出所有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的尝试成功了，孩子们将学会更快地阅读和写作。当我们将从生活中获得一切，当写作来自于绘画而不是任意性，孩子们将学得更快。同时，我们可以培养意志坚强的人，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将能够胜任这项任务。

我们不会简单地说：“我们想教育别人。”以一种深刻的方式，我们首先谦虚而诚实地问自己：“人类的存在是什么，它是如何出现在发展中的人类身上的？”我们不会首先去问政治和工业领导人，“我们应该如何教育人们，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也不会问，“这个或那个政府机构强迫我们教什么，以便人们能够满足国家对他们的要求？”不，我们把我们的问题转向人性的统一本质和它的要求。是的，你看，在这方面，旧的社会条件与更加以社会为导向的人类未来所必需的东西是相冲突的。

今天，国家在一个特定的年龄接管了发展中的人——儿童。国家可以提前接管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还不够干净。有一段时间，政府把抚养和照顾孩子的责任留给了父母。当孩子长大到不再那么脏的时候，国家就会接管，并规定我们应该向孩子输送什么。当然，国家只允许我们向孩子灌输工作场所必需的东西，从而使其能够随心所欲地与人打交道。即使他们是成年人，人们往往相当满意。国家告诉他们，“你们将有终身工作的保障，当你们不再能够工作时，你们将有养老金。”退休是一个概念，一些领导人把它当作一个理想。他们期望从国家教育中得到养老金。这些人还期望国家，通过宗教教师，将掌握他们的灵魂在手中，这样这些灵魂就不需要工作，因为教会将为他们做工作。他们期望教会，可以说，在死后提供“灵魂退休”。今天，每个人都想为自己做任何事情。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教育的结果。

真正的教育关注身体、灵魂和精神本质上的自由和独立。真正的教育要让人们进入生活。你认为，如果我们真的问人们我们应该如何培养他们，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探究人类的本质和



存在，我们就会创造不切实际的人吗？不，恰恰相反！我们正在教育那些真正能够把自己强有力地投入到生活中的人。在文法学校，我们正在教育人们，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会知道更多外在的、实际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这些人将学会思考，这些人将学会正确地感受，这些人将学会正确地使用他们的意志。我们想引入所有这些，这样真理和力量才能统治一切，而不是教育学中的那句话：“我们应该正确地培养孩子。”我们应该让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为了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外面的世界必须发生很多事情。在华德福学校想要为这座伟大建筑奠基的地方，必须发生很多事情。如果你真心诚意地说：“我们想成为未来教育系统的先驱。我们希望成为先驱，因为我们希望成为第一个将我们的孩子托付给未来这样一个教育体系的人，一个为新的社会生活而努力的体系。我们希望成为先驱，因为我们不相信一些外部变化会导致更好的社会条件，而是必须在科学、艺术和教育的核心发生变化，以实现人类理想的状况。”

今天的人们是如何经常想象实际上应该发生什么的？社会化应该发生，但大多数人，甚至那些相当诚实地谈论社会化的人，认为，“当然，在某些地方有大学，他们已经做了一切正确的事情。我们可能需要稍微改变一下大学教授的外在地位，但科学本身，我们可能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一点。”中学，高中，贸易学校——人们只是不认为外在的生活来自于这些学校。但是在这些学校接受教育的人们创造了外在的生活。最多，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组织较低水平的教育，有点不同于现在。这导致了自我欺骗，因为我们会说，“我们必须提供免费的教育。”我想知道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是自欺欺人，因为我们必须支付教育费用。教育不可能没有成本——这只有通过欺骗税收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才是“可能的”。我们编造这样的短语，它们在现实中没有任何根据。

人们认为我们应该在组织中改变一点点。人们认为我们应该稍微改变一下组织中的这个或那个。我们必须使一切从上到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需要另一种教师培训，学校里的另一种精神，甚至另一种爱，不同于现代复杂的教师带入学校的那种。

不幸的是，想到这一点的人太少了。如果你们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如果你们认为我们必须更新教育系统以促进人类进步，如果你们怀着真诚的兴趣和真诚的感觉参与这种更新，你们将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你们参与的越多，对华德福学校将要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的越多，教职员工就会更好地与你们一起工作，为你们的孩子谋福祉，从而为整个未来人类谋福祉——至少在我们现在能够想象的范围内。

人们可以独自制定理想并把它们写下来。理想可以是美丽的，可以取悦这个或那个人。是的，人们可以独自思考抽象的理想。但是，带着我们应该付诸实践的理想，比如我们新的教育体系理想，我们依赖于在这个世界上找到理解。我们特别希望孩子的父母被委托给华德福学校，以了解它的理想。

莫尔特先生已经谈到了他的责任，他是对的。然而，这种责任远不止于此。当我们准备进入华德福学校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个责任，我们也会一直意识到这个责任。当我们朝着像华德福学院这样激进的理想努力时，这样的责任总是摆在我们面前。通过接受这个理想，我们被迫打破最广泛意义上的偏见。的确，今天要找出我们必须做的一切来适当地教育孩子并不容易，特别是在文法学校。这个空洞的短语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我们应该通过游戏来教育孩子。”这尤其是中产阶级母亲的理想状态，她们通过一种特定的爱——我们可以称之为溺爱——来奉献给她们的孩子。从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带着某种权利强调，教育不应成为孩子们的苦差事。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应该“开玩笑地”进行教育。我们都很清楚，在教育中，我们必须在适当的关系中一起玩耍和工作，为生活做准备。然而，我们也意识到把孩子像动物一样训练的游戏不再是游戏。这个游戏，经常在我们的学校发现今天，训练孩子像动物一样，正如以前我们迂腐地训练他们。游戏只能在自由中发生。然而，游戏必须与另一种活动交替进行，这样孩子们才能认识到工作的严肃性，才能适应生活中工作的严肃性。我们不会用空洞的短语来工作。我们将有时间工作，有时间玩耍。我们会根据发展中的人和本性来判断一切。

正如我们应该熟悉自己对人性的真正理解一样，我们也必须逐渐使学校达到孩子们高兴地去上学，他们高兴地去上学的程度。我们不会去追求任何不自然的东西。认为应该休假的孩子应该去上学而不是在假期玩耍是不自然的。我们也不会愚蠢到认为孩子们在玩了几个星期之后，一回到学校就应该乖乖地坐在教室里。我们会理解我们的孩子。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通过我们与孩子们相处的方式，他们会在学校时间做他们的工作，就像他们在假期玩一样快乐。华德福学校的一个理想就是让孩子们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从内心的力量出发。我们不认为我们的目标仅仅是命令孩子们。相反，我们的目标是与孩子们建立联系，从而让孩子们从我们的态度中感受到：“我很高兴这样做，我很高兴与我的老师一起经历这些。”

当你的孩子放学回家时，我们希望你喜欢他们谈论他们在学校喜欢的事情。我们希望孩子们放学回家时，你们能喜欢他们快乐的表情。我们并不希望这样，因为我们想把生活变成某种娱乐，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有多少糟糕的社会状况是由某种可能不同的东西造成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通过认真的教育新起点为新的社会环境而努力，人类将遭受更糟糕的后果。我们尽一切可能去形成教育和培养，正如我已经向你们描述的那样，不是为了帮助孩子，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快乐给予孩子的力量。

我们想创建这所新学校作为一个榜样——这所学校让很多人渴望，但却没有勇气用他们的眼睛正视。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必须理解，所谓的社会问题也取决于我在这里描述的教育问题，我们只能以我们在华德福学校所尝试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变革。如果忽视了作为华德福学校基础的社会冲动，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愿那些把孩子托付给华德福学校的人首先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都意识到有责任在这个世界上放置一些东西，无论发生什么，你们都应该把孩子的发展和未来托付给这些东西。我们并非出于某种心血来潮，而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这些任务在我们时代是必要的，现在特别有必要以人类所能理解的最佳方式来到发展中的人类儿童身边。

我不知道你是否真正体会过这种感觉：在这些可怕的战争年代里，在过去的四五年里，你走遍了整个世界，看到了孩子们，不管是六岁到九岁的孩子，还是更小的孩子，是如何长大的。有时候，如果你不是无意识地、不经思考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生活在一种意识中，如果我们不设想一些帮助，来解决把人带到如此可怕境地的问题，你就会感到相当深刻的痛苦。看到最近正在成长的孩子，你的心情很沉重。如果你不同时分你所能，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抚养孩子——这种方式不同于今天人们不得不走的路，不同于造成目前这么多不幸和痛苦的方式——你不可能看到他们而不感到深深的心痛。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教育创造了人的未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必须重新思考，许多事情。今天，我们从高年级和低年级的老师那里经历了许多奇怪的事情。

最近，我在附近一个有大学的城市做了一次演讲。我说，除其他外，社会问题还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虽然对生活的组织问题感到沮丧，但并不认为自己处于不人道的境地。我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后来——很难相信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存在——一位大学教授走过来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现代蓝领工人的不人道的存在与工资水平有关。他认为他们的处境和卡鲁索没有什么不同，卡鲁索唱歌，晚上收到三四万马克的报酬。这就好比一个蓝领工人拿到他的工资和他作为一个教授拿到他的工资一样。他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支付的金额只会有所不同，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他不能把工资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堕落。工资就是工资。

这是我们今天从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那里得到的回应。我们也从低年级学校的老师那里收到这样的回复。这只是强调了更新我们的培训和教育系统的必要性。我们可以说：“真的，今天，当我们听到许多高校周围的人谈论我们的社会条件的改革，以及学校改革的必要性时，这是我们必须改革这些学校的最生动的证据。这些人只能说他们所说的，因为这些学校有一种我们必须改变的形式。”

现在，有两件事可能发生。莫尔特先生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建立这所学校，今天和接下来的八天里，这所学校将隆重开

学。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情况，人们可能会误解他的意图。反抗可能会出现，以至于我们无法将这个理想付诸实践，而且它会在短时间内瓦解。然后我们会说，“是的，莫尔特先生想要一些非常理想的东西，但它是乌托邦式的。没有人能如此轻易地将这样的东西付诸实践。”为什么是乌托邦式的？它是乌托邦，因为它不被理解，或者因为它被抵制！

第二件事可能会发生。理解可以产生于真正的社会理解，理解这个愿望的真正实用性。那么你想要什么就会成为习惯。它会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一开始你和后来的其他人会说，“有一个人比其他人看得更实际，他认为他们知道所有关于实际生活的知识。”人们不会说，“这是乌托邦。”人们会说，“一些真正实用的东西被放到了这个世界上！”

愿这两种可能中的第二种成为现实！那些全心全意致力于人类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的人们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将能够满意地看到，当你们第一个把孩子送到华德福学校，带着理解和兴趣站在老师们的身边时，将会发生什么。这将是这所学校蓬勃发展的开始，也是真正蓬勃发展的开始。

愿它繁荣昌盛！愿它繁荣昌盛，以便那些看到它盛开的人们决定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做同样的事情。当然，只有在同样的精神在许多地方发生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而且希望尽快发生，只有这样，华德福学校应该出现的东西才能出现。然后很快会有更多的学生跟进。自由的精神将统治世界，自由的社会培训和教育制度将在文明的地球上传播开来。

这种精神和这种感情将被灌输到文明世界中，并将成为所有人的重要力量，帮助我们在社会组织中实现更美好、更人道的生活。请允许我们理解，社会问题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教育问题。愿许多人的理解力和远见产生于他们的内心，愿思想、感受和意愿的力量产生于孩子们的内心。因此，这些孩子，当他们长大了，可以回头感谢他们的父母，谁站起来，第一次看到了社会问题，但仍然遭受剥夺，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在新的社会导向的教育中长大。对于那些理解这种教育理念的父母来说，孩子们会感激地回顾过去。这些儿童将与其他许多儿童一道，通过真正人道的教养和人道的教育，

被他们所拥有的力量带入一个新时代。

人们想让孩子在生活中有很多用处。老教师还说。通过新的教育体系和教学方法，我们希望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人性化。通过这些孩子，在这样的方式养育，生活本身将是如此形成，它的人性呼吁体面的理解人。

愿这种精神支配着莫尔特先生通过华德福学校，想要给予人性的一部分的作品的创立。

### 讲座后的提问环节

问题：华德福学校将如何进行宗教教育？另外，如何考虑来自其他学校的孩子的感受？

施泰纳博士：首先必须强调的是，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华德福学校并不教授特定的哲学。我们不会武断地把我们从这里陈述多年的哲学中得出的东西带给孩子们。我们之所以使用它，只是因为我们可以用它来改进，改革教学方法，处理教学的方式。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的需要，我们必须呈现儿童宗教的内容。天主教老师会教导天主教的孩子们遵循天主教的传统；天主教老师会带领他们进行宗教练习。新教徒的孩子也是如此。我们不寻求通过灌输任何特定的哲学来实现华德福学校的目标。我们想要的是一种新的指导和处理教学的方法，一种新的教学和处理教学的方法产生于我们所做的。

对于来自其他学校的孩子来说，发生了什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我们不会从一年级开始，然后以此为基础。相反，我们将从一所完整的小学开始。因此，我们将有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当然，通过我们现在在研讨会上讨论的方法，以后我们将能够做许多不同的事情，当我们只有从一年级开始教的孩子时。然而，我们现在要考虑孩子们已经学到的所有东西。在每个年级里，我们将从孩子们已经学到的知识开始，并以适合我们的方式继续下去。我们将只寻找对孩

子们有利的东西，而不需要重复他们已经学过的东西。在教学中，我们可以非常经济地工作。普通人不知道我们能做到什么。当我们如此节俭地工作时，我们可以在一刻钟内教授通常需要两个小时的东西。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但是人们必须知道方法。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一刻钟内教授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需要两个小时才能通过不正确的方法教授。在这方面，我们使用正确的方法，即一种符合人性的方法，我们可以更经济地教学，完成许多其他学校无法完成的事情，并且仍然符合公立学校系统的标准。这样，只要我们还有现行的学校制度，当孩子们从我们学校毕业时，他们就可以毫不浪费时间地进入其他学校。我们会记住这些事的。

#### GA297\_\_华德福学校的精神\_\_第4讲 超感官知识与社会教育生活

1919年9月23日 斯图加特

在这个严峻的时代，我们可以看看那些认为情况严重的人认为什么是必要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为需要什么新机构，我们不能维持的条件有哪些改变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看到人们有诚意致力于建立新的机构，合作改变似乎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改变。如果我们接受对我们显而易见的社会环境的责任，那么我们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存在着如此多的善意和如此多的美好想法，但这些想法立即崩溃，或者无论如何，今天都没有得到如此必要的落实。

精神科学寻求通过人智学的理解，为现代人类打开通往超感官知识的道路。几十年来，它一直试图解决现代文明的突出问题，即善意的减弱和生活在这种善意中的美好思想的丧失。多年来，我在这里提出的精神科学试图指出，在当今社会，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许多现代人以极大的同情或极大的反感欢迎或拒绝的。它试图指出，一方面，是什么使传统科学如此伟大，另一方面，正如我们今天将要讨论的，这门科学缺乏理解的手段，即人的意志和人的感受（感情）。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不再可能仅仅屈服于他们本能的意志冲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逐渐将旧的本能生活转变为完全有意识的生活，然而今天当我们承认这一点时，却出现了如此多的偏见。人们必须日益把人性中古老的本能动机转化为自觉动机，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正是这一事实导致了当前的危

机。

为此，过去三四个世纪的科学进步为现代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今天，任何人如果思考出于当代最重要的需要而产生的机构，就必须感受到现代科学方向和思维方式所带来的现代不足。现在这个城市正在进行有限的尝试来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重要的社会问题。也许今晚我们可以指出解决这样一个具体问题的困难。

通过对人智学精神科学的洞察力，我们的朋友艾米尔·莫尔特成功地建立了基于适合我们时代的社会思想的自由华德福学校。这所学校是为华德福-阿斯托利亚工厂工人的孩子以及其他一些即将被纳入其中的人设立的。现代社会的印记可以从学校的创建方式以及与工业企业的联系中看出来。这所学校必须考虑到那些把教育孩子托付给它的人们最实际的需求。我们可以说，这所学校的建立是有象征意义的，它与引起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的工业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创办这所学校的过程中，教师们(我为他们举办了一个为期数周的入门研讨会)考虑了与现代文化相关的社会教育学任务。正如我们所意识到的，我们对现代文明的认识(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是我们的想象力从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中发展出来的结果。正如我几十年来一直强调的那样，精神科学充分认识到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精神科学对传统科学的价值高于对科学本身的价值。然而，由于传统科学如此渲染我们现代文明的图景，精神科学必须超越它。我也强调过，精神科学理解世界的方式与传统科学不同。我一再解释我们如何才能通过精神科学的道路真正进入超感官的世界，如何通过发展内在能力，否则只能睡在人性中，打开了我们看到我们所生活的精神世界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精神世界，就像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感官，通过理性，通过相关事件来认识物质世界的规律一样。我已经解释了我们如何通过唤醒休眠的能力，来观察总是围绕我们的精神世界，但对我们来说是未知的，因为必要的感官器官在日常生活中仍未发育。

今天，我想讨论一下精神科学用来观察超感知世界的能力——人类本性中健康、相当正常的能力。那些想更深入地了解精神科学是如何运作的人，不必担心我们的批评家指责它是建立在使用不健康的力量的基础上。显示人智学的源头及其通往超感官世界的道路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你看看我的书《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你会发现我描述了人们可以通过发展内在的某种能力而获得的那些超感官知识的阶段：1) 知识的想象阶段，2) 灵感的阶段，3) 真正直觉的阶段。那么，精神科学在哪里找到诸如想象力、灵感和直觉之类的力量呢？我们可以表明，构成人类本性基础的某些能力在童年时期就开始发挥作用。在以后的生活中，当人们达到正常的体型，当生长完成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力量没有被利用。今年春天，我讨论了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我注意到，在生命的第一阶段，人们主要是模仿的存在。他们本能地学习周围人所做的一切，他们模仿他们的动作，声音，说话，甚至在他们的思想中。这种模仿行为一直持续到大约换牙，直到大约7岁。然后，那些能够更准确地观察人类本性的人开始看到另一种活动。他们可以观察到，从六、七岁开始，一直到性成熟，人类的本性需要依靠有经验的人，依靠那些儿童可以全心全意相信的成年人。在此期间，孩子们需要在尊敬的权威的影响下行动。基于人们对自己判断力的信心的自力更生，使他们能够参与生活中的各种事情的自力更生，首先出现在14岁的性成熟期，并继续发展到20或21岁。

这是人类青年时期的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只有那些由于各种偏见而丧失了健康判断力的人才能忽视儿童的发展，忽视导致身体发育的原因，直到7岁时身体发育相对完整——形态继续发育，但总体结构是完整的。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忽视这些在7岁之前起形成作用的力量随后是如何更内在地发挥作用的，特别是作为内在的成长。它们就像活跃的力量一样（充当生命力），使孩子在14岁之前变得更加强壮。它们在14岁到20岁之间工作，以加强那些直接面向环境的器官，那些能够将自己沉浸在周围环境中的器官。在这段时间里，这些内在的精神力量作用于人体。内在的精神力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人体，直到7岁，然后14岁，然后21岁。对于一个没有偏见的观察者来说，内在精神力量很清楚地作用于人体器官，以便掌握并进一步发展它们。这些力量确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造成人类第二副牙齿结晶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对结束于7岁的人类发展阶段的一个有意义的结论。直到十四岁之前，神秘地作用于人类与成长和人性发展相关部分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

这些力量是真实的，它们是活跃的。但是在身体发育完成之后（大约在20岁左右），这些作用在我们身体上的内在精神力量在哪里？它们仍然存在；它们仍然存在。这些内在的力量睡着了，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力量一样，我们的日常工作从醒来到睡觉，当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就处于休眠状态。在童年和青年时期闪耀的人性力量，将儿童转变为成人的发展变化的力量，以及与这些变化

有关的一切，都在20岁左右睡着了。那些审视整个人类的人知道，在人类达到这一点的那一刻，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起作用的力量退回到人类本性的最深处。这些力量进入睡眠状态。

我们可以唤醒那些带来通常在十四到二十岁之间观察到的过程的力量，通过这些力量，我们慢慢地获得对我们周围环境的了解，通过这些环境，那些只有在青春期之后才能形成的器官才得以发育。这些器官不是单方面面向性爱，而是形成了我们可以加深我们对全人类的爱。这种对全人类的爱的吸收让我们对世界有了真正的理解。直到21岁，我们用来生长和形成内部器官的力量变得不灵活，仅仅是批判性的智力。一种特定的内在精神力量停止了形成性的工作。它变成了一种想象中的内在力量，一种灵魂的力量，不再像以前它必须引导人类形成的时候那样强大。如果我们能发现它沉睡在人性中，这种力量曾经是一种形成性的力量，但在20岁以后不再是，如果我们发展它，使它以与以前相同的力量存在，那么，通过爱现在行动，它成为想象力的力量。人们不仅能够通过抽象的概念来看待世界，而且能够通过活生生的图画来看待世界，就像梦想是活生生的一样，并且象我们的抽象概念一样代表现实。曾经作用于健康发展中的人类形成爱的能力的同样力量，能够使我们看到这样的世界图景，并达到超感官知识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唤醒这种人类的能力，并让它比正常思维和正常感知更深入到我们的环境中。

然后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因为从大约7岁开始，从牙齿的变化到性成熟，引起重要形成变化的力量也在我们体内沉睡。这些力量在正常灵魂生活的表面下沉睡得比我刚才描述的想象力更深。当我们重新唤醒这些空闲的形成能力，当我们从睡眠中唤醒这些精神力量时，它们就变成了灵感的力量。这些图片告诉我们，想象中的图片充满了精神内容，这些图片，看起来像是梦，但实际上不是，反映了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精神现实，存在于我们之外。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沉睡在人性中的最强大的力量，那些从出生到牙齿变化，对人类形成起作用的力量。这些形成的力量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是活跃的，它们已经把自己从外部生活中抽离得最深。如果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再次把它们带出来，给它们灌输想象力和灵感，我们就会拥有超感官知识的直觉力量。这些力量使我们能够深入精神世界的现实，就像我们能够通过感官和通常与身体相关的意志深入物质世界一样。

在三个阶段中，通过想象，灵感和直觉，我们获得了进入超感知世界的途径。这些力量不使用任何不正常的东西，但实际上是所有事

物中最正常的，即从出生到二十出头健康的人类发展的力量。然后这些力量就会停滞不前，但是我们可以让它们再次出现。当他们不再专注于塑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打开精神世界。

我现在已经给你们一些关于这些力量的来源的概念，它们为精神科学打开了进入超感知世界的道路。那些真正希望遵循这条道路的人将知道如何正确地区分它能够提供的东西与简单的常规科学、简单的科学理解能够提供的东西。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现代科学理解？如果现代流行思维，包括社会思维和社会政策，不是那么完全的模式化，那么就没有必要强调这种科学理解和由此产生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里有一些很多人很少考虑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一些真正能够治愈我们不健康的社会状况的方法，我们就必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科学思维如此完全地渗透到所有人类的思维中，以至于当人们开始考虑其他事物时，他们会自动回归到现代科学的态度和思维方式。

事实上，十九世纪后半叶直到现在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什么？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呈现给我们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它是以机械科学思维为模式的社会思维。为什么这种社会思维看起来如此徒劳无功，就像我在这些讲座中经常描述的那样？因为这种社会思想，例如马克思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充斥着一种传统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在这个领域使用根本不能达到任何目的。

现在来看看我今天所说的精神科学意义上的超感官理解的最重要特征。最重要的特点是，这种超感官的理解使用那些与人密切相关的力量。还有什么力量能比形成人性本身的力量更能与人性联系在一起呢？我们怎么可能用更人性化的东西去实现理想，去实现我们想要实现的任何东西呢？我们怎样才能使用力量来认知更加人性化，而不是那些我们可以在不再需要它们来形成人性的那一刻带出来的力量呢？与现代科学态度和社会政治思维方式相反，有一种理解方式，这种抽象概念的生活只与人脑的结构和功能有关。这种理解方式是通过那些人们在二十岁左右形成之后仍然保留的力量。这种理解方式使用允许睡眠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更加真实，因为它们对人类的形成起作用。我们可以从科学概念中获得并在社会科学中愉快地使用的东西，以及我们希望在社会教育任务中使用的东西——这些概念和思想，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为我们的灵魂获得的一切，与超感官知识的内容相比，只是现实的反映。当我们的理性将感官印象和观察结合起来时，我们能够获得的每一

个概念，我们从意志冲动中所知道的一切——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反射，与作为形成我们的力量与人类成长、活动和存在紧密相连的东西形成对比。因此，抽象的性质（“独立于人性”的性质）产生于不需要人们运用意志的科学思维方式。我们自豪地获得这样的知识，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可以称之为“客观”

关于知识，精神科学并不是试图抛弃人，而是试图把它吸引到这个世界上。它试图通过那些形成人类的力量来获得知识。我们可以观察到，科学概念和以同样的方法为模式的社会政治概念，满足了人类的求知欲。

它们满足了智力，但显然不具备活跃、灌输、点燃人类意志的能力。如果这种科学观点及其片面性变得越来越强大，不断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人类的意志力将完全萎缩。如今，我们必须激发人类的意志力，在科学思维的影响下萎缩，用一些可以点燃它的东西。这种激发意志力的能力来自人们自身，因为它可以作为精神科学知识从人性中提取出来。

这就是精神科学想要做的，也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精神科学可以做到的。它希望产生一种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为了智力而存在的，而是流入感受（感情）和意志之中。

今天，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人们反复强调，我们不应该仅仅为了知识而教孩子知识，我们还应该教他们有能力，有能力工作，我们应该培养他们的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时代人的善意变得显而易见。当人们今天说，我们不应该只是建立“知识学校”，而应该建立能够发展工作能力的学校，能够发展能力的学校时，肯定存在很多善意。但仅有善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能力来阐明这种善意，用真正的洞察力来照亮它。然而，仅仅说我们应该创建“能力学校”而不是“知识学校”，并不能使我们达到这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的核心是，现在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从本能走向意识。不仅要本能地影响学生的意志，而且教师也要本能地影响学生。重要的是，概念、观念和想象力可以从老师那里流向孩子。然而，这些概念必须不是简单的思想概念，而是能够激发意志的概念，能够满足全人的概念。我们不担心人们经常强调只有意志应该发展，或者只有感受（感觉）应该发展。不，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获得获得这种洞察力的可能性，这种概念本身就有能力进入意志，发展意志的内在火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来治愈当前的心态，在第二个社会教育领域正确运用意志。

第一个社会教育领域是最近成立的华德福学校的服务目标，即该领域包括小学年级。小学教育应该为人们今天和不久的将来进行真正的社会思考做好准备。我们将看到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精神科学的问题，一个通往超感知世界的道路的问题。

社会教育学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让人们做好从生活中学习的准备。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僵化的、陌生的对象，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就不会过得很好。只有当每一刻，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学习源泉时，我们才能正确地把自己放在生活中。无论我们在学校里走了多远，如果我们通过学校教育学会了如何从生活中学习，我们就会取得最大的成就。如果我们能够找到适当的方式将自己置于与我们遇到的每个人的关系中，那么他们就会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源泉，通过他们的一切，通过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地给予我们的一切。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每一个小时，每一天，每一周，我们都在体验着自己，以至于我们周围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成为我们不断进一步发展的源泉。生活是每个健康人的学校。

然而，这些社会教育领域，无论是在学校学习还是从生活中学习，如果不通过精神科学所能提供的东西加强，都不能满足现在和不久的将来社会需要。

今天，人们认为我们应该把孩子作为“个体”来教育。我们也发现了现代教育中的其他基本思想。除了一个例外，我不想讨论现代教育学的细节。然而，我想提到的是，这种教学法包含了某些标准，这些标准对于那些教书的人来说是明确的。教师们将按照这些标准进行教育。许多善意也存在于这些标准之中。在形成这种教学学的过程中，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善意的思考。然而，现在和不久的将来需要的是活的教育学。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生动的教学法，它源于人类超感官的理解，它取代了为教育儿童设定标准的抽象教学法。

这种对人类的超感知根本没有忽视感知理解——它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人类的可感知的观点，以及它对解剖学、生理学等等的全部理解，把人看作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超感知增加了精神-灵魂元素，同时充分考虑了感知-可感知知识。它观察整个人，强调整个人的发展。因此，当父母将孩子托付给七岁左右的小学时，孩子就可以集中注意力于孩子的全部发展。由于模仿而在孩子身上发展起来的東西，在这个生命形成的阶段需要权威的支持。只有当我们能够以这种方式看待人们，我们才能看到他们真正的生活。通过观察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身上正在发生的变化。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敏感地注意到六、七岁的人想要发展什么，如果你是老师，那么这个最奇妙的谜语的意识就会通过最内在的生命力觉醒，而不需要教育标准——发展中的人不断地把自己交给你灵魂的眼睛。

这里有一些真正的社会教学改革必须真正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成为现代统一小学的基础。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新教师是否真正学会了通常被作为教学法、作为特殊方法教授的东西，这一点本质上并不重要。对于未来的教师来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培训，他们已经能够了解发展中的人。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获得了通过对人类的彻底、真正的理解可以获得的技能。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有能力在每个孩子面前，在每一个时刻重新形成和改造教育任务。

对于真正的老师来说，教育学必须是有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新的。老师们心中作为记忆所携带的一切都剥夺了他们的原创性。对人类发展本质的新认识，使得教学方法得以改变，并在那些教学人员的身上活着，必须取代教学规范。我们甚至可以说，最好的教学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教师不断忘记的教学法，每当老师在孩子们面前，看到他们发展人性的活力时，这种教学法就不断地被重新点燃。当一种对世界的秘密、世界的奥秘和世界观的全面兴趣伴随着这种态度时，那么教师们就会在他们的内心生活，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那

一部分奉献给孩子们。

老师的内在天性怎么会变得如此鲜活，就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当然不再是通过一种源自科学的思维方式，而是只有当老师的意志被一种源自与人性相关的力量的科学点燃时。那些吸收了精神科学所知道的关于人类超感官本质的知识的老师们，他们在内心活跃着这种知识，他们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在自己身上带着一种建立在儿童受教育的力量之上的科学——这样的老师可以把这种知识变成一种活生生的教学内火。这种教学艺术的基础是超感官知识，也就是说，每天、每周、每年带来孩子成长和发展的同样的力量。

好好想想。思考一下，当超感官知识控制和引导老师带给孩子的东西时，教学艺术的源头与孩子成长的东西是多么的接近！我们不应该在所谓的社会教学有效性中寻找新的抽象概念或聪明的新规则。我们应该寻找的是活生生的东西取代僵死的东西，具体应该取代抽象。

今天要求这样的东西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必要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无法想象存在着根据感性的知识、根据生活和教学、根据专门知识和能力采取行动的超感官知识。人们已经开始误解华德福学校的核心，因此他们经常在不知不觉中诽谤我们对华德福学校的意图。人们认为华德福学校一定是某种教区学校，因为那些站在它摇篮里的人是从精神科学开始的。他们认为这是一所向孩子们教授人智学的学校。他们完全不知道，当他们假设这一点的时候，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态度，他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旧观念中。我们绝对没有必要断言人智学，通过发展人智学的概念来断言它是一种观点，并确保儿童像以前学习宗教一样学习这些概念。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将继续我们已经说过的话，即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师应该教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我们不会设置任何障碍，阻碍我们传授这种宗教知识的愿望。在这方面，我们将信守诺言。我们不寻求以任何方式将任何新的哲学观点带入学校。我们在寻找别的东西。我们的观点来源于精神科学，因为它来源于人类的本性。我们将关注它发展人类知识、人类能力的方式，以及它直接影响人类意志的方式。我们的任务在于我们的教育活动：我们在学校中如何行动，我们如何教学，我们如何计划课程及其目标，使用哪些教学方法，知识和哲学如何影响教师的技能和能力。这是我们的任务。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将不得不纠正很多（出于善意，但没有必要的洞察力）人们认为是目标和内容的现代教育活动。例如，人们经常说我

们应该强调视觉教具。是的，当然，在界限内，使用说明性材料是很好的，也就是说，教孩子们关于我们直接向他们展示的东西。但是，我们绝不能允许这些材料导致滑向平庸和琐碎的肤浅的考虑。人们总是想降低到孩子的水平，然后各种琐碎的结果，就像那些我们发现当我们阅读视觉辅助指南。我们在组建华德福学校的时候，也关心这些事情。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视觉教具是多么微不足道，它们完全来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主义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当老师屈尊于孩子的理解水平时，当老师不教孩子除了孩子容易理解的东西以外的任何东西时，教学是多么的强迫。

现在，如果你只教孩子们他们能理解的东西，那么你就忽略了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如果你总是想降低到孩子们已经能够理解的水平，那么你就不知道在以后的生活中，也许在三十岁或三十五岁的时候，回顾你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意味着什么。你不明白被教授一些你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因为你还不够成熟。但它又出现了。现在你注意到你更成熟了，因为你现在明白了。这种对所学知识的重新体验形成了学校时间和整个生活之间的真正联系。在学校里听到很多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直到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重新体验它。我们剥夺了孩子们的这种可能性，当我们用平庸的教导，堕落到孩子们理解的水平。

那么，老师的任务是什么呢？他们想给孩子们带来一些他们可以理解，但也许只有几十年后才能理解的东西？教师必须有必要的内在生命力量，以便通过他们的个性，通过他们投入到教学中的东西，他们可以给孩子们一些他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老师和孩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老师可以给孩子们带来东西。通过他们在老师身上的生活方式，事物可以被带给孩子们，因为孩子们感觉到渴望去体验老师身上发光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能够抓住它们。教师成为这样的领导者是极其重要的，通过他们生活中的火，他们成为孩子们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所携带的东西的源泉。比较一下那些平庸的教育孩子们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黯淡的。

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表明，教学法必须是活生生的东西，是教师通过人的能力获得的对人的理解而产生的东西。比起其他任何人，老师更需要基于对人类超感官的观点来理解人性。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运用一种超感官的世界观和对人性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立即消除所有的抽象，使教学来自于实践。

今天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实际的，他们认为他们站在实际的生活



但是正是他们的”实际”，这实际上只是例行公事，造成了可怕的苦难和不幸，导致了战争，我们今天仍然发现我们自己在其中。这些人并没有深入了解超感官知识能够为教育带来什么，而是说超感官知识与真正的生活实践毫无关系。他们之所以说起这些悲惨的时代，是因为他们总是这样说，，因为他们在可责备的粗心大意中，抛弃了实际生活中真正超感官的内容。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现在这些人想继续这种愚蠢的做法，把每一个真正渴望改进的人都踢死。如果那些完全不想看到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需的东西的人再次取得胜利，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将再次遭受同样的痛苦，这种痛苦始于那些想要在他们如此诽谤的活动中粉碎一切可能的东西的人，而这些活动实际上是如此实际，正是那些把我们带入这种痛苦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清楚看到的。

我不会说这些严肃的话，如果没有可怕的末日呻吟再次出现，我们想创造一些相当实际的东西，像华德福学校。我们应该从过去四到五年的可怕事件中学到一些东西，我们应该取得进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那些不想取得进步的人，那些想从1914年停止的地方重新开始的人。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密切注视我们——他们一定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对他们保持警惕。所有人都必须团结起来，他们一方面认为今天必须发生某些事情，这些事情真正源于真正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够影响严肃的现实生活。

出于这些非常实际的原因，那些常常是空洞的口号，尤其是关于教育学的问题，这一次必须以客观严肃的态度来处理。例如，我们必须考虑到（在为华德福商学院教员举办的研讨会上，我们特别注意了这些事情），在9岁左右，一些重要的事情结束了，一些新的事情从孩子开始了。直到九岁，孩子们都与他们周围的环境紧密相连。模仿原则仍然是权威原则的一部分。发展自我感觉的可能性首先从9岁开始，例如，科学事实，对植物和动物世界的自然研究，就可以被带到孩子身上。与此同时，7到9岁的阶段是这样的，我们最好不要给孩子们带来任何脱离传统的东西，这不是基本的，也不是明显来自人性的。

我们必须逐步引导孩子进入阅读和写作。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字母是一些传统的东西。（在埃及象形文字中，它是不同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画画开始教写作。起初我们不注意字母的形状，而是画出形状。我们必须从最低年级的学生开始基本的绘画和音乐。我们必须从孩子的艺术能力中获得整个教育。孩子们的艺术能力触及了他们的整个存在。他们触及孩子的意志和感受（感觉），然后通过意志和感受（感觉）触及智力。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继续绘画，

通过艺术指导来激发意志。我们继续写作，用画出来的形式来发展字母。然后才是阅读——它甚至比写作更有智慧。我们从写作中发展阅读。我给出这些细节是为了让你们看到精神科学并不是空想，而是进入实践教学的所有细节。对人性的活生生的理解，必须取代抽象的教学法，引导我们进入所有的细节，进入我们教数学，写作和语言的方式。这就是教学教育学的特殊领域。

教育学的社会方面包括所有的实际生活。在我们完成学业之后，我们进入“现实生活”，但是我们的传统教育在我们和生活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因此，我们看到，在人性的重大问题中存在着某种本能。尽管这些问题涉及到生活的需求，却没有洞察力去解决它们。

我想指出另一个关注现代文明已有一段时间的问题，即所谓的女权主义问题，即男女之间的鸿沟是什么形成的。人们试图缩小这种差距是正确的，但当他们不真正理解男女之间的共同点时，他们就无法缩小这种差距。如果他们只关注他们能从物质世界和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中了解到的关于人的东西，那么男女之间的差异仍然是极端的。当我们把世界上不同的观念和工作方式平衡起来的时候，我们将首先跨越男女之间的鸿沟。我们将通过存在于构成人本性基础的力量中的知识、意志和感觉来达到这种平衡。男人没有而女人有的东西给了男人一种倾向；女人没有而男人有的东西给了女人一种倾向。当人们在身体上是女性的时候，他们在精神上是男性；当他们在身体上是男性的时候，他们在精神上是女性。如果精神科学能够进入我们社会的东西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那么就为所谓的女权主义问题做好了准备。我们可以把这一点应用到许多问题上，但我只想谈谈另一个问题。

人们迫切需要组织。由于现代社会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组织，他们显然迫切需要它。关于这种结构的本质，我在我的演讲中已经说了很多。然而，人们认为，我们只需要按照当前的科学原则，按照现代社会政治思想来组织事物，而不需要精神科学。列宁和托洛茨基组织，卢纳恰尔斯基根据这些原则组织。他们把经济生活置于一种机械的形式中，他们也想对精神生活做同样的事情。不管是那些凭印象判断的人的故事，还是最近在俄罗斯的记者和其他人讲述的故事，都不重要。我们可以利用的是列宁的著作。它们向任何有洞察力的人展示了什么是可以预期的：一切作为人类真正源泉的东西，一切存在于个人和人性中的东西的组织性死亡。没有什么比现在发生在东方的事情更能阻碍人类真正的进步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来自精神发展的东西，即真正

的社会教育生活力量。我们必须组织起来，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我们想要组织起来，人们必须生活在这个组织中。人们必须生活在这个组织中，并有机会教导人性的内在源泉是什么，人成长之后隐藏着什么，我们可以从他们人性的沉睡力量中再次带来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一个有洞察力的人，去体验那些通过人性觉醒的力量可以体验到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对人类通过这些活着的人类力量可以实现的东西感兴趣。

当人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时，他们就会觉醒一种新的能力。这是一种能力，我们可以最好地描述当我们想到一个领域，对于这个领域人们已经有一些削弱的感觉。这种能力可以被比作一种语言与所有与之相连的人的关系。为了发现生活在语言中的精神，那些说一种语言的人必须首先理解这种语言的天才和奇妙的艺术结构，即使他们已经说过这种语言。他们需要理解语言所散发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到人民之中，使语言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我们学习说话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有意识地，而是本能地和无意识地，通过每一个词和每一个内涵，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语言的天才之处。社会生活有很多种本能。语言一直是最美妙的社会工具之一。只是在现代，随着我们从东方走向西方，语言变得越来越抽象。人们越来越感觉不到语言的声音对心灵和大脑的影响，特别是语言与心灵和大脑的联系。人们对语言的天才给他们留下的印象的神秘感觉越来越少了。

如果通过小学的活动——不是教区学校，而是通过理性形成的教学——使人的全面发展变得更加普遍，那么像语言天赋那样触动人心的许多其他东西就会变得有效。当人们相遇时，他们可以通过言语团结起来。每一次谈话，每一段与他人的关系，都会成为我们灵魂进一步发展的源泉。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影响他人的事情成为我们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源泉。我们可以首先发展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要素，如果我们遇到其他人，这些感觉在我们身上被唤起。如果我们不遵循抽象的现代科学，而是汲取我们内在的生命之火，我们就能发展这种交流。这种生命之火可以来自于一门科学，这门科学与人类本性中允许人们成长到20岁的东西有关，从那时起可以导致超感官知识的发展。

当那些使我们成为生活学生的力量被点燃的时候，生活的学校可以跟随正规的学校教育。我们会在一个或另一个抽象的组织中，在一个政治或经济组织中遇到人们。我们会感觉到一种联系，看到我们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与他们联系在一起。除了那些由外部需求形成的联系，如果真正的精神发展的结果存在于人类灵魂中，那么在

未来，一个灵魂和另一个灵魂之间可以形成亲密的神秘联系。人类的经验将是，你曾经经历过某事与一个人在前一个地球生活，现在你们再次相遇。隐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内在联系将在我们不真正需要的寒冷，清醒的组织中形成精神-灵魂的联系。

尽管我从春天以来就描述了社会生物体的三种形式、精神领域、权利-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但我必须强调，这是三种外部形式。在这三种外部形式中，存在着从一个人的灵魂到另一个灵魂形成的亲密的内在联系。人们会比现在更清楚地认识彼此。如果那些作为真正社会生活基础的社会动机取代了反社会的欲望，那么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最终可以对人类充分有用。通过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将能够正确地把握作为技术和其他东西出现的外在无生命的本质。来自精神科学的精神意志可以点燃的伦理、道德力量将注意到技术的结果对人类是有益的。一个承载人和形成人类生命的内部结构将进入社会有机体的外部形式。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结构，我们就无法发展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外部社会形式。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提到的，我们在这里思考的精神科学，绝不是抽象的，不是飘浮在云端的东西，不是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是形而上学的。它是一种直接流入人类意志的东西，使人们更加熟练，更有能力生活。那些拒绝看到我们当前对精神科学的需求的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会拒绝看到像华德福学校这样的东西已经形成，不是随意的，而是出于真正的实际生活。

我们能从那些今天定下基调的人身上期望得到什么吗？今年春天和夏天，我在我的社会讲座中反复提到（我只是把它作为现代知性的态度的一个特征而提到），工人阶级的问题之一是，在未来，工作不能成为一种商品。在邻近的一个城市，我谈到了工作的“商品性”。我认为人们只需要一点点常识就能理解“商品特性”这个词的一般意图。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份在邻近城市出版的报纸。头版社论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对‘工作必须从它的真实性质中解放出来’这句话感到困惑。”是的，这在今天是可能的。今天，对于那些无法理解与现代文化如此明显相关的“商品特性”的人来说，对这些事情做出判断是可能的。像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听说过“人类工作的商品特征”。这样的人在当代是如何生活的？当我们可能变得如此脱离现实的时候，难怪我们不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聚在一起。

这不仅对于像这篇社论的作者这样的人来说是可能的，对于那些自认为对实际生活了如指掌的人来说也是可能的。那些一有机会轻视他们看来理想主义的人来说，这是可能的。他们在谈论现实生活时，

与那些看到 u 形铁块并被告知它是一块磁铁的人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回答说：“不，这是用来给马穿鞋的。” 这些希望将超感官知识排除在实际生活之外的现代人，就像那些把马蹄形磁铁仅仅看作马蹄铁的人一样。他们认为任何事情只要不直接满足他们有限的理解力，就不可能是真的。

今天，阻碍社会进步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许多人不理解，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过去四五年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可怕的东西——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可怕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补充说，现在的事情必须发生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过程中人们从未达到过的思想深度之外。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人们完全抽象思考的时代。最抽象的是二十世纪初存在于现代科学教育中的政治观点和纲领。人们不想理解他们希望用来抓住生活的手段有多么抽象，有多么陌生。人们认为他们很实际。例如，人们今天看到，在世界贸易中，货币从他们的手指间流过，德国马克的价值一天比一天低。日复一日，我们所做的正是那些导致商标价值下降的事情。“务实”的人们再次掌握了方向。只要人们没有看到真正实际的生活并不在于他们在1914年所寻找的地方，而在于对生活理想的理解，只要没有什么会变得更好。今天的人们还没有足够谦虚地承认，只有当他们的洞察力加深时，事情才会变得更好。善意不会孤军奋战，这是我们时代的毒瘤。人们有必要越来越多地看到精神认知的真正基础是什么。精神认知，因为它是建立在健康人类形成过程中同样的力量的发展之上的，可以把它们置于社会教育生活之中。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精神——不是天真的精神，不是迷失在云端的精神，不是形而上学的精神，而是影响实际生活的真正精神，能够掌握生活问题的真正精神。我们也需要对生活有实际的洞察力，我们需要活在生活中，但是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会点燃一种将这种精神带入生活的愿望。

从精神科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必须理解一件事，否则在我们这个不幸的时代就不可能取得进步。公理必须是：

寻找真正实际的物质生活，但是不要让它麻木你在其中工作的精神。寻求精神，但不要在超感官的欲望中，在超感官的自我中寻求精神；寻求精神是因为你想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无私，在物质世界中变得无私。转向古老的格言：没有精神就没有物质，没有精神就没有物质！

这样做，你就可以说：“我们要按照精神的光行一切物质的事，我们要寻求精神的光，使我们的实际行为在我们内心产生温暖。”被

我们带到物质中的精神,我们所造成的事物的启示驱逐了灵魂;从我们身上得到的物质精神显现,我们锻造的精神重新成为物质——这些创造了生命,带给人类真正的进步,只有渴望的进步,通过人类灵魂深处最美好的欲望。

GA297\_\_华德福学校的精神\_\_第5讲 精神科学的社会教育学意义

1919年12月25日 巴塞尔

公开演讲

面对这些响亮而清晰的事实,我们不需要证明社会问题现在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然而,那些能够不带偏见地观察这些事实的人也可以看到,与现代社会需求的问题相比,通常与口号相关的问题更深得多。如果你超越当前的学术活动和趋势,看到社会事实,你就能看到这些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更深层次的人类问题。

很明显,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术生活在面对这些燃烧的社会需求时无助地袖手旁观。我只需要提两件事来证明这种无助感。我们知道,在最近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除了其他科学分支之外,还出现了一种理论上的社会学或世界经济学。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不同的思想流派是如何影响世界经济领域的。他们试图发现人类的社会理解如何成为人类意志的一部分,例如,在各种政府项目中。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并没有导致任何真正彻底的,富有成果的社会倡议。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世界经济理论所采取的形式。它慢慢地退回到对社会生活和世界经济的科学观察中。它已经退回到对社会事实的描述中。

具体而言,我们看到这一领域的最新努力发展成为各种形式的描述或统计观察等等。然而,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一种能够真正进入社会意志的冲动,这种冲动能够在公共生活的社会活动中取得成果。因此,世界经济理论在这一领域的无能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来自广大工人阶级的社会观念和社会需求的增长。

当然,如果我们想谈谈这些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需求的历史发展,

我们会有很多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注意到这些需求的一个特征。我希望这样表达：在这个方向上还有一些较早的努力，这些努力不像世界经济学那样仅仅依靠理论思考，而是基于人们寻求新的社会结构的目标。自从这些努力的时间（我们只需要回忆傅立叶，圣西蒙，路易斯布朗等），一个完全不同的元素进入这些沉思。这可以表现为某种拥有特性的不信任。人民群众和他们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对于一切出于精神、出于沉思、出于人类的意志而产生的、应该导致社会关系复兴的东西，普遍存在着一种反感。

那些感受（感觉）和思想体现了现代智力冲动的人，对实现社会变革抱有很大的善意。抛开这种善意不谈，人们相信一切都是乌托邦式的。尽管人类具有所有的创造性和善意，但人们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不可能创造能够导致社会生活发生实际变化、真正实际改革社会生活的冲动。对人类精神及其社会观念的怀疑已经成为大众及其领导人的普遍情绪。

因此，出现了一些这些群体中的人们认为已成定局的东西——如此之多的已成定局，以至于反对它是非常困难的。人们相信，只有经济生产手段才能刺激改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在某种意义上，人的意志是无能为力的，必须等到生产资料本身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不同的配置。把通过思考创造出来的一切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成是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的东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人们还习惯于说，好像只有物质关系和变化才是真实的，好像思想就像一缕烟一样从这些物质关系和变化中冒出来。人们谈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他们只在唯物主义中看到现实，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认为来自人类精神的东西就像烟雾一样从现实中升起——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经济活动——并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如果我们以传统科学的世界观为基础来研究理论世界经济学，或者研究圣西蒙或路易斯·布朗等彻底诚实、富有创造力的人士的思想，他们的工作完全来自现代知性的生活，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问，考虑到这两方面的愿望，这是否是如此难以理解，以至于人们不相信真正的精神冲动？

不，不是的。如果我们看看现代知性生活的基本特征，就会发现其中的主要原因。现代知性生活的基本特征已经慢慢变得纯粹抽象，有些陌生，脱离了现实。我们必须不断注意到，在过去几个世纪里，

知性的生活所产生的态度已经创造了伦理和道德观点。然而，问题是，这些道德观点是否有能力影响外部现实？他们是否有能力在外部现实中创造性？

无论是科学观点还是道德观点都无法在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或自然过程之间建立起真正的桥梁。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人类灵魂的关注，对人类精神的关注，已经成为那些拥有自己信条的群体的知识垄断，文化垄断。因此，科学努力已经慢慢变得不习惯关注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人们相信他们没有偏见，他们遵循一个完全没有偏见的科学，当他们把科学方法限制在感官可感知的范围内。人们相信这些方法一旦进入精神领域，一旦进入超感知领域，就会立即超越人类认知的界限。人们认为他们是没有偏见的，但事实上，他们只是追随那些从历史事件过程中产生的力量。

那些由于历史发展而垄断地从旧传统中创造关于精神和灵魂本质的教条，关于人类不朽的本质的宗教团体，有能力阻止对这些东西进行科学研究。这些团体对研究施加压力，直到研究屈服于压力，接受信条的要求。慢慢地，科学开始相信他们遵循的是他们自己没有偏见，自己的客观性，因为他们不再意识到他们实际上遵循的是教会的禁令。

这种“客观”的方法完全局限于外在的、感性的现实，并没有努力用给现代科学带来巨大成就的认真的方法来审视精神生活。尽管如此，它还是能够影响精神和灵魂的领域。因此，精神和灵魂的领域已经成为生活的外来事物。生命，外在的现实，是用精确的方法来衡量的。然而，关于精神和灵魂的东西慢慢地失去了所有的生命观念。你们当中那些遵循平常的，受人尊敬的，官方的心理学教科书和讲座等等的人会发现他们没有什么生命的闪光点。精神生活已成为某种与生活脱节的东西。

圣西蒙、傅立叶或路易斯·布朗等人在考虑社会问题时，唯一可以作为其精神态度基础的东西仍然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任何地方考虑到人类精神对社会现实的生活影响。人们四处谈论抽象的东西。以正常的现代知性，我们不能反驳这样的说法，即社会事实只能通过经济学来观察，不能采取任何步骤来满足人类的社会渴望。只有这些手段，当人们坚持认为精神生活没有任何结果可以真正治愈社会关系时，我们就不能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必须把社会发展留给生产手段。现代知性生活已经变得抽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知性生活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那些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圈子成



员认为，所有的思想都必须是意识形态的。

这正是那些接受精神科学的人的灵魂如此沉重的负担。精神科学不想重蹈当代发展起来的那种被烧毁的学术科学的覆辙。精神科学希望引导人们回归真实的精神世界。它希望引导人们理解他们所属的真正精神生活，就像他们的身体属于物质现实一样，就像通过他们的物质需要他们属于经济现实一样。

当我们今天谈论真正的精神，当我们试图谈论真正的精神，我们不仅会遇到反对，我们会遇到嘲笑。我们会遇到嘲笑，嘲笑所有的精神欲望都是白日梦或者更糟糕的东西。我们真的遇到了现代人的怀疑，当我们说，我们的意思是精神不能理解与通常的认知力量，引导我们通过日常生活，通过传统的科学。当我们强调要掌握和理解这种精神，就必须首先唤醒认知的力量，否则这种力量只存在于人的本性中——就像我们唤醒发育中的儿童通常的认知力量一样。现代人不会承认可能存在某种智力上的谦逊，也不会承认当我们本能地、迟钝地步入生活时，可能存在某种类似于童年时期内心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不会相信我们可以唤醒这种后来的发展来帮助正常的认知能力，也不会相信我们可以继续发展。但是，它没有继续下去，因为现代知性的生活已经抵制了它的继续。

我们并不打算以一种模糊的方式来谈论精神和现实。由于过去几个世纪的精神发展，当我们泛泛地谈论精神和灵性，而不是以更明确的方式谈论时，我们更容易谈到人们的心灵和灵魂。当人们谈到精神时，他们几乎立刻认为精神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是生命之外的东西。我们可以说，真正的精神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如此陌生，以至于他们希望这种精神只在偶尔的客人出现时才显露出来。

现在，我不想用现代思想已经成为牺牲品的唯心主义的共同点来拖延你们太久。然而，到最后，除了对抽象的精神生活的渴望的最后颓废的流露之外，这种精神主义又是什么呢！我们必须理解的是一种真正的、具体的精神生活，人类的精神可以与之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在物质和宇宙现实的每一个步骤中抓住它。真正的精神生活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戏剧效果的渴望，不是为了在通灵者的降神会或抽象的神秘主义者所渴望的其他方式中表现自己。精神科学不能说一种精神，参与客人的出现，与外部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并呼吁只是为了使消极的人们相信精神存在。精神的科学不能说这样的精神。

精神科学只能说精神实际上参与了每一个物质效应和每一个物质事件。它讲述了人们为了掌握外在的现实而可以与之联系起来的精神。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了解这种精神如何通过人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我将主要谈论我们必须转向的精神活动。

我们首先需要看看精神是如何从成长中的人类逐渐发展出来的。成长中的孩子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上最大的谜题之一——一个我们在教育中不断尝试解决的谜题。最近，人们甚至把这个神奇的谜语带到了一个特别抽象、模糊的高度。最近，关于认识教育的力量讨论很多。人们最近多次尝试运用各种教育原则。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它们将成为其支持者善意的证据，但面对我们生活的巨大、强烈的需求，如果这些努力不是出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它们必定会失败。

如果人们试图仅仅通过现代科学来理解人的本质，或者通过理性地吸收科学所获得的观察结果，那么他们就不会认识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有在我们懂得如何观察的情况下才会显现出来。只有当我们发展了调查某些事物的能力，这些事物才会显现出来，这些事物在人类通过出生或受孕进入物质存在之后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都会显现出来。如果我们不想停留在抽象的状态，而是想理解外在现实中的精神具体活动，我们就必须观察年轻人生命中的具体阶段。

今天的人们对这些东西的重视太少了。对于观察人类本质的人来说，六七岁左右的儿童换牙的阶段表明人类本性的整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你有一个器官，可以真正经验地检验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可以在实验室或天文台，经验地观察物理实验一样，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当你在这个阶段之前审视灵魂的生活时，你会发现，在牙齿变化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人们主要是在模仿。模仿元素，一种对环境的直觉依赖，激励着他们的整个生命直到7岁。在我们生命的头七年里，我们通过模仿学习一切，通过最严格地遵从我们周围的环境，甚至包括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手势，我们的语调。

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些事情。如果你对生活中的这些事情有任何感觉的话，那么我只想提及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我可以提到一百个其他的例子。我认识一个一瘸一拐的小孩。尽管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孩子还是一瘸一拐的，人们无法让

她停止一瘸一拐的。这个孩子一瘸一拐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一个哥哥，因为一条腿病了，实际上有理由一瘸一拐的！这种模仿的原则激励着人们，直到他们换了牙齿，这在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得到了体现。

真正的观察者看到，当牙齿完全变化时，相当新的力量进入人类的身体、灵魂和精神生活。然后，孩子们在他们的环境中感知到的东西并不能激励他们。相反，他们特别愿意相信、接受他们所感觉到的那些人的观点或信仰，因为他们的年龄或生活方式，他们直觉地认为这些人是权威。

直到青春期，这种接受，这种对权威的自动接受，就像是人性的法则。如果你想在此期间正确地影响人的本质，那么你必须转向这个直觉的权威原则。

那些没有偏见，没有一些宠物理论，观察年轻人的生活的人，那些从事事实工作的人，知道如果孩子们有一个他们可以尊敬为权威的人，这对他们的一生意味着什么。你只需要观察人们对这种权威的感觉是如何变化的！你只需要观察这些对权威的感觉在以后的生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作为真正自由独立的民主情感而发展出来的一切，我们在真正的人类理解和人类尊重中获得的一切，本质上都是在直觉权威下从牙齿变化到青春期的适当发展的结果。

我们不应该通过特殊的项目来干涉这些事情。我们应该通过纯粹的实证观察来研究这个领域。然后，我们会发现，当我们接受那些在模仿父母的照顾或忽视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时，我们需要思考和感受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适当地工作，我们将看到我们必须如何在学校的权威原则之外工作。只有当我们从人类的理解中汲取教学方法并发展我们的整个教学活动时，我们才能有效。

如果你不能一年又一年，一周又一周地观察其他需求是如何从孩子的核心发展出来并浮出水面的，那么你就不能利用人类的发展能力来工作，你将与他们作对。事实上，教育材料和方法必须满足孩子发展的这些要求。

如果你不知道权威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你不知道权威和正在成长的孩子之间存在的亲密互动，那么你将永远无法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的教育中积极地工作。我想提一个具体的例子。你知道，由于某些项目和偏见，现在有很多关于视觉辅助工具的讨论。你应该给孩子们看所有的东西。这通常意味着你应该只教孩子你能放在他们眼前的东西，或者至少展示给他们的智力，这样他们就能立即用他们不成熟的理解力理解一切。

你只需要看一看那些可以作为这种教学指南的书。当然，在一定范围内，说明性的材料是相当合适的。但是，当我们将它扩展到这些边界之外时，在某些边界内适当的東西就会导致错误。视觉辅助工具——正如我提到的，你可以在指南中看到——通常会导致极端物质的琐碎。人们试图将教学限制在孩子能够理解的范围内，限制在这些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孩子能够理解的最大限度内。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些东西。他们没有考虑权威之外的教导对人类生活意味着什么。三十五岁的人可能因为某些事情，突然想起他们七岁、八岁、九岁或十岁的时候，他们在学校里从一位备受尊敬的权威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对自己说，“我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它。我只是高度尊敬那位尊敬的权威。当那尊敬的权威说了什么，引导我的灵魂，我本能地知道它。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但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东西。我记得它，也许只是作为话语，但它在我心中存在了许多年后。许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成熟了，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我学到的东西。”当人们成熟的时候，这些他们年轻时凭借简单的权威而接受的事物的回忆现在变成了力量的源泉。他们现在知道这意味着他们在儿童时期学到的东西在以后的生活中可以首先被完全理解为回忆。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人们生活的力量！

关于教育机构和孩子之间的密切关系，我想再提一点。我们想教给孩子一些意味着以后生活的东西。当然，孩子并不理解这些东西。因此，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寓言和图画来装饰他们。让我们拍一张某人可能会想到的照片，例如，永生的照片。老师可能会说：“这里有一个蝴蝶的茧。动物依偎在里面。它会爬出来，美丽的蝴蝶会从茧里出来。”现在，老师可能会更进一步说：“就像蝴蝶在茧里一样，不朽的灵魂也在你的身体里。”。“当你通过死亡之门时，这个不朽的灵魂会出现在精神世界，就像蝴蝶会出现在这里一样。记住，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美丽的蝴蝶是如何从茧中出来的。”

你可以画出这样一幅画。它可能会触碰到孩子。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老师，你仅仅意识到你是聪明的，而孩子是哑巴的，因此，你必须把孩子还不能理解的东西包装在图片里，那么这样的图片就不会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效果。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中有很多无形的东西。

无论权威的智力和孩子的智力之间发生了什么，都会在孩子的潜意识中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来自于老师对图片的怀疑和通过图片培养孩子信念的意图之间的差异。

你只需要观察事情发生的不同——这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当你自己相信茧和蝴蝶的图画不仅仅是一幅图画，当你清楚这幅图画不是你画的，而是创造性的自然力量本身创造了这幅图画。唯一伟大的艺术家——创作了这幅画。她以这样一种方式将自己的神性带入自己的内心，这幅画在较低的层面上表达了与不朽在较高的层面上表达的相同的东西。换句话说，当你完全相信这幅画的时候，当它不是为别人编造的，当它是你自己内心的信念的时候，那么在你告诉孩子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当它以适当的方式影响到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成年孩子的灵魂将带着一幅真实的不朽的画面。今天，我们不能以貌取人，来判断与权威原则有关的事物。为了真正理解人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们至少需要从我稍后将要讨论的角度进行仔细的研究。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以了解在改变牙齿和青春期之间的教育使用什么。

真正的判断能力，自由的，独立的理性，首先出现在青春期后的人性中。如果我们过早地激活这个独立的理性，如果我们过多地诉诸于儿童在青春期之前的智力，那么我们就不会诉诸于一个人通过权威可以给予另一个人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扼杀了我们发展的大部分东西。年龄分别为六至七岁及十四至十五岁，即小学时期。

现在我们必须问，老师们在哪里才能洞察到他们必须使用的力量，首先当孩子是一个模仿者，然后当孩子处于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然后在青春期之后的人生阶段？我们的批评者可以嘲笑，他们可以嘲笑精神科学的含义，当它说，特定的力量，更高的认知力量，必须在人类的本性中形成，这样人们就可以认识到精神和它的行动，在人类生活的不同年龄。

在我的《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一书中，我详细描述了人们如何获得这些更高的认知能力。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我的《神秘学概论》的第二部分，以及其他一些书中。我已经展示了人们如何使用常见的日常认知、常见的科学认知，作为通过我所称的三个更高阶段（不要被名字打扰，你必须使用一些常见的名字）的基础，想象性认知、启发性认知和直觉性认知。

我们可以获得想象的认知，当我们系统地做相当具体的冥想，我在上述书籍中描述，当我们训练思维超越正常生活和传统科学的水平。

想象性认知首先给了我们在我们的灵魂生活中发展图画的可能性，这些图画不是空间的，不是幻想的，而是代表精神现实的。

人们逐渐认识到，最终，人类作为思想、概念、对正常生活和传统科学的感知而发展出来的一切，都与人类的物质存在相联系。我们学会慢慢地将灵魂的生命从简单的肉体生命中解脱出来，因为我们越来越着手提高我们的思考能力，使之成为一种冥想活动。我们产生了一个想象的认知，最初只是由图画组成，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发展我们自己的时候，就像我在上面提到的书中描述的那样，它向我们展示了现实。当灵感(我们首先准备自己能够理解的)从我们周围的精神世界进入，就像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一样，然后精神世界的影响充满了这些图片。

如果我们随后提升到直觉认知，我们就会遇到精神存在，就像我们遇到物质世界中的物质存在一样。今天我只能提到这一点，并且必须引导你们到我详细描述这些事情的书中去。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提升到我所说的富有想象力、灵感和直觉的认知，那么这些认知阶段就不是幻觉，也不是我们同时代人所说的白日梦，因为他们缺乏灵性。当他们心情好的时候，他们充其量只会说：“好吧，好吧，这是病态思维的产物！”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指出这种更高知识的真正基础和真正来源，他们会有不同的判断——今天我将通过引用我以前提到的一个特征来做到这一点。在人类的本性中，这些力量在哪里，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发展，以便我们能够看到精神世界？

好好想想。我们有某种力量使我们成为模仿的存在，直到牙齿变化，这种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后来退却。这些力量在正常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没有进一步的用处——它们退却了。然而，它们仍然与人类的本性相联系。再一次，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以刺激灵魂-物质领域之外的权威倾向。这些力量，我描述了与无形的生活在老师和孩子之间，是在童年中真正的力量，但他们也，后来退却。

此外，作为人类，我们有活跃的力量，从青春期中到20岁左右，也是更晚的年龄后退。(当然，现在我们很少看到我们所谓的年轻的理想主义，年轻的动机，导致生活的理想。曾几何时，人们对生活理想的感知方式和我们对外部生活的感知方式是一样的。)这些力量在青春期中首先形成了真正判断的基础，需要带到一个特殊的发展水平。它们在21岁或22岁之后也会消退。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类生活的发展使我们只能培养智力能力，

科学能力，观察自然和社会事物的能力。就这种发展的程度而言，那些活跃在生命前三个阶段的能力已经退化了。然而，我们可以把它们再次带出来。想象性认知不过是那些从青春期到二十岁的精神活动构成人体和灵魂的力量。在我的《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一书的指导下，我们能够从人性的深处发掘出来的，不过是那些灵魂的力量罢了。精神研究者再次带来了已经消退的东西。在其他方面它仍然隐藏的地方，我们再次把它带出来，使它进入意识。然后它发展出想象性的认知。

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这些人类的力量都很活跃，但是在生命的后期，这些力量就会减弱，并且深深地存在于生物体中。然而，通过我在书中描述的这些练习，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称为意识。事实证明，这些因素与儿童体内活跃的力量是一致的，但是科学家仍然不了解和忽视这些因素。我们学习如何掌握这些力量。通过一种启发性的认知，它们将我们周围环境的某些精神秘密带入我们的意识中。这不是一种虚构的力量，也不是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这证明它自己在最重要的发展的年份中是活跃的。精神研究使它再次出现，成为洞察精神世界的基础。

因为它们仍然隐藏在观察之外，最难产生的力量是那些在出生之间活跃在人性中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受孕和牙齿变化之间。这些力量在恒牙中找到它们的结束（结论），然后完全退回到人类的有机系统中。然而，在我们召唤其他力量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力量带出来。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连接我们自己与这些力量，当我们抓住它们与我们的充分存在，这些力量实际上给我们的生命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生命的头七年展开——我们从我们最深处的灵魂中释放出我们在生命的第一阶段得到的真正的冲动，我们认为这是精神。当我们把已经消退的东西带入我们的意识时，我们就有了直觉的认知。我们不仅仅把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而是和我们正常的思想相比是荒谬的。我们把自己与某种东西连接起来，这种东西就是世界的存在。然后我们认识到我们内在的精神与世界的精神是相连的。

你看，那些通过精神科学理解人的老师，那些在他们面前有正在发

育的人类的老师，看看这个正在发育的人类的精神形成了什么。这些老师用他们的教育技巧来接触这个正在发育的人。从事精神科学工作的教师并没有像今天一样，根据抽象的规则来教育孩子。对于这位老师来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谜。在每个孩子身上应该出现的东西，是老师必须在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以活生生的方式解决的问题。然而，当老师在孩子的生命发展中获得这种活生生的、工作着的的精神的观点时，他或她吸收了对现实的认识，这些对现实的认识既不存在于概念中，也不存在于抽象的概括中，而是以精神渗透到意志中。这样的教师真正成为知识的支柱，他或她将发展出一种真正活生生的教学法，因为它来自对人的理解，来自对完整的人的认识。

精神科学只不过是我們能够从人类发展阶段的精神活跃力量中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不是幻想。更高精神力量发展的来源并不仅仅来自于人类可能产生的任何东西，而是来自于对人类发展的前三个阶段中最健康的成长和生活力量的有意识的理解。因此，我们成为精神研究者，我们提高了我们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认识到是什么真正导致了我們作为人类的成长和发展。

人智学与认知的精神之剑和精神之盾密切相关！由于这个原因，精神科学不是我们仅仅通过我们的智力就能学会的东西。因为我们把它从整个人类的存在和成长的力量中带出来，它就渗透到我们的整个存在、我们的感受（感觉）和意志中。它成为一种基本的人类力量。不成熟和无意识是由于人类精神活动而失去其相关性的概念。我们可能不会说，当人们有意识地发展精神时，就失去了他们本能的、基本的力量。不，这个还在。当灵魂以这种方式渗透到人们的身体中时，同样的基本力量也会出现在本能的行为中。这种精神真正进入了教师的存在，进入了教师的效能，进入了那些在青年时期发展社会教育力量的人。精神科学是来自于人们自身成长的同一源泉。自我发展只是我们成长的动力的一种转化。

你看，这些东西，至少在它们的基本原理上，现代人通常认为它们很像人们曾经看待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科学。曾经被大多数人视为荒谬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样，对人生三个阶段的认识，它们的基本力量，以及它们通过精神科学向想象、灵感和直觉的转化，也将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们的时代可以注意到，现代知性的生活（我已经在两个例子中展示了这一点）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欲望面前变得无能为力。当现代人



看到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知识主义(抽象的、外来的、脱离生活的)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而且还有一门科学来自于生长的力量的转变,他们就会产生同情和兴趣。这种精神科学能够理解在生活中不扮演客体角色,而是在生活中存在和活跃的生命精神,而人类精神通过与这种生命精神的联系,发展了社会教育力量。

为什么(我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很少能够将我们从思想中获得的东西转化为社会意志,我们从思想中发展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人们在谈到精神力量的时候只谈论意识形态?

我们身后的时代是现代科学的伟大胜利时期。这些伟大的科学成就只有当人们第一次远离他们内在的东西,投身于大自然的活动和科学方法时才会出现。那些精神研究者肯定会认识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尽责性和正确性,也会认识到这些方法在他们的领域内的丰富性。他们当然不会进入一个简单的,冷漠的批评有限和有限的物质知识。然而,我们必须清楚一个人们今天无法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人们之所以不观察它,是因为他们至少从一个角度完全正确地看到,科学方法非常适合描绘自然现象。因为科学方法在这个领域运作得很好,所以人们不愿意问这种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经验是如何影响人的整个本质的。

关于对自然的观察和对自然法则的认识,人们只接受他们的感官相信和他们的智力可以处理的事物。他们有意识地排斥一切来自他们的感受(感觉)和意志的生活。他们对自然的理解并不影响他们的意志和对生活的感受。因此,许多不带偏见地看待整个情况的人谈论现代科学及其影响的方式,与那些仅仅接受所有伟大科学成就的人不同。

如果我们看人的本质,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得到的图像有一些宿命论的东西——它只充满我们的智力,但不触及我们的意志。如果我们把科学方法用于对社会生活的普遍或科学思考,那么社会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会退潮,分崩离析。正如细碎的东西经过筛子一样,当我们只用现代科学方法处理它时,真正的社会生活也会从我们的观察中溜走。我们可以看到,当严格的因果科学思维应用于社会领域或一般的外部社会时,它是如何失败的。我想举个例子:在这个备受争议的领域,也许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著名生物学家奥斯卡·赫特维格的《有机体的发展——对达尔文偶然性理论的反驳》一书那样,如此完美地发展出精确的科学思维。对于这本书试图描述传统科学对进化论的洞察力,我们只能给予最高的赞扬。

赫特维格的书出版后不久，他也出版了一些关于社会、法律和政治问题，关于一般社会的问题。没有什么比这位一流的生物学家漫步在“社会生活”这个概念普遍包围的领域更加业余和无能的了！

这样的例子有成百上千个。它们都显示了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即使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最高奉献，也会使我们的意识中充满各种想法，而这些想法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容，而这种意识形态无法在我们的感受（感觉）和意志中跳动。这些想法在感觉（感情）和意愿上仍然是徒劳的。

我想明确地强调，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打算反其道而行之。我不想声称绝大多数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只是科学思维方式的产物。不，恰恰相反。过去的几个世纪带来了某种共同的思想。那些真正研究历史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寓言故事，一个方便的故事，他们看到人类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一直到农民，在过去的三四个世纪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我看来，自然科学思维的出现，只是普遍掌握人类灵魂生活的一种外在表达。我不想把人类的思考和感受称为现代科学态度和知识的产物，但恰恰相反。我在科学的态度和知识中只看到了外在的符号，揭示了什么是人类思维的总方向，对生活的总态度和外在的现实。

所发展出来的是一种与生命格格不入的思想和感受的基础，一种与生命格格不入的精神生命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你考虑什么形式的精神科学的基础（我刚才已经表明，这种精神科学只是人类生长和发展力量的转变），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些东西中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然后我们吸收的精神知识进入我们的感觉和意志的力量。这是现在和不久的将来人们获得真正社会意愿的唯一健康的方式。未来有必要将来自精神层面的知识注入这种社会意愿。

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达到更高的精神力量的发展。我们当然不认为。当然，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对最高精神的事实直观认识到精神生命的秘密。这种认识首先与某种内在的勇气，某种大胆相联系。人类的意志，人类的智力，所有人类的灵魂力量都必须发展，以使它们超越正常的力量水平。这些灵魂力量必须成长，这样他们才能掌握那些掠过人类普通认知的精神世界，那些人们通常无法感知的精神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达到日常能力

中的最高水平。精神并不是以外在现实的方式出现的。当你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与它连接起来时，灵魂就会到来，就像你感受到痛苦一样，你会感受到充斥你灵魂的欲望和痛苦，就像一些非常真实的东西一样。通过这种方式，你将通过你灵魂中的洪水感受、体验和认识到精神，只有你知道它不是像欲望和痛苦这样简单的主观的东西。它与灵魂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欲望与痛苦、欢乐与悲伤一样，然而它却像某种外来的、精神上的东西一样涌入我们的灵魂。起初，它会是意想不到的东西。我们对外部生命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悲伤和痛苦中接受这种精神的生命，因为我们接受和感知我们周围的一种我们所不期望的生命。没有一个人进入精神世界的时候，不经历悲伤和痛苦，一步一步地为这个入口而奋斗。然而，这只涉及对精神世界的研究。

相比之下，我们必须说，理解精神研究的能力只包括普通健康的常识。对于精神研究者来说，简单地向他人保证他们热爱真理并且看到他们所说的精神是不重要的。相反，精神研究者可以说话，这样有健康常识的人可以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的思想是由精神视觉形成的。然而，人们可以认识到，它有同样的内在逻辑，他们从外部学习，感官可感知的现实。因此，如果不受对立偏见的限制，健康的常识可以判断精神研究者是否在胡说八道。健康的常识可以通过精神研究者说话的方式来判断精神世界是否对他们开放，他们是否真的看到了它。因此，个体精神研究者带入社会生活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教育力量。

如果人们习惯于获得理解，习惯于获得健康的常识，以便能够感知到精神科学揭示的人类生活真实的令人信服的力量，那么他们将发展另一种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将引导人们相互接触，并将以任何其他方式不能进入的事物带入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中。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更亲密的认知，一种接受他人的能力，一种真正社会冲动的萌芽。

这就是基于真正的精神认知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在人类互动中发展起来的東西。当社会教育力量开始将我们可以从人类成长和发展中汲取的东西扩展到活的社会有机体时，人们将感受到它们是如何进入社会意志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明白，人类的本质体现了社会器官（机构）。人们将能够把他们所理解的在自然有机体中工作的精神带入社会有机体。

人们只有能够从精神知识的动机、冲动中汲取社会教育力量，才能获得真正的社会教育力量！

我们对精神科学知识的理解从何而来？它来自于那些使身体和精神从小孩变成成年人的减弱的力量。我们不需要让这些力量休眠，我们需要利用它们。我们只需将我们自己的人性应用于外部社会秩序，就能在儿童教育中发展出真正的社会教育力量。然后，在人际关系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那种无法定义但却非常真实的教育活动，也将在我们之间发展。如果我们只能从一个人的整体性格中了解什么与我们相遇，如果我们只能了解每个人身上隐藏着什么神秘的东西，如何在他们的潜意识和超意识中超越自我，那么一种社会教育的力量将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我们将如此相互影响，以至于一个人的存在提升并承载着另一个人的存在。简而言之，社会教育的力量源于精神上的认识，不仅是对儿童的教育，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生活的认识。

你看，三重社会有机体的概念，事实上，并不像许多社会观念一样，来自于某种程序。它来自于一个新的精神方向，一方面，现代人对此没有什么同情心。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用他们所有的潜意识、欲望和本能渴望它。他们渴望它。比人们有意识地相信的要多得多，他们潜意识里对精神的渴望。今天，我们看到人们用各种公式、形式和要求来满足他们的社会欲望。如果你从人们善意的意志力和正确的合理需要来看待它们，你会发现它们的特点是它们通常不能被理解。他们不能被如此理解，以至于真正的建设性活动可以从他们身上产生。

这是相当典型的，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些多年来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想法和计划的人，他们所有的思想，他们从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得到的一切，都失败了。最近报纸上出现了一封来自一位著名社会革命者的信，一封来自克鲁泡特金写给乔治·布兰德斯的书信。克鲁泡特金在书中描述了东欧的严峻形势。他用自己的方式描述了整个欧洲的情况，并总结道：“是的，我们唯一能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到面包和生产面包的工具。”

你可以看到一个社会革命者，他多年来一直试图思考他的思想，他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他声称世界应该被组织起来，这样生产面包的工具应该被适当地提供，这样人们才能得到食物。最后，只有对面包和工具的抽象呼喊产生了结果！不相信抽象的精神，不相信他自己的精神！

我们必须透过对面包的呼喊来看清楚，这只不过是对精神的现代呼喊。只有通过真正精神的理解，才能获得意志的社会力量，才能为面包的生产提供适当的工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呼吁制定计划，而在于正确地利用人类的能力，利用人类活动的力量。这意味着正确地理解人们，使他们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工作养家糊口，为他们的同胞的一生工作。

我们必须使社会问题成为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性问题。否则，不会有好结果的。当我们认识到社会问题只有在我们从精神上认识到它的时候才是完整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改进事情。我们在社会有机体的三元结构中所努力追求的，源于一个新的精神方向，源于对今天如此模糊的需求的认识。尽管它们是正确的，但它们仍然是模糊的。我们努力追求的东西，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对这种新精神的无意识渴望，就存在于这些需求之中。我们在追求精神的过程中所认识到的一切堕落，都是人们对精神的笨拙探索的表达。当然，这种探索最颓废的形式之一就是精神主义，或者说是虚假的神秘道路。这种颓废的方向来自几个世纪，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几千年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人们没有学会在现实本身，在他们所属的现实中寻找精神。对精神的追求已经达到了如此抽象的高度，因为教条主义的垄断者想要篡夺它。

精神科学想要证明的是，如果我们像今天所描述的那样进一步发展它们，同样可以掌握外在自然的力量，也可以渗透到精神生活中。这样，人们就不会朝着一种抽象的精神，朝着一种为人类意识偶尔的满足而创造的精神，而是朝着一种在现实中的精神，一种具有物质生活的精神。当我们把物质简单地看作是物质，说它只是物质，而灵魂在别的地方时，我们并没有认识到灵魂。没有。那些通过抽象的形式来寻求精神的人，认为他们应该沿着精神的道路去寻求精神，比如在生活的黑暗角落，他们还没有达到人与精神的正确关系。

我们只有在我们周围的自然界中，特别是在人类生活本身中，在儿童生活中，在社会联系中寻求这样一种精神，我们才能实现人与精神生活的适当关系。当我们知道在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中，甚至在经济生活中，精神是活跃的，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去寻找，我们把这种精神活动与我们自己联系起来，我们就已经达到了正确的关系。只有当人们想要理解精神的时候，只有当他们热爱活跃在他们自己身上的精神的时候，对精神的正确追求才会存在。只有当人们能够在自己的精神现实和世界的精神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时，它

才会存在。只有通过这种精神和这种精神的知识，我们才能发展我们现在和不久的将来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社会教育力量。

因此，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愿生活在人类心灵和头脑中的黑暗无意识欲望燃烧起来，进入灵魂的有意识生活，以便在这个社会关注变得如此明亮的时代，人类可以发现世界的真正精神力量，人类的内在精神力量可以与之联系起来。从世界精神和人的精神之间的这种结合中，将流出人类生活的社会教育力量的最佳源泉。经过简短的讨论，施泰纳博士得出以下结论：

现在，当然，那些说出精神科学的人不会认为，最近出现的科学、哲学或艺术需要被抛弃，仅仅因为它导致了前面演进者提到的错误道路。然而，精神科学的本质应该是，在过去几个世纪中，由于现代科学假设而产生的片面的人类活动应该放弃它们的片面性，并融入一个包罗万象的生命的总流中。

如果你不仅关注我的精神科学著作，而且还关注我在《哲学之谜》中对哲学进步的描述，你就不会认为我会以任何方式反对科学、哲学或艺术在它们合法的界限内所产生的东西。如果你看看我解释艺术本质的方式——多尔纳赫的歌德馆），它是精神科学学院的所在地，它的外观试图表现精神科学——你不会看到对现代科学、哲学或艺术发展的反对，只要它们发生在适当的范围内。在这些领域出现的片面性在我看来甚至是必要的。生命在矛盾中发展，甚至在极端的矛盾中发展。因此，如果我们反思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活动是片面的时期与这些活动流入某种普遍的、和谐的生活活动的时期交替。然而，精神科学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现代科学观、哲学思想和现代艺术潮流的结晶。

让我们举个例子，用一些我在演讲中几乎不能提及的东西，许多更现代的艺术趋势。当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取笑这种艺术趋势。但是，你看，即使某些东西像表现主义艺术似乎不完整的我们的灵魂，然而，我们必须说，他们只是一个初步的，往往笨拙的尝试，以达到一些东西，真正符合生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已经滑向了一种知性的境界。知性（理性）是徒劳的。在社会生活和艺术中，结果是什么？必然的结果是，尽管人们想要在艺术上活跃起来，但他们已经滑向了自然主义，滑向了对自然的简单模仿。对自然的简单模仿永远不可能成为绝对意义上的艺术。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尊重艺术评论家，而仅仅是因为当一个人如此强烈地模仿他们在外在自然中看到的東西时，他们将永远无法到达自然。如果你对它有感

觉，你将总是更喜欢自然而不是简单地模仿自然。

一件极其无能的事情经常发生(请原谅我提出这个微不足道的例子)，那就是极其糟糕的品味的表达。比如说，你给人们展示一个你觉得特别赏心悦目，打磨得很漂亮的苹果，等等。然后，你说，“它就像是用蜡做的一样!”不管这个人造的东西有多好，当有人拿自然的東西和人造的东西作比较时，我们不可能想到比这更无耻的无能的东西了!由于简单的原因，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然艺术，我们必须拒绝绝对自然主义。

如果艺术家以表现主义的方式想要体现人们所经历的超越简单自然的東西，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尽管这种体现可能有些笨拙。然而，要认识到拙劣的开端既不应被夸大，也不应被低估，你必须对今天经常用一句口号表达的东西持开放态度，但这句口号与人类生活有关，人们并不能正确理解。

下面这些听起来可能有点矛盾。我当然属于那些最崇拜拉斐尔的人。然而，从我的观点来看，唯一有权利欣赏拉斐尔的人是那些深信如果今天有人像拉斐尔一样画画，那将是不可能的，并且与现代不一致的人。它不会是我们今天可以接受为当代艺术的艺术。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自相矛盾。然而，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属于其特定的阶段。你必须认真对待发展的整个概念。15世纪中叶以来在科学、哲学和艺术方面发展起来的東西，作为发展人类的教育推动力，是完全合理的。然而，今天的人类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必须争取另一个极点的阶段。作为人类，我们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片面科学。我们需要吸收这门科学的思想，来达到一种灵魂的情绪，这种情绪是由我们注意到，这些科学思想的无力所带来的。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在积极的灵魂生活中产生了一种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是对精神认知的反作用力，是对精神观点的反作用力。

如果你真诚地接受莱辛的思想，认为历史是一种人性的教育，那么你就能最好地处理这些事情。因此，今天在某些领域，人们的偏见允许精神科学提供直接进入社会教育学，即进入外部现实。

在多纳赫建筑中，我们可以艺术性地看到我们内心的感受，以形式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我还要提到，直到最近才有可能尝试在真正的教学法基础上建立一所学校。我们的朋友埃米尔·莫尔特将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的创立融入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企业(人们对此大加嘲笑)，融入了斯图加特的华德福香烟厂。在这里，我们现在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小学基础上，可以产生的教育学从精神的观点的理

解。我为华德福学校的教职员工举办了一个教学研讨会，我必须说，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事情之一，也是我自己的任务。

在那里，建立了一种教育学，这种教育学并不是为了满足训练人所必需的规范，而是一种真正了解整个人，即人的身体、灵魂和精神的教育学。这种教育方法自相矛盾地使教师的生活比简单的、规范的教育更加困难。

那些相信标准化教育的人，那些宣扬计划的人，那些给出教育原则的人，知道如何去指导。然而，那些直接从生活中学习的人只能收到观察发展中人类真正发生了什么的冲动，年复一年，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即使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类，你必须不断地生活在互动中。你必须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不是从记忆中学习教学法，而是每时每刻发明这个孩子需要的个人方法。

生活中有效的东西不能建立在记忆或习惯上。我们记忆中的东西，我们在人类活动中凭记忆练习的东西，我们出于习惯而练习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陈词滥调。精神生活的结果永远不会是陈词滥调！

我曾经一周又一周地就同一个主题演讲，现在可能还是这样。我不认为任何人可以说我曾经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谈论过同一个主题。当你从精神上说话时，你关心的是创造一些即时的东西。从正常意义上来说，记住来自精神的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必须在与生活的直接接触中不断发展。对于那些活跃在灵魂之外的人来说，简单地记住精神的知识就好像有人说：“我今天不吃东西，因为我昨天吃了，为什么我今天还要吃？”？我的身体将仅仅依靠我昨天吃的食物来维持。是的，我们的身体机能是这样的，它不断地更新自己。对于精神来说也是如此。精神也必须存在于这充满活力的生命中。真正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创造者。同样，精神所带来的教育必须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创造性艺术。我们的小学不会得到祝福，我们的学校系统也不会得到治愈，直到教育变成一种持续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由真爱和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无形的东西所带来。

我们可以在各个领域看到，面对现代人类的无意识和潜意识需求（在不久的将来，这将更加必要），把人们希望制作的东西变成一个舒适的智力程序，从而变成一种真正富有成效的精神体验是多么必要。与今天人们所说的大量精神生活相比，这将远远不能舒适地实现。然而，这将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社会教育力量。一方面，在多年致力于科学思想之后，现代人的最深处的灵魂确实渴望对这种精神的直接认可。另一方面，社会需求确实需要精神的深化。的确，我演讲的主题不是随意想到的，而是从当代人类发展中听到的。然而，你



必须首先教育自己接受它，并将自己与之联系起来。

最后，我想指出现在特别需要的另一件事。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一些富有成果的哲学生活可以产生于主观意见，我们必须指出如何理解今天的问题。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许多年前，我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城市举办了一个讲座，讲的是基督教圣徒。讲座上有两个神父。因为他们对讲座的内容没有异议，所以他们来找我，说：“我们没有对你今天所说的内容有任何异议。然而，我们确实想说一些事实，你声称代表的人，他们的道路引导他们走向你的思维方式。然而，我们代表所有人说话。”他们是这么说的。当然，我给他们起了正式的头衔。你必须始终保持礼貌。我说，“你看，牧师，你相信你代表了所有人。我觉得这是自然而合理的，因为从主观上来说，就是这样。然而，无论我说话，还是你相信你说话，对所有人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尤其是在当下，当个人生命存在于整个社会中的时候。今天，我们必须学会不要用主观任意性来定义我们的任务，而是要从客观和客观事实出发，逐一发展我们的任务。所以我问你，牧师，如果你认为你代表了所有人，那么看看事实。每个人都去教堂吗？”在那里，他们不能说是！你看，这就是事实。我对他们说：“我为那些不再到你们那里去的人说话。”这就是今天的事实告诉我们的。

事物不仅仅引导我们朝着反对的方向前进。相反，我们必须看到事实的本来面目，并让它们形成论点。人们认为他们代表了每个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今天重要的是（尽管我们知道大多数人有意识地抵制真正的精神科学冲动）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启示，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些冲动会产生一种潜意识的呼喊，“把分裂成哲学、科学、艺术、宗教和其他领域，特别是文化的社会领域的东西重新整合起来！”

然而，我们只能根据这些事物本身的精神来使它们完整。只有这样，事物才能对我们说话，而不是出于抽象，而是出于一个具体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中，我们在所有个别事物中找到的真正的精神是一切事物中的唯一精神。然而，由于统一精神是具体存在的东西，我们不能用抽象概念、意识形态来理解它。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去寻找活着的精神。只有当我们以某种智力上的谦逊，在沉睡的人类精神力量和生活与自然、人类生活、整个宇宙中的精神之间找到一座桥梁，

我们才能去寻找它。因此，在结束发言时，我愿再次强调，我们必须考虑到生活在人类灵魂深处的将人类精神与世界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渴望。人类紧迫问题的解决之道，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类精神与世界精神之间的纽带。

我不想让人们相信我们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然而，人类正在部分解决一直摆在它面前的谜题的道路上。在这个片面的解决方案中，存在着真正的人类进步，因为我们认识到精神是如何存在于万物之中的，如果我们唤醒自身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如何照亮道路的。当代最伟大、最重要的社会任务就生活在这种认识中，当越来越多的圈子认识到这一点时，它将导致疗愈。

GA297\_\_华德福学校的精神\_\_第6讲 精神科学和教育学

1919年12月27日 巴塞尔

公立学校教师讲座

我认为能够与你们谈论我在精神科学方面的工作与你们的教学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别的荣幸。请允许我做两个介绍性评论。首先，当然，我需要用表面上理论化的语言和观点来包装我的思想，因为要讨论观点，我们需要语言。然而，我明确指出，我不讲理论。如果我不把我的一部分活动引向实际，特别是关于教育方法及其有效性的话，我甚至不会谈论今天的话题。因此，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的是直接来自实践的。

我想说的第二件事是，目前精神科学极具争议性。因此，我可以很好地理解(特别是因为我代表精神科学)，今天可能会有许多反对意见，因为它的方法，在许多情况下，是外来的现代观点。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引入精神科学的方式来帮助精神科学变得更容易理解，并试图使精神科学在教育这样一个重要的实践领域成为一种真正的活力。

我们能说出生活中不受教育活动和兴趣影响的领域吗？在一个孩子们可以发展成一切可能的时代，我们把他们托付给那些担任教师的

人。教师只有通过最热情地参与人的生活的全部，才能提供人所需要的东西。当我谈到精神科学和教育学这个特殊的话题时，我这样做是因为，特别是现在，精神科学应该成为生活中一个积极的部分。精神科学应当存在，以便重新统一在过去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十九世纪被分开的不同的人类文化利益。通过精神科学，通过一个具体的观点，我们可以在不被专业化需求所麻痹的情况下统一各个专业。今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来思考精神科学与教育学的关系：教育已经影响了所有的人类思维和活动，包括现代科学及其伟大成就。

人们不知道的是，科学思维方式已经在科学领域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它已经影响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尤其是我们在教育领域所做的一切。虽然我不能在这里发展精神科学的基础，但我想注意一件事，即科学方法与生活的关系。

例如，想想人类的眼睛，我们通过这个奇迹在特定的感官领域中体验外部世界。眼睛，这个神奇的器官，是为了看世界而建造的，同时(我说的是相对的)总是在这种看法中忘记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真正想要研究这种外部视觉的工具时，我们必须彻底颠覆现代科学只能近似观察的观点。在看的同时，我们不能回顾我们眼睛的本质。我们可以用这张照片将科学方法与生活联系起来。在现代，我们认真仔细地发展了科学方法，使不同的科学对外部世界有了客观的认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种心灵的基本情绪，在对世界的科学观察中，我们忘记了人的自我，忘记了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的一切。因此，我们在现代科学意义上发展得越多，我们就越不能利用这门科学来了解什么是人类。

精神科学希望导致再次转向人的观察的逆转，这源于对科学的理解，超越了对传统科学本身的理解。只有当人们经历我在《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中所描述的那些灵魂生活阶段时，这种逆转才会发生，并且在《奥秘科学大纲》的第二部分中已经以简略的形式指出了这一点。这些过程确实将人类灵魂的这种生命带入了超越正常生命，超越正常科学世界的生命。

要以这种方式看待事物，你必须具备我称之为智力谦虚的品质。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我描述了什么是必要的。假设，例如，我们观察一个五岁的孩子。假设我们把一本歌德的抒情诗集放在一个五岁的孩子手里。这本歌德诗集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孩子们会拿着这本书玩耍，但是他们不会察觉到这本书里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们可以发展孩子，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展孩子睡觉时的灵魂力

量，这样，在十年或十二年后，孩子就可以真正地从书本中获得它所包含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要找到通往精神科学的道路，我们就需要这种态度。我们必须能够对自己说，即使对我们的智力、观察和实验方法进行最仔细的教育，也只能带给我们这么多。从那时起，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发展。从那个阶段开始，我们可以自己发展以前的睡眠力量。然后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以前与我们的精神-灵魂存在的外在本质有着同样的关系，特别是我们的人性的本质，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对歌德的抒情诗卷。在本质上和原则上，一切都取决于智力谦虚的决定，以便我们能够找到通往精神科学的道路。

当我们练习具体的思维、感觉和意愿练习，使思维独立，训练意志，当我们越来越独立于身体意愿和思维时，我们就获得了真正观察自己、观察人的能力。如果我们可以观察人类，那么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什么是极其重要的，发展中的人类。今天，当然有很多关于精神的讨论，关于独立思考。精神科学不同意这种说法，原因很简单。精神科学发展内在的精神技术来掌握和理解具体的精神，而不是人们模糊地谈论的构成事物和人的基础的精神。精神科学必须深入研究人的本质。

今天，我们想谈谈发展中的人的本质。我想说，人们对人类个性及其发展的看法相当抽象。然而，他们非常正确地意识到，老师尤其需要考虑到这种人类个性的发展。我只想指出，富有洞察力的教师非常清楚，我们的现代教育科学几乎无法确定人类发展的有序阶段。我想举两个例子。经常被提及的维也纳教育家奥多·沃格特代表了改革后的赫尔巴特学派。他说，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还不够先进，无法从人类历史发展中得出儿童发展的观点，就像生物学家从物种的发展中得出人类个体胚胎发展的观点一样。教育家雷恩重复了这一观点。最终，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研究方法可以确定人类发展的基础。我刚才粗略提到的那些能力的发展（你可以在我的书中读到更多）使我们能够解开这个谜，当我们观察到从出生开始，人类内在的力量是如何在每一个动作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谜是如此奇妙地遇到我们。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如何通过言语，通过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等来表现的。通常人们对人类生活的不同表现的观察过于肤浅，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生物上的。人们不会形成一幅全人类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中，身体、灵魂和精神相互交织影响。如果你想按照孩子们的需要教育他们，你必须形成这样一幅图景。

现在，那些通过精神科学方法加强观察发育中的儿童的人将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大约在六七岁的时候，牙齿发生变化。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谚语说，大自然是不会跳跃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所有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片面的。只有当你认识到它们的片面性时，你才能看到它们的正确性，因为自然界总是在不断地跳跃。只举一个例子，想想一株正在生长的植物。很好。你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大自然没有跳跃。然而，在歌德的变形定律的意义上，我们必须说，尽管事实上，绿色的叶子和彩色的花瓣是一样的，大自然确实从叶子跳跃到彩色的花瓣，又一次从花瓣跳跃到雄蕊，又一次相当特别的跳跃到果实。如果我们抽象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大自然，或者一般的生活，不会有飞跃，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和睦相处。对于人类来说尤其如此。人类的生活没有任何飞跃，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到处都有这样的飞跃。

在六七岁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对人类的结构和功能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代生理学对此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描述。在精神-灵魂领域，人们也会发生一些事情。在此之前，人类基本上都是模仿的。他们的身体和灵魂的构成是这样的，他们完全致力于他们周围的环境。他们摸索着融入周围的环境。他们从他们意志的中心发展自己，以便塑造他们意志的力量线和力量光线，准确地适应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在这个阶段，我们通过训斥的话语，通过布道，能够给孩子带来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的行为方式。由于生活中无形的东西比我们在表面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的东西表现得更为强烈，我们必须说，孩子模仿的东西并不仅仅取决于人们可以观察到的行为。在这个阶段，我们作为老师在孩子面前使用的每一种语调，每一个手势，都有一些孩子自己适应的东西。作为人类，我们比我们通过思想的外部反映所知道的多得多。在生活中，我们很少注意我们如何移动一只手，但是我们移动一只手的方式是我们灵魂整个状态的忠实反映，是我们内心情绪的全部反映。作为拥有发达灵魂生活的成年人，我们很少注意我们向前迈步的方式，我们用手做手势的方式，我们脸上的表情，以及我们灵魂中的意志和感觉冲动之间的联系。然而，这个孩子生活在这些无形之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生活在孩子周围的人，他们在内心里努力做个好人，做个有道德的人，他们在思想和感情上有意识地不想对孩子做任何错事，即使是在没有说出口的情况下——这些人通过生活中的无形事物以最强烈的方式影响着孩子。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自己的话，生命线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慢慢发现自己陷入了一

种更为物质化的生活中，尤其是与亲密的存在有关的生活中，我们变得习惯于相对较少地关注这些事情。只有当我们再次重视这些东西时，某种冲动才会进入教育学，这种冲动在一个自称是社会的、具有社会意识的时代尤为必要。

你看，如果人们不能正确地评价某些经验，如果他们没有考虑到对精神-灵魂本质的观察，这是人类的基础。我在和你谈论日常事件。例如，一位绝望的父亲走过来说，“我该怎么办？我的孩子偷了东西！”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父亲会对这样的事情感到绝望。但是，现在我们试图更好地理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是的，但是完整的情况是什么？孩子只是从抽屉里拿了一些钱。这孩子把钱怎么处理了？孩子给朋友买了些东西，比如说糖果。所以，这个孩子不是出于自私的原因去偷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偷东西。不能谈论这个孩子偷了东西。每天孩子都看到妈妈去抽屉里拿钱。孩子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模仿。这是由于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力量——模仿和模仿——造成的。如果你在这个意义上正确地引导孩子，如果你知道如何正确地引导孩子的注意力，那么这种注意力将被引导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上，这将在这个阶段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在这个阶段训斥和布道是没有帮助的。只有影响意志的东西才有用。这种人类特征一直存在，直到儿童时期的显著生理结论出现的那一刻，直到“硬化”作出最后的推动，直到恒牙从人体组织中结晶出来。用精神科学的方法研究发育中的有机体的基础是什么，是什么形成了结论，牙齿的变化，这是非常有趣的。然而，更重要的是遵循我刚才所描述的，完全来自模仿的平行的灵魂-灵魂发展。

在七岁左右，孩子的灵魂组成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年龄段，对事物的反应能力与以前完全不同。以前，孩子的眼睛专注于模仿，孩子的耳朵专注于模仿。现在，孩子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成年人散发出来的意见和观点上。孩子把模仿的欲望转化为对权威的忠诚。我知道，当我们把权威作为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时，对许多现代人来说，这是多么不愉快。但是，如果我们想公开、严肃地代表事实，节目和口号是不能指导我们的。只有经验的事实，只有经验才能成为我们的指南。我们需要知道当孩子们被一个他们可以仰望的老师引导时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老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天生的权威。发育中的人能够把某些东西纳入自己的思想，

能够生活在某些东西中，因为受人尊敬的成年人有这些思想和感情，因为在发育中的人和成年人之间有一种“共同成长”的关系，这对儿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你(我想明确地说)有幸能够在六七岁左右的转变和青春期左右的最后一次伟大转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投身于一种自然的权威，你才能知道这对孩子的整个晚年生活意味着什么。

最重要的是不要陷入这种抽象的状态，而是要进入这个非常重要的生命阶段，从六七岁开始，到青春期结束。在这个年龄段，孩子通过模仿得到适当的抚养或娇惯，由父母交给学校。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时期。如果我们记住，不仅每年，而且每个月，教师都必须仔细地发现孩子成长的真正本质，这是非常正确的。这个发现不仅应该是一般性的，而且应该尽可能在大班级里，老师也应该仔细考虑每个孩子。孩子进入学校后，我们看到了模仿欲望的残余影响，伴随着开始对权威的奉献，直到9岁左右(当然，这些都只是近似的)。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观察这两种基本力量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那么这种观察的结果不仅是教学方法的适当基础，而且也是课程的适当基础。

请原谅我插一句私人的话，今年华德福学校成立时，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通过我们的朋友艾米尔·莫尔特和位于斯图加特的华德福-阿斯托里亚公司的谅解，我们得以将一所完全统一的小学变成现实。我们能够使这样一所学校活跃起来，它的教学方法和课程安排都完全取决于精神科学对教育的理解。今年九月，我很高兴为我在这所学校召集的教师们举办了一次研讨会。所有这些问题都以一种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形式向我提出。我现在想跟你们谈的，基本上就是那次研讨会上，教师们所获得的所有信息的摘要。

这些教师将根据精神科学和当代社会的需要来指导这所真正统一的小学。

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特别是通过对正在成长的孩子的实际观察来创建课程和教学目标。如果我们观察这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我们会发现，在六七岁之后，很多东西仍然来自于那种特殊的意志，只有这种意志才能使孩子的模仿欲望达到我之前描述的程度。是这

种意志形成了这种模仿欲望的基础，而不是智力。原则上，智力是在很久以后才由意志发展起来的。一个人，成人教师和另一个人，成长中的孩子之间的亲密联系，表现在意志和意志之间的关系上。因此，当我们能够适当地影响孩子的意志时，我们能够最好地在孩子上小学的最初几年接触到他们。

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影响孩子的意志？如果在这些年里我们过于强调外表，如果我们把孩子的注意力过于强调物质生活，我们就不能影响他们的意志。事实证明，如果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们允许教育渗透某种审美艺术，我们就特别接近意志。我们真的可以从这种审美艺术开始。例如，我们不能从阅读和写作的教学开始，而这种教学不是源于我们所教的东西与来自孩子灵魂核心的力量之间的适当联系。阅读和写作中使用的字母和文字，是与生活截然不同的东西。你只需回顾一下早期的文字（不是原始民族的文字，而是高度发达的埃及文化的文字），就会发现文字仍然具有相当的艺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都消失了。我们的文字已经成为惯例。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回到人们曾经与现在的写作有着直接的主要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开始通过绘画来教授写作，而不是在写作中给予抽象的指导。然而，我们不应该仅仅通过任何绘画来传授知识，而应该通过人们真实的艺术感受来传授知识，这种感受以后我们可以转变成成长中的孩子所需要的艺术形式的抽象人物。因此，你将从一种“书面绘画”或“绘画写作”开始，并通过将绘画和雕塑的视觉艺术的真实元素带给孩子来扩展它。

真正关心灵魂生活的心理学家知道，我们以这种方式带给孩子的不仅仅是头脑，而是整个人。什么是智力的颜色，什么是我们只渗透到智力，特别是与惯例，像正常的阅读和写作的字母，只达到头部。如果我们用艺术的元素包围这些东西的指导，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整个人。因此，未来的教育学将首先尝试从艺术中获得知识要素和说明材料。

如果我们以艺术的方式接近孩子，我们可以最好地考虑权威和模仿原则的相互作用。某种程度上的模仿在于艺术性。艺术中也有一些东西直接从主观的人变成了主观的人。艺术的表现必须通过人的主体性。作为拥有自己内在本质的人，当我们带来艺术形式时，我们面对孩子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实质注入到必须自然地显示为权威的东西中。这使得我们不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品，而是人性化地让我们更接近孩子。在这种艺



术教育的影响下，孩子们会理所当然地认识到老师的权威。

同时，这表明精神必须占上风，因为只有当我们允许我们必须传达的东西被精神渗透时，我们才能以这种方式教学。这表明，精神必须在整个教学方式中占上风，我们必须生活在我们必须传达的东西中。在这里，我再次提到了教学生活中无形的东西。人们很容易相信，当他们面对一个孩子时，他们会在一个单纯、天真的孩子面前表现得更聪明、更优越。这会对教学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将用一个特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在讲座中用到了另一个联系。假设我想把灵魂不朽的概念传达给一个孩子。为了顺应孩子的心情，我举了一个例子，展示了一幅画。我用一种非常形象的方式描述了一个茧和一只蝴蝶从茧中爬出来。现在，我要跟孩子说清楚，就像蝴蝶在这个眼睛看不见的茧里休息一样，你不朽的灵魂也在你的身体里休息。就像蝴蝶离开茧一样，当你通过死亡之门，你不朽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升入一个和蝴蝶一样不同的世界。”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想出了这样一幅画面。然而，当我们把这个带给孩子时，作为“通情达理”的人，我们自己并不轻易相信。这会影响到教学的方方面面。教育的一个无形因素是，通过在孩子的灵魂和老师的灵魂之间运作的未知力量，孩子只接受我自己相信的东西。

精神科学引导我们，使我刚才描述的图片不仅仅是一个聪明的智力创造。我们可以认识到，造物神圣力量将这幅图画带入了大自然。它不是武断地象征着人们灵魂的不朽，而是因为更低的层次上，当不朽的灵魂离开身体时，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可以让自己相信这幅画的直接内容，只要我们想，或者更好，只要我们希望孩子相信它。当信仰的力量在老师的灵魂中占上风时，老师就会适当地影响孩子。这样，权威的有效性就不会有缺点，反而会成为主要的、重要的优点。

当我们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人类的生活是一个整体。我们植入孩子人类生活中的东西，往往在许多许多年后首先出现，作为适合生活的东西，或作为生活中的信念。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它的出现改变了。让我们假设我们成功地唤起了一个孩子相当必要的感情（感受）能力，也就是荣誉感。让我们假设我们成功地在孩子身上培养了一种感觉，一种敬畏的感觉。那些已经

学会看到生命的联系的人知道，这种敬畏的感觉后来再次出现转变，变形。我们只需要再次认识到它作为一种内在灵魂力量的转变，能够以一种健康的、幸福的方式影响其他人。成年人如果没有像孩子一样学会祷告，他们就不会有灵魂的力量，在他们的训斥或面部表情中向孩子或年轻人传达祝福。我们在童年时期所收到的恩典的效果通过各种各样的，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注意到的阶段来改变自己。在生命更成熟的阶段，它变成了可以给予祝福的东西。

所有的力量都以这种方式改变自己。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联系，如果我们在教学艺术中不能提出全面的、广泛的、精神上开明的生命观，那么教育不会达到它应该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说，它将不能与人类发展的力量合作，而是与之对抗。

当人们到了大约9岁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并不像7岁左右那样明显。然而，情况仍然相当清楚。模仿欲望的后遗症慢慢消退了，在成长中的孩子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想看到它，可以非常仔细地观察到。孩子们与自己的孩子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当然，我们可以称之为“我”的灵魂关系发生得更早。它发生在每个人生命中最早的时刻，他或她能记得。这大约是孩子从说“约翰尼想要这个”、“玛丽想要这个”到说“我想要这个”的时间。后来，人们回想起这一刻。之前发生的事情通常会从记忆中完全消失。这是灵魂进入人的时刻。然而，它并没有完全进入精神世界。我们看到进入人类灵魂构造的是在大约9到10岁之间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我”的体验。作为灵魂观察者的人们有时会提到人类生命中的这个重要时刻。让·保罗有一次说得非常漂亮，他记得非常清楚。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站在他父母家庭院里的一个谷仓前，所以他能清楚地回忆起来。在那里，“我”的意识我唤醒了他。他永远不会忘记，所以他告诉我，他是如何透过面纱看到人类灵魂的神圣之处的。

这种变化发生在9岁左右，一种情况很明显，另一种情况则不那么清楚。这个时刻对老师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以前能够在不断成长的孩子中激发出那种倾向于宗教或道德意志方向的情感，那么你只需要成为一个好的观察者，当这个阶段出现时，让你的权威发挥作用。当你能够观察到你在宗教敏感性方面所准备的东西已经牢固地到位并且活了过来，你就能够以你的权威与孩子会面。

这是决定人们是否能够诚实和真正地从他们的内心深处看到的东

西，神圣地通过世界和人类生活的精神和灵魂。在这一点上，那些可以把自己置身于人类生活的精神观点，作为教师，将直观地引导找到正确的话语和正确的行为。事实上，教育是一种艺术。我们不应该用标准化的教学法来教育孩子，而应该用艺术的教学法来教育孩子。就像艺术家必须控制他们的材料，必须准确和密切地理解他们一样，那些从精神的角度工作的人必须知道在九岁左右出现的症状。这是人们深化内在意识的时候，这样他们的偶像意识就变成了精神意识，而以前是灵魂意识。然后老师将能够转变为对事物的客观观察，而以前的孩子需要与人类的主观性联系起来。你会知道，当你能正确地判断这一刻，在此之前，你应该，例如，告诉孩子们关于科学的事情，关于发生在自然界的事情，通过衣服他们的故事，寓言，寓言。你会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自然物体都应该被视为具有人的特征。简而言之，你会知道你没有把人与他们的自然环境分开。在九岁左右，当我觉醒的那一刻，人类从自然环境中分离出来，变得足够成熟，能够客观地比较自然事件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不应该在孩子生命的这一刻之前开始客观地描述自然。对于这种重要的变化，我们更应该培养一种感觉，一种精神上的本能。

另一个这样的变化发生在11或12岁左右。虽然孩子仍然完全处于权威的影响之下，但只有在性成熟之后，某种东西才开始在生命中完全形成。这个时候，孩子正在发展的判断能力开始显现出来。因此，作为教师，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唤起孩子的判断能力，我们允许权威原则退居幕后。大约十二岁之后，孩子判断能力的发展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孩子灵魂构成的变化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发展出新的兴趣。例如，孩子以前对我们(当然，以孩子可以理解的方式)在描述自然科学方面所引起的兴趣最大。只有在这个变化之后，大约11或12岁的时候，这种兴趣(我完全理解我所说的话的重要性)才会发展成为理解物理现象，甚至理解最简单的物理概念的真正可能性。

没有对人的生命基本节奏的观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学艺术。这种教育的艺术要求我们使它完全适应人类的发展。我们应该从中衍生出我们所谓的课程和教育目标。我们所教授的和如何教授的应该来自于对人类的理解。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转向看到构成感性事实基础的精神层面，我们就无法获得对人类的这种理解。然后，我们会清楚地认识到，我刚才提到的无形因素确实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在教学艺术方面。

今天，我们的教学艺术已经从基本的科学观点得到了更多的发展，

我们非常重视所谓的视觉辅助工具(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我希望你们不要理解我说的话,好像我想要辩论似的,好像我想要布道或者贬损批评似的。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想描述精神科学在教学艺术形成中的作用。我们强调超越其界限的视觉辅助只是从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发展起来的共同思维方式的结果。然而(我会明确地说),不管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主题提供说明材料是多么合理,问一问我们应该向孩子传达的一切是否可以通过示范传达同样重要。我们必须问,是否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把东西从老师的灵魂带到孩子的灵魂里。我们必须提到,还有其他的方法。事实上,我已经提到了权威的包罗万象的原则,这个原则从改变牙齿到青春期都是有效的。孩子接受老师的意见和感受,因为他们生活在老师的身边。老师遇见孩子的方式一定有某种无形的东西。对生命的全面理解和对生命的全面理解的兴趣必然会产生某种东西。我的特点是,我们传授给孩子的东西往往只有在成年时,甚至在老年时才会以蜕变的形式显现出来。

例如,有一件事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因为它超出了视觉辅助工具的范围。你可以将你在视觉上呈现给孩子的东西降低到孩子能够理解的水平。你可以把它缩减到孩子能理解的范围,或者至少是你认为孩子能理解的范围。那些把这种想法发挥到极致的人没有注意到生活中的一条重要规则,也就是说,如果你能达到某种程度,它就是生活中力量和力量的源泉,例如在你35岁的时候,当你对自己说,小时候,你曾经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从教育你的人那里。你把它带进了你的记忆,你记住了它。你为什么要记住它?因为你把老师当作权威来爱,因为老师的精髓就站在你面前,当老师真正相信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很清楚,你必须学习它。这是你本能的行为。现在你意识到了一些事情,现在你成熟了。你从我描述的方式中理解了它——“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我因为对权威的爱而学到的。现在成熟的力量出现了,通过它我可以再次回忆起它,我可以在一个新的意义上认识它。只有现在我才能理解它。”

那些嘲笑这种力量源泉的人对真实的人的生命毫无兴趣,他们不知道人的生命是一个统一体,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他们不能重视超越常规的视觉辅助工具的意义,而这些视觉辅助工具在他们的边界内是完全合理的。这样的人不能珍惜他们的教学需要深入孩子的灵魂,以便在每一个新的成熟阶段,它总是会回来。为什么这些天我们会遇到这么多内心破碎的人?为什么当我们看到需要如此巨大事业的广阔领域时,我们的心在滴血,而人们却在漫无目的地游荡?因为没有人关心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能力发展,这些能力在以

后的生活中成为支柱，使他们真正进入生活。

当我们从简单的传统教育科学转变为真正的教育艺术时，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彻底考虑的问题。为了使教育学对人类具有普遍性，教师必须将其作为一种个人和个人的艺术来实践。

如果我们想要清楚地理解人们经常本能地说但没有清楚理解的话，我们必须洞察某些内在的联系。今天，出于某种原因，人们要求我们不仅要教育智力。他们说，成长中的孩子接受知识或理解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成为勤奋的人，成为将要形成的元素，真正的灵活性得到发展，等等。当然，这样的要求是相当合理的。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我们不能用一般的教学用语或标准来满足这些要求；我们只有在真正进入人类发展阶段的具体细节时才能满足这些要求。我们必须知道，是艺术审美因素点燃了意志，我们必须能够将这种艺术审美因素带入意志。我们不能简单地寻找通向意志的外部门户。如果我们仅仅通过生理学和生物学来寻找人类，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在他们的存在中表达自己并且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精神元素来寻求他们，那么这就是我们将要寻求的，特别是在童年时期。有很多东西需要灵魂化，需要精神化。

在我们位于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我们第一次尝试从通常只基于生理学的东西中创造出一些东西，至少在它的内在力量和方法上。也就是说，我们试图将体操转变为优律诗美的艺术。在多纳赫，几乎每个周六和周日你都可以看到优律诗美的表演。优律诗美是一种艺术形式，我们使用人类有机体，其内部运动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工具。你所看到的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东西，也有可能赋予人类灵魂和精神上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只会发生在体操中。因此，人们不仅做可能影响这块或那块肌肉的事情，他们还做从这块或那块灵魂的感觉自然流向肌肉的运动，进入四肢的运动。

因为这是基于精神科学对生命的振兴，我们相信优律诗美对于教学和治疗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寻求内在体验、感受和灵魂表达之间必要的健康关系，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在人们身上发展的东西。我们寻求发展这些自然的联系。我们通过承认灵魂和精神化的人类

来寻求人们通常只通过生理或其他外部事实来寻求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影响意志，不仅仅是当我们把最普通的艺术运用到小学早期的教学原则中时。当我们允许灵魂的灵性渗透到被认为可以培养意志的东西，也就是体操时，我们同样可以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影响意志。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灵魂精神在其具体的有效性的可能性中，在其具体的形式中。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灵魂的两种能力之间的联系。现代心理学无法看到这一点，因为它没有被精神科学所渗透。如果我们能客观地看待我所描述的发生在9岁左右的那个重要时刻，我们就会看到，一方面，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这些事情与孩子的感觉能力，感觉生活有关。人们往内部看。完全不同的感觉细微差别发生。在某种意义上，灵魂的内在生命在感觉上的细微差别中变得更加独立于外在自然。另一方面，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只能通过对灵魂的真正亲密的观察才能看到。换句话说，我们学习是因为我们仍然拥有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机发展的记忆。让·保罗注意到了这一点，当他说我们在人生的头三年学到的东西肯定比在大学三年学到的要多时，他精辟地表达了这一点。这是因为记忆仍然可以有机地工作。为了生活，我们当然学到了更多。然而，在九岁左右，情感生活和记忆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有意识的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我们只需要看到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看不到它们，那么我们认为它们不存在。如果你真的能看到生活中的感觉和记忆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那么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注意的话，在你的教学中，从适当的立场去呼吁记忆。你对记忆的诉求不应该和对感觉的诉求有任何不同。你会发现适当的细微差别，尤其是对于教授历史，对于你所说的关于历史的一切，如果你知道，你必须渗透到你的演讲中，你希望孩子们记住的东西，与他们的独立感受。如果你知道这些联系，你也可以在课程中正确地安排历史教学。通过这种方式，你也可以获得一个关于孩子们一般应该记住什么的正确观点。你将能够影响这种感觉，就像你打算影响记忆一样，就像你以前通过艺术活动影响意志一样。慢慢地，你将获得一种可能性，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之后，允许意志和感觉影响智力。如果在教育中，我们没有以适当的方式从意志和感觉中发展智力，那么我们会以一种反对人类发展力量的方式工作，而不是支持它们。

你可以看到，整个讲座围绕着精神科学与教学艺术的关系，以及运用精神科学提供对人类的真正理解是多么重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从精神科学中获得某些东西，这些东西进入我们的意志，就像艺术天赋进入人类意志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将自己从仅仅是一门传统科学的教学法中解脱出来，这门传统科学总是告诉我们按照一些规则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教学。我们可以将我们意志中必须具备的东西移植到人类的本质中，意志的精神渗透，以便从我们的意志中影响正在成长的儿童的发展能力。以这种方式，真正有效地理解人应该支持精神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发育中的人类因此成为我们的神圣之谜，一个我们每时每刻都想解决的神圣之谜。如果我们运用我们的教学艺术，让自己为人类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出于对生命的极大兴趣来服务于这个生命。

在结论部分，我想再次提及我开始时的观点。教师与处于人生阶段的人一起工作，我们要把生命的所有可能性植入人性，同时把它们从人性中带出来。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人类生命和存在的剩余部分中扮演一个角色。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生命中没有一个领域不会以某种方式影响老师。然而，只有那些从精神的角度学习理解生命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用歌德的话来说，只有那些能够在精神上形成生命的人，才能真正地形成生命。在我看来，现在最必要的事情就是通过一种越来越符合精神的教育方法来塑造生命。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我今天所说的并不是要批评或说教。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看来，精神科学和通过精神科学可以获得的理解，特别是关于人的本质，从而关于成长中的儿童的本质，可以为教育艺术服务，可以为教育艺术提供新的力量来源。

这就是精神科学的目标。它不希望成为一个陌生的、远离这个世界的东西。它渴望成为一种能够渗透生命中所有能力和任务的酵母。正是带着这种态度，我试图从精神科学的角度谈论生命的各个领域，并试图影响它们。另外，不要把我今天所说的关于精神科学和教育学的关系归咎于傲慢。相反，把它归因于一种根植于信念的态度，特别是现在，我们必须学习更多关于精神的知识，如果我们要在生命中精神上有效。这要归功于一种态度，即希望在不同领域以诚实和正直的方式工作，希望在生命的最宏伟、最崇高和最重要的领域——教育和塑造人类——工作。

听众：演讲者说，他非常感兴趣地听取了施泰纳博士关于教育学的解释，这同样适用于艺术。他提到了斐迪南·霍德勒的一句话：团结人们的东西比分裂人们的东西更强大。

然后他继续说：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正是施泰纳博士所说的精神。现代艺术也寻求这种精神再次，并将找到它，尽管所有的反对。我想提一下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孩子们的照片来了解他们的发展。我们经常看到孩子们画的画。这些图片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能理解它们的话。我将讲述我作为一名美术老师在教学中的经历。我上课画了女巫的画像。每个孩子都在女巫的画像中表达了他或她同样具有的不好的特征。后来，我和班主任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東西是完全正确的。根据照片，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简短地谈谈我们如何看待现代艺术，我们必须如何看待它。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前面有一块黑板。我可以用我的智力来看这块黑板，它告诉我这块黑板有四个角，两对平行的边，表面是黑暗和阴郁的。我的感觉告诉我别的事。我的感觉告诉我，这种黑色的、坚硬的棱角形状给我的印象是某种沉重的、黑暗的、刺耳的、令人不安的东西。当我看到这块黑板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也许是一口棺材。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必须理解现代图画，不再是通过推理，而是通过感觉。我在这张照片里感觉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们必须教给孩子们的不是看到外在的东西，而是更多的去感受。

我发现自己现在说话是因为内心的需要。我尤其要衷心感谢这位讲师的精彩演讲，感谢他在我们眼前展示的图片、想法和思想。他的话对我产生了极其积极的影响，因为它们来自我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关心的想法。

我不知道“精神科学”是什么意思。现在我很清楚地看到，精神科学和教育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是我现在完全的信念。他的话也相当积极地影响了我，因为他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展示了一定的发展，我们在赫尔巴特-齐勒学校看到的发展，讲师也提到了这一点。



这位讲师还提到了儿童的某些发展阶段，这让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

他描述这些阶段的方式使我相信这些阶段确实存在。我们发现赫尔巴特也定义了这样的阶段。早在1804年，赫尔巴特就在一本关于教育审美形式的非常有趣的著作中指出，什么应该是，什么在教育中必须是真正重要的。由此，他创立了阶段理论，而齐勒则进一步发扬了这一理论。这些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被维也纳的沃格特描述得很合理。

然而，关于所有这些阶段的阅读仍然没有让我相信它们的现实，它们的存在，就像讲师斯坦纳博士在今天的演讲中所做的那样。对此，我想表示特别的感谢。

还有一件事。你肯定觉得一切都取决于一件事，取决于一件必定沉重地压在我们灵魂上的事，包括我自己的。一切都取决于老师的个性。这一点在整个讲座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充满了温暖、深度和责任感。一次又一次，这让我感到特别高兴，施泰纳博士以完全的洞察力和确定性强调了这一点。因此，他也向我们展示了如果我们希望继续从事教师职业，我们有多么伟大的任务和责任。我基本上完全同意他所呈现的所有生活画面。你说的都是我几十年来的经历，想法和感受。我想再次对演讲者的讲话表达我最衷心的感谢。

听众二：第一位发言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我想说的关于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艺术来融入孩子的生活的观点。

现在，我想说一些批判性的东西。施泰纳博士说，我们应该用优律诗美代替现在学校里的体操。我看过一些优律诗美表演，理解了它们的意图。然而，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在学校使用唯一的优律诗美。优律诗美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认为所有这些舞蹈动作都忽略了人的上半身，肌肉的形成。然而，正是这一点对劳动人民很重要，我们的大多数小学生将成为劳动人民。通过优律诗美，我们会产生未发育的，弱的肌肉，弱的胸肌，弱的背部肌肉。腿部的肌肉会强壮发达，但是上臂的肌肉不会。它们将不发达，软弱无力。我们今天在所谓的女子体操运动中已经看到了这种弱点，在这种运动中，人们倾向于过分重视舞蹈。在需要上臂力量的地方，这些肌肉就会衰竭。

这些女孩甚至不能做最简单的需要手臂支撑的运动。然而，这对女孩的重要性远不如对男孩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抛开生理体操——双杠、高杠、攀绳——不谈节奏感，那么我担心人们在工作中所需要的力量可能会受到影响。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教优律诗美，孩子们可以接受审美训练，但不应该只是优律诗美。在多纳赫的演出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优美的台词、动作的和谐、艺术性和美学性。然而，我怀疑这些优律诗美练习是否真的能在使身体适合工作方面起作用。我希望听到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施泰纳想拒绝学校体操的话，他只想进行优律诗美练习，基于生理学的事实，这是体操应有的地位。如果我们基于对人体的理解而否定这些体育锻炼的合法地位，那么我就不能完全同意将优律诗美引入学校。

施泰纳博士：首先，我想就最后一点说几句话，以免产生误解。

也许我在讲座中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为我只能简单地讨论这个问题。当我们在多纳赫表演节奏时，我们这样做，当然，是作为一种艺术活动，因为我们只强调你所说的愉快。因此，我们强调什么可以是愉快的，在多纳赫，我们必须，当然，呈现这些东西意味着更多的观看，为一个艺术的表现。在这次演讲中，我想更多地指出，在观看节奏感时，人们会认识到，他们通常认为的简单的生理现象（这有点激进，因为体操不仅仅被认为是生理现象），主要被认为只是生理现象的东西，可以被精神化和灵魂化。如果你把优律诗美列入课程（当我介绍优律诗美表演时，我通常会提到优律诗美只是在开始阶段），如果今天看起来是片面的，因为它特别发展了某些肢体，那么当我们进一步发展优律诗美时，这种现象就会消失。我需要提到这一点，以免给人留下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体操的印象。

你看，在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我们有一个正常的体操时期和一个优律诗美时期，包含的内容比你在艺术表演中看到的要多。因此，我们考虑到了你们合理呈现的要求。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除了构成体操基础的身体和生理，我们还加入了精神和灵魂，这样两者都是存在的。正如人们自身在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相互作用中构成了一个整体一样，真正的灵魂，其本身是可辨认的，也在人们进行的体操动作中发挥作用，诸如此类。我们一点也不关心取消体操。恰恰相反。我希望体操充满优律诗美的节奏感。我们不应该取消一个单一的练习双杠或高杠。我们应该在体

操中不遗漏任何东西。然而，优律诗美的意图是，与其从生理学的角度来问我们如何处理这块或那块肌肉，问题变成了灵魂冲动如何工作？换句话说，除了已经存在的东西，我们还添加了其他东西。我根本不想批评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是简单地描述一下精神科学在用精神和灵魂渗透事物方面所培养的东西。我同意你的反对意见，但我希望表明，将灵魂元素引入体操可以源于精神科学。

Z: z 先生描述了施泰纳博士提出的原则是如何对学校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和成果的。

如果人们考虑学校现在如何处理事情，他们将不得不说，这不符合施泰纳博士的描绘。歌德曾经说过，孩子们必须通过人类文化来发展他们的感受（情感）生命（生活）。如果我们想把这些来自歌德的有价值的文字联系起来，使它们富有成效，我们就应该有与我们多年来使用的观念完全相反的方法。我想提到的第二件事是，在绘画中，我们总是从线条和图形开始。如果我们看这些洞穴居民的绘画，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绘画方面的指导。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些原始人类的第一幅画和第一幅画中学到很多教给我们的孩子绘画的东西。关于唱歌，我们现在从音阶开始，好像那是在学校唱歌的自然基础。然而，如果我们研究音乐的历史，我们会立即发现音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类只是在几个世纪里才达到这个概念。音乐的主要部分是三和弦，一般来说是和弦。因此，我们的歌唱教学应该更恰当地从和弦开始，然后才是音阶。对于其他学科，如地理和历史，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原始人是如何获得这种知识的（我不敢说是科学）。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例如，我们可以从描绘探索新大陆之旅的有趣图画开始展示地理知识，等等。然后孩子们会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因为我们会使这个主题更加生动，而不是像今天枯燥的教科书和枯燥的指导——“阻碍”那样给他们展示已经完成的结果。

施泰纳博士：对我来说，现在做任何真正的总结性发言都太晚了。我深深地感到满意，讨论中各位发言者的发言非常有趣，而且非常自然地进入了我在演讲中想要表达的内容。这是真的，不是吗，你可以理解，例如，你可以在多纳赫看到，我们在多纳赫的各种艺术活动中所呈现的，某些东西反映了精神科学的基本信念。

这位先生刚才美妙地谈到我们如何培养艺术感受而不仅仅是观看，他会看到精神科学试图在艺术上公正地对待这些事情。他会看到，

在多纳赫我们试图纯粹从颜色上进行绘画，这样人们也能感受到颜色的内在含义，颜色表面的内在含义，以线条的形式出现的东西是由颜色区域产生的。在这方面，精神科学中实质性的东西可以活跃今天所接触到的东西。关于赫尔巴特教学法的评论对我来说非常有趣，因为从积极和消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都可以从赫尔巴特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当我们看到在赫尔巴特的心理学中，尽管对意志的形成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努力，但是知性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得到我今天的解释所产生的原则，你必须努力克服赫尔巴特的教学法中的许多问题。

关于最后一位发言者，我几乎完全同意。他可以说服自己，他所要求的那种教育，在所有细节上，都属于我们华德福学校的主要方向，特别是关于绘画、音乐和地理的教学方法。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在这三个方面，把演讲者想象的东西变成实际的形式。例如，在教师研讨会上，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密西西比河谷的演讲。我认为我们准备这个活生生的，生动的地理课的方式，不是来自某种理论或智力，而是来自人的经验，会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演讲者。因此，作为结束语，我只想说，我非常满意这么多人为这次讲座增加了如此鼓舞人心和重要的内容。

GA297\_\_华德福学校的精神\_\_附录 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的教学目标\_\_中文版

文章摘自《社会未来》1920年2月

任何准备在现代教育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人，都必须在教育系统和教学艺术方面遵循良好的原则。这项任务落在许多人身上，他们无疑具有真正使用这些原则的良好意愿。然而，在这个职业中有一种深远的的不同情绪。新的或明显的新的目标不断出现。我们创造了新的制度，这些制度应该以比之前更好的方式来满足人性和社会生活的需求。如果不承认一个多世纪以来，教育学和教学论的管理者一直是最高尚的人，他们受到高度理想主义的影响，那将是不公平的。他们的遗产为新老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智慧和鼓舞人心的实用建议。

毫无疑问，领先的教育工作者提供的思想，如果坚持下去，可以弥补教育和教学的每一个缺点。这种不满的原因不可能是缺乏一种精心培养的教育方法。它也不能来自那些积极从事教育和教学工作的人缺乏善意。然而，这种不满并非毫无根据。每一个公正的人的生活经验证明。那些参与在斯图加特建立华德福学校的人都充满了这样的感受。艾米尔·莫尔特，该学校的创始人，以及作者（他已被允许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方法方面提供指导，并将继续在这一领域提供指导）希望与该学校一起解决教学和社会问题。

在试图解决教育问题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什么广泛使用的良好的教育原则并不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例如，人们普遍承认，我们必须观察孩子的发展个性，以得出教学和教育的基本思想。人们以各种方式断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然而，今天，采取这种观点必须克服困难的障碍。我们需要一种精神上的理解，真正解开人性的本质，使真正的实践变得有效。支配现代思维的观点不会导致这种理解。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建立普遍有效的法律，即可以表达为具体想法并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如果人们在现代教育机构中接受过培训，他们就会习惯于寻找这样的法律。甚至那些注定要成为教育家的人也习惯于这样思考。然而，如果我们试图通过这样的规律来理解人类灵魂的本质，那么它就无法被理解。只有大自然才会屈服于这些法则。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灵魂的本质，我们必须用艺术的创造力来充实我们的机械理解。为了理解精神，观察者必须成为一个艺术观察者。现在你可以声称这种理解不是真正的理解，因为它涉及到个人对事物的理解经验。可能有许多逻辑上的先入之见支持这种说法，但反对它的是，如果没有个人的内在经验，创造性的理解，我们就不能识别精神。人们回避个人经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因此步入武断的个人判断的陷阱。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谨慎的自我发展来达到内在的客观性，那么我们当然有可能变得武断。

因此，这条道路为那些接受精神知识的有效性以及该领域的常规知识的人指明了方向。解开灵魂本质的任务落在精神知识上；而精神知识必须是真正的教育和指导艺术的基础。对精神知识的理解会导致对人性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如此充满活力，有如此鲜活的思想，以至于老师能够塑造这些思想以满足孩子们的个人需求。根据孩子的需要来教学和教育的需求，只对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老师有实

际意义。

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其理性主义和对抽象的热爱，有些人可能会试图反驳这一点。例如，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说，很明显，我们应该解释有关人性的一般概念，包括那些与现代社会有关的概念，以适应具体情况。

为了通过解释一般概念来指导每个孩子的教育，我们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精神知识，获得一种眼睛，看到一般规则下不能包含的具体情况——因为这种规则首先必须通过具体情况来理解。

与正常认知的模式不同，这里所指的精神知识不会导致一系列的一般概念，也不会导致它们在特定情况下的应用。相反，它把人们带到灵魂的某种状态，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观察，体验到灵魂个性中的特殊情况。

这门精神科学追求的问题是人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如何发展的。它显示了孩子从出生到换牙期间的自然倾向是如何从强迫复制中发展出来的。孩子看到、听到的等等，唤起了一种同样这样做的冲动。精神科学详细探索了这种冲动是如何展开的。对于这样的研究，我们需要方法，引导简单的机械思维进入艺术观察的每一个机会。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检验是什么激发孩子去模仿，以及他们是如何模仿的。

在换牙的时候，孩子的经历会完全颠倒过来。如果被儿童视为权威的另一个人表示他的行为或想法是正确的，他就会产生这样的愿望：去做或想他所认为的权威所做或想的事情。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之前，模仿使孩子自己成为环境的一个复制品。伴随着进入这个阶段的生命，孩子不仅仅是模仿，而是吸收另一个存在本身与一定程度的意识。然而，直到9岁左右，模仿的冲动仍然伴随着追随权威的新欲望。如果我们从这两种主要的冲动在儿童的这两个连续的阶段是如何表达开始，孩子的天性的更多方面将会显现出来。我们开始了解儿童时期活生生的、顺从的发展。

真正重要的是逃避那些在教育领域谁使他们的观察方式是正确的观察自然事物和人类作为自然的生物。然而，那些使用适合于教育领域的观察方法的人，能够提高他们看到孩子本质的细节的能力。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孩子不是一个根据一般规则判断的具体案例，而是一个需要回答的单一问题。现在，人们会反对说，在一个有很

多孩子的班级里，不可能如此深入地关注每个孩子。我们不想暗示班级应该过度拥挤，但我们必须说，一个拥有这里所指的那种精神认知的教师，比另一个没有这种认知的教师更容易管理一个大班级。这种精神上的理解体现在老师的整个行为举止上。它会赋予每一个字，老师所做的每一件事以个性。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会变得内心活跃。老师的一般行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影响孩子们，他们不需要被迫参与活动。

适当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来自对儿童发展的了解。如果我们理解在小学的头几年里，模仿的欲望和被引导出权威的需要是如何共同作用的，我们就会知道，例如，如何教写作。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方法建立在纯粹的智力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就会违背孩子模仿欲望中的优势。然而，如果我们从画画开始，逐渐引导孩子去写作，我们就会发展出努力发展的东西。这样，课程就可以完全取决于孩子的发展方式。只有以这种方式衍生出来的课程才能朝着人类发展的方向发展。它让人变得坚强。其他一切都会削弱人们，这种削弱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只有通过这里描述的精神理解，才能使用教育原则，如尊重儿童个性的必要性。一种想要将许多人支持的理论上好的原则付诸实践的教育学必须建立在真正的精神科学的基础上。否则，只有那些少数的教师，在幸运的情况下，有天生的能力，本能地形成自己的教学方法，才能使用它。华德福学校的教学和说教式教学应该从对人们真正的精神科学理解中获得动力。在学校开学前，我为老师们举办了一次关于精神科学教学法和教学法的研讨会，我为自己设定了一项任务，即激励老师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这所学校是解决这些简要概述的教学任务的第一次尝试。与此同时，埃米尔·莫尔特在华德福学校创建了一个与当前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组织。这所学校是华德福-阿利斯托亚工厂员工子女的小学。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们坐在一起，从而完全保留了统一小学的特点。这是一个人一开始所能做的全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学校只有在社会整合学校，使华德福学校的精神能够在当前条件下尽可能地渗透到学校中，才能解决未来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上述描述表明，我们必须建立在与教师个性紧密相连的灵魂知识基础上的所有教学艺术。这种人格必须能够在教学创造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然而，只有当学校系统的整个管理是自治的，如果在任教师

只需要在行政问题上与其他在职教师打交道，这才是可能的。一个不积极教学的教育工作者在学校行政管理中的地位，与一个没有艺术创造力的人在指导创造性艺术家方面的地位一样不合时宜。教学艺术的本质要求教师在教学和管理学校之间分配时间。所有教师团结在一个教育社区的态度所形成的精神在行政管理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这个团体中，只有对灵魂的认识、理解才有价值。

这样的社区只有在三重社会有机体中才有可能，这种社会有机体拥有自由的文化生活，同时拥有民主导向的国家和独立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接受政治官僚机构或经济生活力量的指令，不能照顾一所只有教职工才有冲动的学校。然而，一所免费学校将使人们为生活做好准备，使他们能够在政治和工业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已经得到充分发展。

那些不赞同非人的生产资料或类似的东西塑造人的观点，而是从事实现现实中认识到人们如何创造社会的人，将会认识到学校的重要性，而不是基于党派或其他这样的立场。他们会认识到学校的重要性，学校的基础是宇宙存在的深度，通过新一代进入社会传达给人类社会。然而，正如本文试图描述的那样，认识并发展这一点只有从精神的角度才有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立在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教育实践的深远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教育工作者必须以一种不同于现在的方式来判断这种教学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仅仅提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与普通体操一样，在华德福学校，我们建立了一种同样重要的优律诗美。这种优律诗美是一种可见的语言。它为人类的四肢提供锻炼。人和群体的行动方式表达了灵魂的内容，就像在演讲或音乐中一样。人们在他们的动作中受到鼓舞。尽管今天的体操只能直接强身健体，充其量也只能间接强身健体，但它的价值被有偏见地高估了，以后会认识到鼓舞人心的优律诗美艺术是如何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发挥主动性的。它包含了人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体，灵魂和精神。

那些不允许当前欧洲文明危机在某种灵魂睡眠中过去、但充分体验到这种危机的人将会看到，危机不是起源于那些根本没有实现其目标、只是需要改进的机构。那些人会在人类的思想、感情和意愿中寻找事业。他们也会认识到，教育下一代是重振我们社会生活的途径之一。它们不会忽视寻求教学艺术复兴的努力，并通过这种努力使良好的原则和善意得以实现。华德福学校并不像其他许多学校那样是一所“另类”学校，它的建立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它们将纠正教育中所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它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



只有教师理解人的本性，这个领域的最佳原则和最佳意愿才能生效。然而，如果不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积极的兴趣，这种理解是不可能的。因此，向人性敞开的心接受所有人类的悲伤和所有人类的喜悦作为它自己的体验。通过一个懂得灵魂的老师，一个懂得人的老师，社会生活的整体影响着挣扎在生活中的新一代。人们将从这所学校出来，为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

